

欲寡齋主新編

動物鑑

靳雲鵬署



序一

人性善惡之說、古今學者、各執一是、迄無定論、折衷其說者、謂天之生人、萬類不齊、人性有善有惡、受教育可移惡爲善、故文明國之民、有善行者占多數、其惡性不改者、則遺傳或環境所致、余深韙之、人爲萬物之靈、自幼受親長之教導、往往習於善行而不自知、以本書所列孝友慈愛爲例、子女之承養父母、兄弟之互相親愛、父母之愛護子女、本爲極尋常之事、別無獎譽可言、其他善行、亦爲人盡本分宜如是而已、奚足稱譽、今乃見人之有善行者、稱之爲孝友、或稱之爲慈愛、然則一般人之不爲世稱道者、其未盡孝友慈愛之本分可知、寧不可懼、推言動物之天性、其有善有惡、亦與人同、特動物受教育之機會、不如人類之多、其發現善性者、亦都出自遺傳、至爲環境所化者、僅有而已、世見動物之善行偶合於人類、於此則爲異、筆之於書、憂世者觀人類之墮落、乃有物猶如此之作、欲以原表示各動物之本性、足爲人類觀感、而其中尙多『於其所不

知』之事、因刪節之、別增歷史及說部所載足以諷世者、蔚成完本、更名曰動物鑑、蓋欲人知動物之形體、雖與人殊、而其所具箇別之善性、固未嘗有異於人、或竟視人有過無不及也、余甚冀他日教育進步、人類善行日增、取現代人之善行、編一人鑑以警人、更冀教育益進、人皆以動物鑑爲常本分、無足稱道、斯時人鑑一書、已無必要、遑論動物鑑歟、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吳興章仲和

序二

人類對於動物之觀念，至不一矣：有謂人與動物皆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人得其全，而物得其偏。人得其精，而物得其粗。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吾國儒家之所說也。其待遇動物也，則『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雖非如釋家之戒殺，而『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亦決不縱口腹之欲，而輕戕物命也。蓋儒家最重仁愛，仁愛所施，有遠近先後之別。故曰『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而推其極，則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其理想之崇高爲何如乎。其在佛家，則有輪迴之說，天道人道畜生道，雖有升降之分，而以一切衆生，俱含佛性。故一切衆生，無不視如平等。殺一動物，與殺一人，俱爲殺戒所大禁也。其在耶教，則以爲世間萬物，皆造物主所創造，以給人用。又以爲人有知覺靈魂，動物雖有知覺，而無靈魂，故殺動物以爲食，視爲當然，然今日耶教諸國，每有虐待動物之禁令，則其愛物之情之流露於不自覺也可知矣。至於進化論者，謂宇宙事物，皆由簡而繁，由粗而精，由單純而複雜，以漸演進，代趨微異，今之人類實由動物進化而來。此由生物之解剖，及其他各種之徵驗而得，絕非出於空想。唯物論者因之，謂人與動物皆爲數十種物質集合而成。因集合之不同，而有人與動物之別。如化學之因方式不同，而所成之物亦異也。且人有智愚之別，物亦有靈蠢之殊，亦皆由於物質集合方式之各異故也。循進化之說推之。則所謂人爲萬物之靈者，特今日暫時之一現象耳。庸詎知幾億萬年以

後，不進而爲較人更靈之一動物乎。就唯物之說推之，當人與動物既死以後，此數十種之物質，仍散布乎地球之上。而將復集合爲人類，抑爲動物。此又大有類乎佛家輪迴之說矣。夫進化論者據生理之解剖，及其他之徵驗，以明人與動物之關係。此動物鑑一書，乃就人與動物行爲之相同者，一一著之。而人與動物之關係更顯然矣。先哲有言，人道以去苦就樂爲究竟。而人與動物最大相同之點，則爲貪生畏死。記曰：『爭奪相殺謂之人患。』竊願人人共鑑於此，以永絕爭奪相殺之苦痛，而共享和平之樂也，是爲序。

民國三十五年夏陳中平

序三

此書不言敦倫盡分、不言勸善懲惡、不論戒殺護生、不談因果輪迴、而敦倫盡分勸善懲惡戒殺護生因果輪迴之義，流露於字裏行間、讀之令人惻隱心羞惡心辭讓心是非心、同時油然而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迪明范更生

例言

- 一、本書就江右徐鶴子先生物猶如此原本、酌予增損、並揭其意旨所在、更名曰動物鑑。
- 二、原本分孝友、忠義、貞烈、慈愛、恤孤、眷舊、踐信、守廉、(今名廉介)翼善、救難、酬德、(今名報德)雪冤、知幾、通慧、(今名通悟)十四類、今更增習禮、知樂、除害、悔罪、智巧、能言、六類、共二十類、其有超出物性之外、或由果報所致、或爲他物所憑者、特殿以附錄。
- 三、原本各則、均綴以詩讚、意味深長、茲爲篇幅所限、姑從割愛。
- 四、本書不尙考據、惟爲徵信起見、故於所引各書、一一註明出處、至各該書亦有撮輯他書而成、其所註未必卽原書出處者、姑存勿論。
- 五、本書各則子目、均因事標名、以期醒目、其原本子目、有不甚顯豁者、酌予更易、以歸一律。
- 六、新增各則、均將原書出處加以括弧()爲別。
- 七、輯錄此書、承陳中平汪波止齋潛齋莊震生諸先生指導糾正甚多、書此誌感、並示不敢掠美。
- 八、本書新增各則、爲原本所未載者、較其所載者已過半數、然關於物類足資觀感之事、本書遺漏尙多、幸高明不吝指誨、俾再版時增補改善。

欲寡齋主 丙戌秋節

動物鑑目錄

一孝友類

- 象殉母 一
- 鹿鳴呼食 一
- 馬有人心 一
- 兩馬共食 一
- 犢尋母 二
- 犢殉母 二
- 犢吞屠刀 三
- 犢奔縣署 三
- 犢報母讎 四
- 犢孝且智 五
- 犢首就母 五
- 牛感同懷 五
- 稚犬斃虎 六

- 五犬戀母 六
- 犬反哺 一七
- 犬反哺 二八
- 犬反哺 三八
- 犬瘞母骨 八
- 百犬共食 九
- 犬感同懷 九
- 貓殉母 九
- 猿拔母箭 一〇
- 猿寢母皮 一〇
- 猯然不傷同類 一〇
- 慈烏反哺 一〇
- 雛識母氣 一〇
- 羽聲合刻 一〇
- 雁行有次 一一

- 鵲鴿急難 一一
 - 鵲殉母 一一
 - 殘鵲成偶 一二
 - 無足蟹行 一二
 - 蟻不忘祖 一二
- ## 一一忠義類
- 舞象不舞 一三
 - 象不拜跪 一三
 - 象首直觸 一三
 - 象擊賊 一三
 - 象下淚 一四
 - 象拒禁衛 一四
 - 義鹿豕 一四
 - 的盧高躡 一五

- 忽雷駁 一五
- 陳平章馬 一五
- 孝順馬 一六
- 馬忠且智 一六
- 黑大蟲長鳴 一七
- 馬擒盜縱盜 一八
- 馬報主讎 一八
- 馬伏不起 一八
- 病馬奔馳 一九
- 神駿馬 一九
- 馬轉人身 二〇
- 馬不媚外 二一
- 牛馬稱國畜 二二
- 牛有人心 二二
- 牛得孝子 二二

驟殉主 二二

驟歸舊主 二二

驟斃盜 二三

驟得人身 二三

二犬助戰 二四

犬報主讎 二二五

犬報主讎 二二五

犬報主讎 二二六

犬破案 二二七

犬破案 二二七

犬斃蛇 二二八

犬受奠 二二八

犬受奠 二二八

犬救主母 二二九

犬殉主 二二九

犬殉主 二二九

犬殉主 三三〇

犬護歸柩 三〇

犬被害 三〇

犬遠行 三一

猴自裂衣 三二

猴殉主 三二

猴殉主 三二

猴殉主 三三

猿助生活 三四

猪轉人身 三四

狐以身殉 三五

十三貓同日死 三六

鸚鵡呼樂 三六

鸚鵡思君 三七

鸚鵡急主難 三七

漢禽攘夷 三七

鵝殉主 三七

蜂君臣 三七

羣蜂殉主 三八

蛇主 三八

三貞烈類

象悼喪偶 三九

人狐表貞 三九

青鸞殉偶 三九

孤鶴夕暎 四〇

孤鶴寂處 四〇

孤鶴哀鳴 四〇

鴻贖婦 四一

鴛鴦悲鳴 四一

鴛鴦殉偶 四一

雁殉偶 四二

雁殉偶 四二

雙雁共死 四二

鳩殉偶 四三

鴿鬥死 四三

鶴表貞 四三

鶴表貞 四三

鶴表烈 四四

大鳥表貞 四四

柳家孤燕 四五

豫章孤燕 四五

三鵝同殉 四五

鷄殉雄 四六

鷄殉雌 四六

鳥以貞名 四六

蟲以貞名 四六

四慈愛類

象泣子 四六

鹿王獻計 四七

鹿腸寸斷 四七

孕鹿哀跪 四七

魔母隨啼 四七

- 塵愛鹿 四八
- 母牛引犢 四八
- 牛爲子孫計 四八
- 牛訴亡犢 四九
- 羊言將產 四九
- 羊傷亡羔 四九
- 犬戒溺鼠 五〇
- 犬埋子骨 五〇
- 猴遺乳 五一
- 猴乞子 五一
- 猴悼子 五一
- 狙指腹 五二
- 鶴自拔雫 五二
- 鶯悲空籠 五二
- 母鳥悲鳴 五二
- 鳥護胎 五三
- 大鯉救子 五三
- 鱧護子 五三

五恤孤類

- 虎憐孤苦 五四
- 虎乳棄嬰 五四
- 馬豬噓氣 五四
- 狼乳棄嬰 五四
- 犬哺乳貓 五四
- 犬哺嬰兒 五五
- 犬護幼女 五五
- 貓字燕 五六
- 貓代乳 五六
- 鶴哺他雛 五六
- 鵲哺他雛 五六
- 鳥覆棄嬰 五七
- 鷄翼他雛 五七
- 蛛留一絲 五七

六眷舊類

- 豹戀猪羣 五八
- 盜牛返主 一五八
- 盜牛返主 一五九
- 犬戀主 五九
- 犬篤友誼 五九
- 噉里悲鳴 六〇
- 猿不忘主 六〇
- 猴不忘主 六一
- 二猿殉主 六一
- 貓返舊主 六一
- 白香山鶴 六二
- 陳州鶴 六二
- 鴈戀舊 六三
- 鸚鵡傳語 六三
- 鸚鵡寄聲 六四
- 百舌詐死 六四
- 秦吉了思配 六四
- 燕冢 六四

- 鳩返舊主 六五
- 鼈覓偶 六五

七踐信類

- 虎救人自救 六六
- 虎赴約 六六
- 犬負米 六七
- 犬集金 六八
- 犬寄書 一六九
- 犬寄書 一六九
- 犬寄書 一六九
- 猿報時 六九
- 貓眼知時 六九
- 鶴寄詩 六九
- 鶴傳書無舛 七〇
- 鶴傳書被害 七〇
- 蘇武雁書 七〇
- 郝經雁書 七一
- 白鶴送書 七一

雀知更 七一

物鳴定時 七一

物不飛鳴定時 七二

各鳥飛鳴定向 七二

雁飛定向 七二

五更鷄 七二

豚魚見信 七二

魚游隨時 七二

蟹輸稻 七二

蜂分吉日 七三

異蜂傳書 七三

呂氏綠毛龜 七三

八廉介類

騶虞應信 七四

虎長齋 七四

虎啖豆腐 七四

驢忍飢 七四

犬甘糝糍 七五

狗和尚 七六

丹穴鳳 七六

鳥以介名 七六

鶴忍飢 七六

鳥絕食 七七

鷄擇食 七七

鷄不食生類 七七

鵝蔬食 七七

鵝道人 七七

蛇不食生命 七八

魚之飲食 七八

昆蟲之節食 七八

九翼善類

虎不害孝一 七八

虎不害孝二 七八

虎不害孝三 七九

虎不害孝四 七九

虎不害孝五 七九

虎避循吏一 八〇

虎避循吏二 八〇

虎避循吏三 八〇

虎護高士廬 八一

虎守忠義屍 八一

虎避哭 八一

虎負襖被 八一

虎釋囚僧 八二

鹿示人侵 八二

鹿挾車行 八三

鹿就孝 八三

兔就孝 八三

狐助孝婦 八三

狐敬孝子 八四

羣鼠應喚 八四

羣鳥銜土 八五

百鳥來臨 八五

野鶴護墓 八五

白鳩巢廬 八五

羣鳥助哀 八五

雙鶴來舍 八五

山鳥集掌 八五

鵲巢低枝 八六

燕集几案 八六

蝗出境一 八六

蝗出境二 八六

蝗不為災 八六

蛭可愈病 八七

髻蛇三放 八七

朱魚變白 八七

魚能知名 八八

蚊不侵螫 八八

蚌迎尿吏 八八

十除害類

- 會耳噬虎 八八
- 鮭鱧觸罪 八九
- 象知曲直 八九
- 虎魚噬罪 八九
- 狐受誅 八九
- 鼠謝罪 九〇
- 海鷄辟患 九〇
- 鱷鳥助鱷 九〇
- 益鳥多種 九一
- 益鳥益蟲 九一
- 蜂螫羣賊 九一
- 蛇殭逆婦 九一

十一救難類

- 熊不害人 九二
- 苻堅馬 九二

馬躍水拔主 九三

孫堅馬 九三

馬救溺 九三

牛鬪虎 九四

犬救火 九四

犬救焚溺 九四

犬救溺 九五

犬救煤毒 九五

犬嚼鼻 九六

犬破盜案 九六

貓捕賊 九七

燕侶營巢 九七

畫眉警盜 九八

鶴吞蛇 九八

鸚鵡救火 九八

鸚鵡禦敵 九九

龜救溺 九九

蜂救蟲 一〇〇

十二報德類

- 象贈牙一 一〇〇
- 象贈牙二 一〇〇
- 虎助祭 一〇一
- 虎送喪 一〇一
- 虎感拔箭 一〇二
- 虎感拔刺 一〇二
- 虎感去鯁 一〇二
- 虎救難 一〇二
- 病馬報恩 一〇三
- 牛鬪盜 一〇四
- 牛償債 一〇四
- 牛償債 一〇四
- 犬投兔 一〇五
- 犬償債 一〇五
- 犬驅賊救溺 一〇六
- 猿獻桃 一〇六
- 獺行賄 一〇七

鼠捧珠 一〇八

鼠促離堂 一〇八

鼠促登樓 一〇八

鼠救縊婦 一〇九

鷄脫主難 一〇九

鴨償債 一〇九

雀獻環 一一〇

雉入夢 一一〇

鶴銜珠 一一〇

百鳥盈庭 一一〇

魚獲盜 一一一

印龜左顧 一一一

龜引路 一一一

龜救命 一一二

蛇貽珠 一一二

蠅集筆端 一一二

蟻入夢 一一三

蜈蚣死難 一一三

十二雪冤類

- 牛認盜 一一四
- 牛鳴冤 一一四
- 犬訴冤一 一一五
- 犬訴冤二 一一五
- 犬不忘雌 一一五
- 猪捨蒼翅 一一六
- 猴報主讐一 一一六
- 猴報主讐二 一一七
- 大鳥助鶴 一一九
- 小鳥助鶴 一一九
- 鶴訴冤 一一〇
- 鸚鵡破案 一一〇
- 蟻訴冤 一一二

十四習禮類

- 象立仗 一一三

動物鑑

目錄

象跪拜 一二三

馬立祠門 一二三

羊跪乳 一二三

羊跪拜 一二三

猪叩首 一二四

羣猴受齋 一二四

狙猿朝廟 一二五

禮鼠拱立 一二五

鷺有序 一二五

雙鶴獻芝 一二五

羣魚朝祠 一二五

大魚獻油 一二五

蛇朝覲 一二六

蜂銜參 一二六

十五知樂類

獸舞風儀 一二七

象拜舞 一二七

馬舞一 一二七

馬舞二 一二八

馬聽琴 一二八

犬隨唱 一二八

犬知音 一二八

海狗好樂 一二九

猿吹笛 一二九

猿和琴 一二九

鸞聞磬 一二九

雉應鳴鐘 一二九

鸚鵡能歌 一二九

鸚鵡和歌 一三〇

鸚鵡歌孔雀舞 一三〇

二龍聽笛 一三〇

魚龍聽笛 一三〇

魚聽瑟 一三一

魚聽曲 一三一

孔雀舞 一三一

元鶴舞 一三一

山鷄舞 一三一

蠅虎舞 一三一

龜鼈鰕魚舞 一三二

十六知幾類

虎入宅 一三二

熊入域 一三二

廐知殺機 一三二

馬知殺機 一三三

馬急主難一 一三三

馬急主難二 一三三

馬報主喪 一三三

馬知詔臨 一三四

牛登城 一三四

犬殮陰惡 一三四

犬守主屍 一三四

犬守主金 一三五

動物鑑

目錄

鸚鵡警夢 一三六

鸚鵡警夢二 一三六

鸚鵡管匙 一三七

八哥市物 一三七

南羊知雨 一三八

鳥集榮戟 一三八

鱸集講堂 一三八

鵲巢樹顛 一三八

蛇魚避災 一三九

十七悔罪類

象就刑 一三九

象泣血 一三九

虎低頭 一四〇

虎尾自斃 一四〇

猛獸自殘 一四〇

牛觸樹刃 一四一

犬戒盜 一四一

犬戒殺 一四二

犬恥傷鴨 一四二

狐不避罰 一四二

鶴伏罪 一四三

蛇自死 一四三

蛇有慙色 一四三

十八智巧類

象習戰 一四四

象習各技 一四四

馬識途 一四四

馬知數 一四四

馬知數識字 一四五

馬知泉脈 一四六

駝知泉脈 一四六

犬食人食 一四七

犬認郵票 一四七

犬傳電話 一四七

犬挽糧車 一四八

犬拖乳車 一四八

犬供役 一四八

犬供軍用 一四九

鼠狼斃蛇 一四九

松鼠防賊 一五〇

猿執墨 一五〇

猴磨墨 一五〇

猴作畫 一五一

猴善奕 一五一

猴防夜 一五二

狐迎客 一五二

鶴識字 一五二

綠鵲栽樹 一五二

鶴禹步 一五二

啄木禹步 一五三

鸚鵡叱咤 一五三

鸚鵡怨恨 一五三

鴿點軍 一五三

雁之自衛 一五四

各物自衛 一五四

鳥善口技 一五四

鳥習各技 一五四

鮎魚助產 一五五

金魚走陣 一五五

蝦蟆教書 一五五

蛇知醫 一五六

蜘蛛掘穴 一五六

蜚螭轉丸 一五七

蟻蛀成樹 一五七

蟻累梅杏 一五七

蟻列陣 一五八

十九通悟類

虎聽經 一五八

牛挽經 一五九

牛立化 一五九
 羊轉男身 一六〇
 狗轉男身 一六〇
 猪善友 一六一
 猪道人 一六二
 豕立化 一六二
 豕欲得道 一六三
 香猪茶毘 一六三
 狐聽經 一六三
 狐學佛 一六四
 鼠入寂 一六四
 鸚鵡往生 一六四
 鸚鵡得舍利 一六五
 鸚鵡轉男身 一六五
 鸚鵡舌生蓮 一六五
 鵝聽經 一六六
 鵝聽經一 一六六
 鵝聽二經 一六六

鷄立化 一六六
 萬魚念佛 一六七
 萬魚呼佛 一六七
 大鯉念佛 一六七
 鷄卯念佛 一六七
 鵝轉生爲士 一六八
 鷄轉爲僧徒 一六八
 鷄轉生爲人 一六九
 龜隨僧滅 一六九
 萬螺還經 一六九
 羣蛤護經 一七〇
 蜈蚣聽法 一七〇
 蜘蛛塔 一七一
 蜘蛛龜 一七一
 蝦蟆坐化 一七二
 各物入寂 一七二
 牛脛菩薩 一七二
 猪齒如來 一七二

蛤現佛像一 一七二
 蛤現佛像二 一七二
 蚌現佛像 一七三
 蚌現觀音一 一七三
 蚌現觀音二 一七三
 蚌現觀音三 一七四
 蚌現羅漢像 一七四
 蚌現八仙壽星像 一七四
 龍現觀音像 一七四
 龍現比丘像 一七五
 鷄卵現觀音 一七五

二十能言類

角端能言 一七五
 兩馬相罵 一七五
 羣馬共語 一七六
 二豕對話 一七六
 三豕共語 一七六

猩猩佛佛能言 一七七
 英國能言犬 一七七
 二狼對話 一七八
 獸各有語 一七九
 禽各有語 一七九
 鳥獸作人言 一七九
 鳥習人言 一七九
 二鶴對話 一八〇
 鷄談 一八〇
 蛇言 一八〇
 羣蟻紛論 一八〇
 魚言 一八〇
 龜言 龜語 一八一
 鰻答 一八一
 蟲習人言 一八二

附錄

象善惡隨習 一八三

動物鑑

目錄

象差惡猶人	一八三	魚療狂疾	一九四
鹿護國主	一八四	三魚止漏	一九五
虎懲淫慝	一八四	魚獅止漏	一九五
虎訪產婆	一八五	蛇不避人	一九五
虎不避人	一八六	蛇膽療疾	一九六
三馬趨縣	一八六	蛙不作聲	一九六
二牛助捕	一八七	青蛙雪冤	一九七
一牛入羣	一八七	螻蛄雪冤	一九七
犬守藏銀	一八八	蝨集屍首	一九七
犬銜血履	一八九	黑蝶破案	一九七
貓示屍跡	一八九	螞蟻報警	一九八
鼠狼拖銀	一九〇	投虱呼痛	一九八
鴨敵鷄脚	一九一	蟲水可飲	一九九
羣雀獲盜	一九二	牛乞命	一九九
仁鳥蔽林	一九二	羊乞命	二〇〇
鷹掠牘	一九二	犬乞命	二〇〇
鴿守印	一九三	猪乞命	二〇〇
鱷魚遠徒	一九四	獺乞命	二〇〇
		鷄乞命	二〇一
		鴨乞命	二〇一
		魚乞命	二〇一
		龜乞命	二〇一
		蟹乞命	二〇二
		蛇乞命	二〇二
		蜂乞命	二〇二
		鷄卵乞命	二〇三

動物鑑

孝友類

【象殉母】 劉時用言、見一老象將死、其子取草飼之、已不能食、則運鼻周拭其身、雙淚如雨。及母死、子泣躍而仆。矩齋雜記

【鹿嗚呼食】 孔子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嗚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孔子家語)

按此言鹿嗚呼食、蓋取詩小雅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之意也。

【馬有人心】 西商李盛庭買一馬極馴良。惟路逢白馬、必立而注視、鞭策不肯前、或望見白馬、必馳而追及、銜勒不能止。後與原主談及、原主曰、是本白馬所生、時時覓其母也。是馬也、有人心焉。(閱微草堂筆記)

【兩馬共食】 鄭文嗣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布無敢私。自大

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子孫從化、皆孝謹。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元史孝友傳）

【犢尋母】 桐廬人、畜一牛、一犢、同日鬻之。農者取犢、屠者取犝、並驅出門。屠引犝渡溪、入其家。犢立溪外、引首長鳴、農鞭之不動。促之行、每數步必回顧。越複嶺、穿支徑、至田家、置之欄中。屠夜具湯鑊、且將烹犝、聞戶外牛鳴甚急、犝應之亦急。屠起視之、則農向所買犢也。排戶而入、跳依母旁、犝亦連舐其頸。屠雖悍忍、惕然動心、反湯滅火而寢。農失犢所在、求之數日、遇屠具言其事、相與歎息、農並以原值贖犝而去。二牛遂爲母子如初。夷堅志

【犢殉母】 金谿前參政漆尉山言、邑南四十里、地名九都、田家姓黎者、畜子母牛各一。子齒剛半歲、田家縛乳牛於家、駕母牛耕隴上。耕畢、放牛牧洲渚。日亭午、風雨晦冥、雷電交作、牛忽爲雷所擊。田家招集隴上人、委斃牛於河。歸見乳牛臥圈中、憐而歎曰、若母已爲雷擊死於某隴上

洲渚矣。乳牛遽起，悲鳴不已。次日、黎放牧他所、去洲渚猶里許、卽騰躍奔至其母被擊處、躑躅號咷、不飲不食、屢逐不起、旣而鞭之歸、歸則脫韁逸去。值之、則復繞哭前處、一晝夜不絕聲、撞地頭破而死。鄉人哀其孝、瘞於死所、封其墓、表曰孝牛冢。此順治丙申七月事。井蛙錄

【犢吞屠刀】 沈陽縣王屠、買子母牛二、先擬縛宰其母、磨厲以須、適有扣門者、置刀而出。犢乘閒銜刀、至鄰舍孫老家、觸門以角。孫故業農、出見犢口有刀、吞之猶餘其半。須臾吞畢、對之哀號。方驚異間、屠以不見犢與刀、尾之來。孫問之、乃知犢之吞刀、蓋不忍其母之就死也。問原值、加倍買之、解母牛縛、牽以來、犢見而號、號而跪。母牛亦臥而舐其首至尾。孫意謂犢無生理矣、數日竟無恙。後犢牛力田數年、犢亦力田二十餘年而後死。死後有聞吞刀之異者、剖腹視之、屠刀在腹胃間、有厚皮包之、如新銚之括於囊橐焉。柳崖外編

【犢奔縣署】 安徽來安縣農民某、將殺衰老之母牛、繩索已捆、其刀與小牛

忽俱不見、因四出尋覓、而縣中差役已隨小牛至、蓋小牛見其母將被殺、乘人不備、銜刀奔入縣署、跪大堂上、雙目流淚、知縣異之、派差隨小牛至其主人家、又牽二牛及農民俱赴縣、知縣以大錢十串、並買此二牛養於署。此同治年事、載來安縣志。(寅畏室筆錄)

【犢報母讎】江西德安縣有王李二氏同至南郭門外、是日牛集、李謂王曰、集有母牛而孕者、買之、是費一牛價而獲二牛也。王然之、遂買以歸、不數月果產一犢、又踰年而犢且角矣。李又謂王曰、母牛有子、則母之價已償、今其母老無能於田事、不如殺而鬻其肉、既增一健牛之用、復省一疲牛之食、不兩得乎。王又然之、烹而置之衢、收其值、與初市之價等。犢自失母後、垂淚不止、每出耕遇李、輒怒目視、一日鄉人散牧於野、犢亦在焉、李偶經其地、犢從山蹊間突出、觸李仰仆、更以角刺其腹、腹潰而死。李子訟王於官、王之耕業盡廢、而孝牛之名大著。此康熙二十三年事。(觚賸續編)

【犢孝且智】 某家有犝牛、跛不任耕、乃鬻諸比鄰屠肆、其犝甫離乳、宰割其母、牟牟鳴數日、後見屠者、卽奔避、奔避不及、則伏地戰栗、若乞命狀、屠者或故逐之、以資笑噱、不以爲意也、犝漸長、甚壯健、畏屠者如初、及角旣堅利、乃伺屠者側臥橙（俗作凳）上、一觸而貫其心、遽馳去。屠者婦大號捕牛、衆憫其爲母復讐、故緩追逸之、竟莫知所往。是犝有復讐之心、知力勿勝、故匿其鋒、隱忍以求一當、非徒孝也、抑亦智焉。（閱微草堂筆記）

【犢首就母】 乾隆乙未廣陵歲歉乏食、民間牲畜貶值以鬻、陳家集某屠收得一牛一犢、犢向屠哀鳴、且頻顧母、若爲乞命者、屠鞭之、鳴愈甚。屠怒曰、行將及汝、何暇他顧耶、遂殺其母。犢見之、犇跪母側、長鳴如號、以首觸地、似不欲生、屠又殺之。首旣墮矣、猶張目流淚、自數武外、旋入母懷。觀者靡不駭異、屠因爲改業焉。（野叟閒譚）

【牛感同懷】 宣城王氏兄弟、因不和協而析爨、猶相牴牾。兄畜牝牛產

犢、繫於戚。繼又產一犢、而牝牛死。戚復繫犢於其弟、同兄犢置牧場中、迨晚、兩犢同宿兄欄內、弟力挽不出。自是往來迭宿、似識爲同母生者。兄諭弟曰、牛猶若是、可以人而不知乎。弟感泣、遂友愛如初。異譚可信錄

【稚犬斃虎】 村民趙某家、犬生子、甫兩月、隨母行、母爲虎噬、某呼集鄰里壯士、持矛逐之、稚犬奔衝虎尾、虎帶之走、犬爲荆棘挂腎、皮毛殆盡、終不肯脫、虎因繫累行遲、衆追及、斃刀下。警心錄

【五大戀母】 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尹家、牝犬色白而尾辟、四足皆黑。恭尹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中、以吟飲自縱。此犬隨恭尹、未嘗須臾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爲導者。遇豺狼蛇虎、則亟返、嚙恭尹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尹悟卽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嗥、若以爲衛者、以是爲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一乳五子、皆牡、旣長、恭尹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能司門戶不

怠。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一周，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既壯，母犬卽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尹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癩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癩，遂瘳。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繞母犬，搖尾，若爲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尹憫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哀號，如是者數年不輟。陳定九孝犬傳

【犬反哺】唐禁軍大校齊瓊家，畜俊犬四，常畋迴廣園，輒飼以粱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奇歎久之，乃命篋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扈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効。後齊卒，犬日夜嗥吠。越月，將有事於邱隴，留犬以禦奸盜。及懸棺之夕，犬獨來，足踏土成坳，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

斃。述異記

【犬反哺二】秦州都押衙石從義家、有犬生數子、其一獻戎帥琅琊公。自少至長、與母相隔。及節使率諸將校會獵郊原、此子母犬忽相遇於田中、忻喜殆不可狀。獵罷、各隨主歸。自是、其子遂日於使廚內竊肉、歸飼其母、至有銜其頭肚肩脅、盈於衙將之家、衙中人罕有知者。玉堂閒語

【犬反哺三】德興農民詹材家、牝犬生子、民以貧、缺於飼養、致犬母子瘦悴骨立、相去半里許鹿坡王氏、取其乳犬去、飼以糠糶、每食竟、輒掉尾返故處、嘔出所餐以哺母、至暮復然、雖風雨不輟、彼鄉士人爲賦孝犬歌、內有慈烏反哺古所稱、不聞乳狗能效顰、……朝餐歸嘔暮復續、獸類之中穎考叔等句。(夷堅志)

【犬瘞母骨】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烹而食之、其三子犬各銜母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鳴不絕。里人見而異之、共傳爲孝犬云。聖師錄

按某村周鄭二家、同居一宅、周攬得一野犬、剝皮出售、其肉則烹而食之、當其烹時、鄭家之

犬、對周家猶猶不絕、以嗅覺之靈敏、傷同類之遇害、孰謂物類無知乎。

【百犬共食】 江州德安陳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親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食一槽、一犬不至、羣犬不食。（宋史孝義傳）

按高僧傳中、有犬過午不食者、德安陳氏之犬、以感於主之孝友而成讓食之習、不足異也。

【犬感同懷】 咸溪童鏞、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解人意。後白者忽目盲、不能進牢而食、主人以草藉檐外臥之。花者銜飯吐而飼之、夜則臥其旁。及白者死、埋之山麓間、犬乃朝夕往繞數市、若拜泣狀。臥其旁、必移時乃返。建寧志

【貓狗母】 李學士文園家、畜貓、生二子、牝牡各一。後牝死牡在、其母每臥、則必枕其子。子爲所枕時、帖耳瞑目、癡若土木、蓋恐驚母臥也。或身癢、偶小轉側、母即怒嚙爪裂、往往血毛絲落、子伏首順受無敢逸。如是者數年、留心察之、百不失一。母後以癩死、子哀呼嗷嗷、晝夜不絕。

聲、飼之不食。偶窗前有繫物繩垂下、及旦視之、貓縊其上、糾纏百結、急不可解。衆咸歎異、呼爲孝貓。秋坪新語

【猿拔母箭】 鄧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蜀志鄧芝傳注

【猿寢母皮】 武平產猿、毛若金絲、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取其母皮、向子鞭之、子卽悲鳴、而每夕必寢皮乃安。(宋濂集)

【猥然不傷同類】 采猥然(卽長尾猴)者、獲一猥然、則數十猥然可盡得矣。猥然性仁、不忍傷類、見被獲者、聚族而啼、雖殺之終不去也。(國史補)

【慈烏反哺】 慈烏孝鳥也。初生時、母哺之、及長、則反哺。(本草)
按慈烏乃鳥之一種、亦稱孝鳥。慈卽孝意、如孟子孝子慈孫是也。

【雛識母氣】 鮮于氏、眉州人、因合藥、礫一蝙蝠爲末。及和劑、則有小蝙蝠數頭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爲之灑淚。警心錄

【羽聲合刻】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者以

贈陳子右藹、韓子人穀、各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鋤地瘞之、又語人穀賦詩弔之。詩成、人穀持告、其家羽輒騰擲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蛻去。一子廣乞名士爲之志述。彙爲一集、顏曰羽聲合刻。因樹屋書影

【雁行有次】 雁陽鳥也、飛作八字在天、人若張其一、則飛行中缺一位也。

(物類相感志)

按雁飛有序、以喻兄弟。禮王制兄之齒雁行、謂相次而行、如雁之有行列也。

【鵠鵠急難】 脊令(爾雅作鵠鵠)在原、兄弟急難。(詩小雅鹿鳴之什)

按脊令水鳥、水鳥而在原、失其常矣、其飛則鳴、行則搖、以求其類、似有兄弟急難之意。

【鵠殉母】 天寶季年、長興沈氏畜母鵠、育卵而腸出以斃。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母、復銜芻草列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絕。沈氏異而埋之、邑人呼爲孝鵠冢。寰宇記

【殘鵝成偶】 湯初煥佐郡江右，在任生女，及週，郡人饋以鵝，頸爲盒擔壓折，折成之字，夫人憐而畜之。後罷郡歸，親黨又饋以鵝，乃缺一掌者，亦憐而畜之。一雌一雄，遂成匹偶。雄曰烏郎，雌曰蒼女，呼其名，卽應聲至。行則讓缺掌者先，食則讓折頸者先。畜至二十餘年，迨夫人歿，二鵝哀號不食死。聖師錄

【無足蟹行】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籩於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趨，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行，二蟹舁以過籩。因歎曰，水族之微，乃義如此，遂命拆籩，終身不復食蟹。聖師錄

【蟻不忘祖】 北平南苑之西北，有螞蟻墳焉。每年清明日，蟻億萬集，疊成小邱，中一邱高丈許，旁三四邱，高亦數尺，竟日始散，其地土人羣往觀之。相傳遼將伐金，全軍覆沒，不能歸骨，藁葬於此，孤墳無主，化爲蟲沙，感於節序，故出遊焉。（燕京訪古錄）

忠義類

【舞象不舞】唐明皇每賜酺御樓，引大象拜舞，動中音律。及西幸蜀，祿山驅舞象入洛陽，大宴羣酋。令之舞，象皆努目不動，祿山怒盡殺之。

警心錄

【象不拜跪】元有駕象，明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爇下。聖師錄

【象首直觸】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日橫，欲將象解京，象昂首直觸，象奴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傷，以火礮攻斃之。

全上

【象擊賊】明天啓間，水西安氏叛，率衆犯馬隆州，滇省戒嚴，撫軍調陶土司禦之，陶有一象，伏山澗中，鼻汲泥水數斛，突出噴於賊壘，復捲一賊，擲空墜死，賊衆驚駭，陶牙將乘機逐北，遂獲大捷，及收師，象中毒弩而斃，土人德之，瘞於南山，名義象冢，春秋祭掃焉。滇黔紀游

【象下淚】 闖賊陷京師、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明史紀事本末)

【象拒禁衛】 國家大朝會、陳設鹵簿、馴象所引、象列門外、各以品秩分左右、百官入、鐘鳴鞭響、羣象鼻相交、無一人敢闌入者、朝散各以先後歸、有罪則宣敕杖之、伏而受杖、此其所從來遠矣、守土者以期貢象、必入山告語之曰、朝廷詔汝備禁衛、將授官於汝、象俯貼足、如許諾狀、卽馴而行、無能捕捉也、思陵時、將貢象、先期語之、一象許諾、會明亡不果進、清朝定鼎、徵貢象、象數頭諾而來前、一象呼之不至、遲數日、翩然來取其牝、蓋山中偶也、候已竟去、守土者廉知其期又當來、乃先期語之曰、今天子神聖、薄海內外知天命有歸、帶甲者率先以軍降、守土者次第以城降、汝異類、敢抗天子不赴耶、至期來、竟復去、守土者異之、設大砲於衢、語之曰、汝愛妻數數來、汝再逸去、當死砲下、象聞之、徐行伏砲臺下、若待以舉砲者、嗚呼、異矣。(林璐象記)

【義鹿冢】 銀臺侯廣成先生家、放一鹿於堯峯、數年、侯死、鹿跳躑斷

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冢。聖師錄

【的盧高踊】 劉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爲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僞入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危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蜀志先主傳注）

【忽雷駮】 唐秦叔寶所乘馬、曰、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酉陽雜俎

【陳平章馬】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於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家道賀、且求快婿、公其先歸。璋策馬去、中路馬蹶而墜。頃之、昇至、璋力疾出、昇慰訊已、恩恩告別。璋召馬數之曰、吾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墜我。畜生、不忍卽殺、使牽去、勿與芻秣。是夕、圉人竊具芻粟、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復召語

之曰、爾旣知罪、吾赦爾焉、馬跳躍而去、是日乃飲飽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薨、旬日馬悲鳴而死。稽神錄

【孝順馬】 宋宣宗朝、一親軍卒、畜一鐵色驄、能知人指使、此卒無兼丁、每上直馬自負臥具、至下直、則負之而歸、他人或遮關牽掣、則作聲勢蹄齧之、人莫敢近、雖在軍伍、或此卒他適、令自尋之、必得所在、卒南征、墮坑塹中、不能起、馬跪前二足、因得攬轡而上、軍中盛傳爲孝順馬、一日中貴人勞軍淮上、戲令此卒藏匿、縱馬自尋、馬振轡長鳴、徑到主人處、中貴聞之宣宗、爲增卒月給。(續夷堅志)

【馬忠且智】 宋開禧間、王成從戎有功、倉卒間虜至而逃、畜孽滿野、成巡行至一地、見病踰焉、疥而瘠、步且僵、流血赭髀、莫識爲主、繫而得之、飼以豐秣、將半年、膚革漸充、毛衫復生、置之槽櫪、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他人命鞍、蹠鳴人立、拒不可制、獨成乘之、則帖耳馴服、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犯龍泉柵、成戰敗死、踰屹立不去、悲

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元礪有弟、悍狠恃勢、見之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進退折旋、良慚、貯以上廐、飼以豆粟、用金玉爲鎧、羣渠皆釃酒爲賀、知之者曰、驗他日未嘗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耶、因日乘之、上下峻坂、無不如意、後復犯永新柵、官軍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驗誠我軍旗幟、亟奔馳、賊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槊擊之、胯盡傷、驗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駒也、是異服者必其酋、執之訊得其實、則縛以徇於軍曰、得元礪之弟矣、譟而進、賊軍大駭、官軍踴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朝廷賞賚有差、衆恥其功之出於驗也、沒驗之事、驗之義遂不聞於時、居二日、驗歸病傷、不秣而死。（程史）

【黑大蟲長鳴】宋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中戰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卽避之、後以年老致仕、居於霽、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駟異常、獨再遇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羈圍中。會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

仰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好言誠曰、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啞啞長鳴而斃。

齊東野語

【馬擒盜縱盜】 宋崇寧間、東阿董熙載飲於村落、醉歸、墜馬、臥道次、馬韁持於手、忽有盜至、盡解其衣、又欲其馬、方俯首取韁、馬遽嚙盜髻、盜不得去、逮熙載醉醒、盡復取還所失物、馬始縱盜。（陶朱新錄）

【馬報主讎】 王禎授夔州通判、流劫至巫山、督盜同知王某怯不救、禎代勒所部民兵擊賊被殺、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所乘馬奔歸、血淋漓、毛盡赤、衆始知禎死、往覓屍、面如生、子廣鬻馬爲歸資、王同知得馬不償直、櫬旣行、馬夜半哀鳴、同知起視之、馬驟前嚙項、擣其胸、翊日嘔血死、人稱爲義馬。（明史忠義傳）

【馬伏不起】 鍾同、景泰間、官御史、因上疏復沂王爲儲事、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爲、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帝怒、杖

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明史鍾同傳）

彭澤許止淨曰、大抵吾人無論善惡、將有大禍臨頭之時、每有一種朕兆、雖其人不自覺、而物類竟先知之、如趙襄遇刺、過橋馬驚、侯景將敗、馬臥不起、所謂物各有靈也、至鍾公之馬、初欲救主於生前、終竟殉身於死後、方諸烈士、何以加焉、殆亦公忠義之氣、性分中有以相感者歟。

【病馬奔馳】無錫蕭銘、好義能詩、居蕭家灣、常畜一騎、齒老疲病、念其有勞、秣飼如故、而不能遠馳矣、丙辰倭子作亂、蕭氏家避入城、獨銘守家、一日聞倭已至落社、日逾半晷、倉皇無計、試策疲馬、馬忽迅疾、不減少壯、頃刻入城、遲則城門閉矣、馬驚喘悲嘶、身汗如淋、夜半而斃、銘擁以新幃、置之大畫箱埋之、作忠馬歌。（酌泉錄）

【神駿馬】侯疑始言、李文忠幕僚某君蓄一馬神駿、曾相從兵間、某君舉殯、馬騰躍、圍人縱之、遂從旌翼、行抵殯所、安靈訖、衆賓欲散、馬忽入、繞行柩旁、淚下如雨、多人牽之不去、見者亦爲掩涕、馬徬徨殯舍者

三日、竟不食以死。(洞靈小志)

【馬轉人身】無錫汪寫園先生士侃、以進士爲四川縣令、其本管知府牛姓、與先生鄉榜同年、太守右手係人手、左手係馬蹄、能自記三生之事。嘗告先生曰、余前生一將官、因征苗殺戮太多、冥司罰令轉生爲馬、余既生在櫪間、四顧本身、儼然馬也、因悲鳴蹠齧、不食而死、冥司以其罰不稱罪、仍令爲馬、不敢復求死、既壯爲某將官乘馬、某將暴戾性成、往往鞭刃交施、致余受盡百般痛楚、一日與敵戰敗、追兵已逼、余負某將疾奔、忽臨一山澗、寬約丈餘、對面銳石削立如鋒、余念躍過則身死、而吾主或可救、不躍主必爲追兵所殺、乃一躍而過、余腹絀於銳石、腸裂而死、某將竟以身免。冥司以余忠於所事、許轉人身、爲文官、至四品。方余初爲馬、鬼卒以馬皮著余身、及余復爲人、鬼卒又將馬皮剝去、而余已兩世爲馬、皮肉粘合無間、乃以刀割之、痛徹心骨、至蹄尖尤不勝其痛、余因縮去左蹄、執意轉爲人身、而馬蹄猶未去乎。太守自述如此。(庸齋

筆記

【馬不媚外】南皮張尙書之萬爲孝廉時、在天津騎一紅馬、甚神駿、途遇洋官見而愛之、遣人來買、公不許、固請、遂牽而去、次日送馬回、詢其故、則以甫乘遽被掀下、連易數人、皆掀墜、且蹶嚙、不可嚮邇、以爲劣馬、故不復留、比公乘之、馴良如故、共嘆此馬之義、不肯以身爲異國人用也。（庸閒齋筆記）

【牛馬稱國畜】道光二十一年西人踞寧郡、掠耕牛爲糧、一酋方屠牛、忽一牛突起、角出酋肝腸、血淥淥倒地、羣酋奔救、皆受創、十餘輩莫能制、乃陳列排銃、與牛戰、牛始死、明年陷乍浦、一酋乘馬率羣醜沿江行、入海鹽界之白沃廟、馬忽顛酋墮、酋故趨捷、再騰上、再墮、酋大怒、將復起、馬亟反身踞酋腹、舉前蹄擊酋、酋斃、馬乃狂奔、羣酋駭潰、海鹽獲全、馬亦掠之中國人者、錢唐戴文節公熙稱之曰國畜、題之曰二忠、誠不媿已。事詳習苦齋集。（清朝野史大觀）

【牛有人心】 高官農家畜一牛、其子幼時、日與牛嬉戲、攀角捋尾、皆不動、牛或齶兒頂、舐兒掌、兒亦不懼、稍長、使之牧、兒出卽出、兒歸卽歸、兒行卽行、兒止卽止、兒睡則臥於側、有年矣、一日往牧、牛忽狂奔至家、頭頸皆浴血、跳踉哮吼、以角觸門、兒父出視、卽掉頭回舊路、知必有變、盡力追之、至野外、則兒已破頭顱死、又一人橫臥道左、腹裂腸出、一棗棍棄於地、審視乃三果莊盜牛者、始知兒爲盜殺、牛又觸盜死也、是牛也、有人心焉。（閩徽草堂筆記）

【牛得孝子】 同治庚午歲湖北咸寧鄉間、頗有虎患、有盛氏兒牧牛於郊、突與虎遇、兒從牛背墜地、牛以身庇之、奮其角與虎鬪、不勝、有他牛來助之、虎乃去、盛氏兒得不死、而所牧牛竟以傷重而死、於是盛氏長老咸集、皆曰此義牛也、買棺斂之、穴地葬之、且爲作佛事、而使此兒斬衰治其喪、若喪所親者然、謂之牛孝子。（右台仙館筆記）

【驟殉主】

張獻忠之破蜀也、蜀藩率子女宮人、投井死。王所乘白驟、躑

躅其旁，亦跳入殉焉。後樵蘇者，值天陰時，於蜀宮故址，往往見白騾出沒蔓草間。聖師錄

【騾歸舊主】張鶴洲行人，嘗乘一騾，甚愛之。康熙甲辰，以科場事下刑部，餽粥不繼，乃以騾抵逋於人。一日過市，酸嘶悲鳴，墮其新主，而逸歸張邸。稍近之，輒蹠齧不已。王西樵官吏部，爲賦義騾行。池北偶談

【騾斃盜】平陽賈劉某畜一騾，馴而善走，愛之勝珍貝，飼飲必親，夜伴戶闔，不少離。劉出，騾必繞室而嘶，主人還乃已。一日，載資赴東省，路出中州遇盜，射劉死，劫資跨騾去，至家方解橐，騾忽咆哮而奔，嚙殺盜，並蹠其妻子斃之，馳還守劉屍，長鳴如號，僕繼進，見劉遭殺，而騾資無恙，罔測厥故，愬於官驗之，循道側蹄痕至盜家，訊諸其黨，得實，始知騾之復仇也，殮劉屍付僕，扶輓歸。（野叟閒譚）

【騾得人身】金文通公爲通薊道時，有一旂牌官，自言三世爲豬，最苦宰殺之後，每經庖人臠割，輒痛楚如生時。後乞冥官變身爲騾，嘗馱一客，

負囊數百金、遇響馬盜追之、自念客若被劫、吾罪更重、因奮力渡河、客得脫、而驟竟溺死、既冥官、云由汝一善念、不但得人身、且有小前程也。(良齋雜說)

【二犬助戰】

紹興二十九年冬、撫州宜黃縣、劇盜謝軍九、鳩衆百輩、椎埋剽劫、至戕殺里豪董縣尉家、知縣李元佐適在郡、尉遣弓兵出討。都頭劉超領數十人前行、王宣繼之、與盜遇、超即遁。宣所部不及盜之半、大呼鏖戰黃山下。宣素畜二犬、每出必從、是時噬盜死者二十人、遂退休山下。已而盜復還、盡斷死者首、攜以出、蓋慮爲官兵所識。宣望見、怒曰、我殺之、而縱彼取頭顱去、何憑報級。於是率衆趨下、再戰移晷、反爲所敗。宣與二兵得三級、馳取徑路、絕田而西。方穿稟秸中、陷於淖、盜追及、俱遭屠戮。二犬猶存、守其尸、部伍環集。以事白於縣、元佐回邑、厚卹三家、命治棺往斂。犬凝立、經日不食、見家人、搖尾迎之、導至尸前。宣歸葬、犬亦死。夷堅志

〔犬報主讎一〕 宋袁粲鎮石頭、齊高帝將革命、殺粲并其子最、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慶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犢狗、歲如平常、年餘忽一狗走入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歿、此狗卽袁郎所常騎也。（南史袁粲傳）

按狄靈慶爲狗噬殺、其爲狗之報仇、抑袁郎之爲厲、均未可知、總之怨毒之不宜結也如是、何狄氏之智出乳母下也。

〔犬報主讎二〕 順治八年杭州清泰門內、有富家趙姓、貧家陳姓、二人比屋而居、相依甚久、趙姓畜黑狗一隻甚愛之、飲食悉與已同、陳每云、畜類豈可以人待之乎、然陳姓負某趙姓家貲、陰買盜誣拔、置趙於獄、陽爲與之料理、席捲其財、狗日間就食、夜則哀號、如是半載、趙卒斃於獄、而陳亦偶病在牀、狗日夜伺其室、作怒視之狀、陳疑之、令人持棍守門、不令狗入、狗乘人稍懈、突入陳室上牀、咋陳立死、家人共持刀殺狗、首

已墮地、猶嚼齒作格格聲、其身復跳躍數次、鄰里以爲義狗、有藍姓者、捨園地葬之於弔橋側、立碑於其塚。(述異記中)

〔犬報主讎二〕 順治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還、策一衛、橐金可五六百。

偶過中牟縣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梃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咿啞、

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梃搏殺之、曳至略

行水濱、蓋以沙葦、負橐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卽詣縣

中、適縣令升堂、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叫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

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吏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掀葦得尸、

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至、號躑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吏

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

逢一少年、跳而嚙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緘之到縣、具供殺客狀。問其

金、尙在、就家取之、因於橐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

而籍其橐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橐金

安屬、犬吠、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橐金無恙、大感慟。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瘐死獄中、令乃取橐驗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輓偕返、往還數千里、旅食肆宿、與人無異。徐仲光義犬傳

〔犬破案二〕康熙丁卯武林門外、有二寡婦、共撫一子、子十二歲、日賣角黍於市。里有潘三者、故無賴、利其頸上銀鎖、誘之入水閣、命妻以衣蒙其頭、縊殺之、縛石沈於水。寡婦求弗得、越二日、控於縣、按驗無左證。先是家有黃犬、隨童子出門、已而犬歸、狂吠不休。時寡婦方叫號失子、無心理犬。及是、犬數數牽二寡婦裾、如欲出門然。二婦微悟、卽如所牽以往、徑入潘三之門、至水閣、犬卽跳入水、銜一鞋出。寡婦大哭曰、賊殺吾子。四鄰聞哭聲咸集、以狀報縣。典史至、命人入水取其尸、面

獲賊、

一訊卽伏。說鈴

〔犬破案三〕滁州一山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酒肆

中、盜方羣聚縱飲、犬忽奔噬盜足。衆以爲異、執之至官、立訊、伏法。

聖師錄

【犬噬蛇】

明初無錫張尙書以丁艱歸里、一日出訪親友、時雨初晴、委巷泥

滿、履齒、乃從盤石躍過、忽有蛇蟠石交縛左足、正倉皇間、有犬隨行、

犬噬蛇數段、始得無事、而犬以毒斃、尙書裹以筥席瘞之、作義犬志。

（酌泉錄）

【犬受奠】

乾隆甲午、山東王倫之變、馬要沈笠亭先生殉難壽張、（時先

生爲壽張令）時署中一黑犬、盡夜伏靈柩前、哀號不食、比殮、犬狂躍數四、

以首觸棺而死、家人義之、載歸、爲瘞於先塋之側、相約歲時掃墓、必設

狗羹飯祀之、至今猶不廢云。（埋憂集）

按沈公齊義爲國捐軀、有女玉麟以身殉父、忠孝萃於一門、家畜亦爲感格、誠能動物、信然。

【犬受奠】

咸豐癸丑、會匪踞上海、邑令袁公文村殉焉、署有一犬、終

日哀號、臥守屍側、邑人徐隨軒具衣冠殮公、犬乃自餓死、事平、造袁公

像入昭忠祠、座下造一犬蹲其旁、與袁公共受萬年香火焉。（拍案驚異）

【犬救主母】南潯張秀才書訓、號笏山、壬戌間、聞長毛將至、載篋往鄉、作遷避計、留其婦在家居守。一日有一賊首至其家、見婦年少、逼之登舟、婦求死不得、方倉皇號泣間、其家一犬、聞聲從內奔出、直撲賊身、嚙其面、時賊手無器械、從者皆出掠、無人在、不得已釋婦禦犬、犬終哮撲嚙不放、婦乃得閒避出後戶、適遇其夫掉舟來迓、遂相將登舟、行未里許、犬亦奔至、躍入舟。後聞此賊因受犬傷而斃、未數日此犬亦斃。蓋與賊鬪久、已力竭也、葉調生口述。同上

【犬殉主】劉釗、鐵嶺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釗常以馬負薪山中、犬尾之。一日、犬獨歸、向釗子國勳、鳴躍不已。勳異之、隨所往、見釗盜所殺、棄尸石間、取其馬去。勳營葬畢、衆皆歸、犬獨守冢、日夜悲泣、淚涔涔濕草土。數日抉土及棺、死棺旁。聖師錄

【犬殉主二】沈處士恆吉、購一金絲犬、長不踰尺、甚靈警、晨夕與俱、

憐惜備至、三載、處士病、犬不食數日。及卒、殮於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期年、犬常臥其側、將葬、一觸而斃。同上

〔犬殉主〕 方外蓮溪工丹青、滑稽善辨、居揚之觀音院、縉紳多樂與交遊、生平性最愛犬、聞有佳者、必多方致之、或以重價購取、不少吝惜、積數十年、畜犬甚富、臥榻之旁、畫案之側、狺狺相隨、顧而樂之、初不惡其擾也、客歲蓮溪示寂、殮後、俗家之子、與其徒互爭遺產、置死者不問、而十餘犬圍繞柩側、不食一粒、哀鳴不已、數日皆死、嗟乎。(談異)

〔犬護歸柩〕 蘇省邵御史璿、雍正初發往西藏、寓邸有犬、長毛潔白、邵甚愛之、逾年邵卒、犬號泣守尸、既殮、守棺不離、其僕扶柩歸、犬隨行、歷山涉險、經數千里、及既歸、邵夫人至舟哭拜、犬繞夫人身數匝、搖尾示喜、若得付託者然、夫人取飯飼之、犬食畢、望北而去。(酌泉錄)

〔犬被害〕 余在烏魯木齊、畜數犬、辛卯賜環東歸、一黑犬曰四兒、戀戀隨行、揮之不去、竟同至京、途中守行篋甚嚴、非余至前、雖僮僕不能取

一物、稍近、輒人立怒鬻、一日過關展七達坂、(達坂譯言山嶺凡七重)車四輛、半在嶺北、半在嶺南、日已曠黑、不能全度、犬乃獨臥嶺顛、左右望而護視之、見人影輒馳視、余爲賦詩二首、曰、歸路無煩汝寄書、風餐露宿且隨予、夜深奴子酣眠後、爲守東行數輛車。空山日日忍飢行、冰雪崎嶇百廿程、我已無官何所戀、可憐汝亦太癡生。紀實也。至京、歲餘、一夕中毒死、或曰奴輩病其司夜嚴、故以計殺之、而託詞於盜。余收葬其骨、欲爲起家、題曰義犬四兒墓、初瞿孝廉贈余此犬時、先一夕夢故僕宋遇叩首曰、念主人從軍萬里、今來服役、次日得是犬、了然知爲遇轉生也、然遇在時、陰險狡黠、爲諸僕魁、何以作犬反忠盡、豈自知以惡業墮落、悔而從善歟、亦可謂善補過矣。(閱微草堂筆記)

【犬遠行】光緒七八年間、北京永泰店經理包姓、一日自其原籍海陽乘驟車就道、其家所豢犬、相從數里、麾之不去、遂任其尾車以行、如是晝行夜息、歷二十日而至京。不意征裝甫卸、翌日犬忽不見、以爲新地生疎、

或已走失、或被竊去、未幾家報傳來、謂犬已於某日返家、但次日卽斃。計其去京之期、至家僅及二日、查自海陽至故都、爲程約一千六百里、犬本善嗅、旣北行二十日、歸不以道遠而迷失、尙屬犬性所可能、乃以司夜報主之一念、汲汲歸里、日夜兼程、不辭勞瘁而喪其生、良堪惋惜。

按此友人譚放亭爲余言者、放亭蓋包至戚也。

【猴自裂衣】唐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部頭、朱温旣篡、引至座側、猴忽擲自裂其衣、温叱令殺之。(鶴林玉露)

【猴殉主一】明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爲衣食者十稔矣、主者死、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爲夫、猴舉手擲捨之。婦弄猴使作伎、猴伏地不應、鞭之輒奮叫。入夜走主者之墓、抱土悲號、七日而死。聖師錄

【猴殉主二】康熙九年庚戌冬、大雪、行者多失足至死。安福縣有戲猴行乞者、擔二簞、登邑之狗爬嶺、風凜衣敝、卻行不得上、遂殮死嶺半。是時、猴計窘、四望、前有客三人、趨別道、急前扭之。三客命猴前引、至

嶺半、見一死人、棄擔在道。客問有何事、猴取死者鎖鑰、啓篋、得銀三兩、猴平稱給三客。客曰、以此具棺乎、猴搖首再四。曰、給吾輩辦事葬主人乎。卽諾諾應聲。三客同力掘穴、將瘞尸、猴告且止、更取擔上草蓆十貼、出篋中木棉數斤、割入蓆、分棉三之二、授二客令裹骸。客爲泣下、一一經紀。封土畢、卽白猴曰、願攜汝歸、養何如。猴不應、繞土三匝、慟號跳躑、首觸石而死。三客始知先餘棉蓆者、爲藁葬自身也。卽縛束猴、與戲猴者爲合家、葬嶺上道旁。三客還、爲安福人追其事。湘潭郭幼隗作義猴傳。說鈴

【猴殉志】吳越間、有鬚髻丐子、編茅爲舍、居於南坡、嘗畜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於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盛暑、亦與猴俱。相依爲命、若父子然。如是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而不渝。及丐子死、猴悲痛旋繞、如人子躑躅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悽聲頰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

以繩錢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衣裾。擔者爲昇棺至南坡、殮丐子埋之。猴復於道旁乞食以祭。祭畢、徧拾野之枯薪、廩於墓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迺長啼數聲、自赴烈燄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歎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冢。會秋堂文集

【猿助生活】猿道人不知其名姓、有猿臥起相隨、遂呼爲猿道人、棲止白山僕射廟。初道人挾貲買茶於陽羨山中、遇翦徑者刦其貲、並欲殺之。猿在樹躍下、盜駭奔去、遂攜之歸、共棲廟中。久無所得食、自攜猿乞食於淮揚、夜過真州、有盜劫商船、遺下一小囊、猿拾之、得五十金、遂歸、製衣裳、買經卷、買田十畝、與廟祝、廟祝養之、更爲鄉人誦經、日獲數文、與猿同甘苦、道人百歲而化、猿不食死。(酌泉錄)

【猪轉人身】曩聞邵汴生侍郎享豫前生爲豕、徐芷升同社沅以所聞於李惺吾侍讀經畬者、爲余言之特詳。汴生以撫軍入居卿貳、惺吾其門下士也。一日晉謁、談甚洽、因微叩其異。侍郎慨然曰、吾前二世爲士人、工刀筆、

嘗誣陷一節婦，是歲暴卒。冥官檢籍，當以科第官二品，已盡削去，且誣陷節婦罪甚重，遽變色，呼冥隸押去，入畜生道，隸以湯進，轉瞬爲猪，悲甚不食死，冥司責其規避，押之仍爲猪，遂安之。念畜類無可懺解，幸前生爲母疾，持誦金剛經，默憶不矢，乃虔誦之。歷兩年，適有盜劫主人，亟奔突狂叫，僮僕盡起，盜驚而去。主人念捍衛功，不忍殺之，及老死，冥司見頂有金光，且知報主事，判復爲人，還其前生祿秩，遂託生邵氏。方託生時，冥隸褫其革，痛澈心脾，及臂掙以脫，故臂猶有毛如豕。袒臂出示，惺吾爲驚嘆不置。一念之善，雖畜類猶得自拔。人可不知勉乎。

（洞靈小志）

此則可與本類馬轉人身驟得人身參閱。

【狐以身殉】景福宮之災，遜帝尙駐蹕內苑，未幾而移宮變作，太監何某爲是宮首領，言火起時，見一白狐自投烈燄中，尾獨不化，一小監覩之，驚歎，因述前一夕，方假寐，似見白鬚人撼之，謂詰朝有奇劫，君等盍速避，吾居此久，受先朝恩至深，逆知事變日迫，不忍復覩，當以身殉耳，復顧

其後曰、有遺物在、幸以此上陳、欲詰之、噤不能語、今乃悟爲是狐也、首領據以奏聞、上嘆曰、人不如也、命善瘞之、溥心奮聞自何監、蓋其目擊者。全上

【十三貓同日死】江寧王御史父某、有老妾年七十餘、畜十三貓、愛如兒子、各有浮名、呼之卽至、乾隆己酉、老婦亡、十三貓繞棺哀鳴、喂以魚殮、流涓不食、飢三日回死。（新齊諧）

【鸚鵡呼樂】宋高宗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口呼萬歲、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北上膳、以行在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尙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例相呼、高廟爲罷膳泣下、後此鳥持至臨安、忽死、高宗親爲文祭之、內有不遠長江、來自汴水、匪饑則附、曰忠自矢、謝跡雲端、投身禁裏、每呼舊人、以勵近侍、禽言若斯、鳥官誰似等語。（楓窗小牘）

【鸚鵡思君】 宋徽宗時、隴西歲貢鸚鵡、置安妃閣、教以詩文、一日問之、

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郭浩以秦鳳提典刑獄、過隴山、鸚鵡問曰、相公何處來、使臣曰、自杭州來、鸚鵡曰、上皇安否、浩曰、上皇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浩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建炎實錄）

【鷗急主難】 宋末厓山之敗、陸秀夫負帝昺共沈於海、時御舟一白鷗、奮擊哀鳴、和籠墜海死、明張廷實有白鷗歌。聖師錄

【漢禽攘夷】 宋時有畜秦吉了者、能人言、倭裔欲以錢十萬買之、主人告以貧將賣汝、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不食死。（宋神類鈔）

【鵝殉主】 甬東孀婦包張氏、因夜紡無伴、乃畜一鵝、居數年、孀婦卒、鵝紉其柩三匝、哀鳴而斃於柩旁、其族人瘞於包張氏墓側、碣曰義鵝塚。

（勸世叢譚）

【蜂君臣】 （上略）蜂王六如人指、首黑腰長、其集有常處曰蜂臺、王以

下有蜂相蜂將、將相各率其屬以朝於王曰蜂衙、侍王之側爲蜂博士、其數十八、寒則擁翅以煖之、熱則鼓翅以涼之、博士與將相皆享蜜俸、不採花、採花之蜂、得梅與桂者倍其糧、惰則刺而鼻投室外矣、蜂王之子歲一生、兩王不得並立、老王居室、則穉王分封而去、穉王居室、則老王遜位而出、其出也有從、其送也有使、從者一去不返、使者送至其所、則仍歸也、王之出或棲屋瓦、或棲樹枝、羣蜂列隊伍以爲環衛、若其所從之王、鬚翼有缺、飛息無常、則羣蜂散而他往、故累日不散者良蜂也、養蜂之家、遂收而別爲室以居之、蜂有君臣之禮、信然。(觚賸續編)

【羣蜂殉王】嘉靖初、楊遂菴相國一清致政歸、游北固山、見羣蜂擁蜂王而出、遇鷲鳥、攫其王噉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斃、楊公命家僮瘞焉、爲文以祭、表其冢曰義蜂、此與海島五百人從死田橫何異、豈得以尋常之君臣、同類而並視哉。同上

【蛇護英主】明英宗陷北營、也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繞護

帳外、畏怖而去、自是稍加敬禮。(明通紀)

貞烈類

【象悼喪偶】 昔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雄死於九真、乃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雌泥土著身、不飲食莖草、長史問其所以、聞之輒流涕。博物志

【人狐表貞】 錢某歸自黑龍江、言邊地所產、有人狐者、貌類狐而性近人、終身不二偶、人或縛其雄、則雌者必叫號從之、或啣雉兔之屬投於人、若相贖者、縛其雌則雄者亦然。故人多捕以爲戲、而不傷其生。獵人某於山中見一雄、誤以爲狐、射之斃、載以歸、及夕、其雌來、伏戶外、悲啼不絕、天明、獵者投雄皮於外、其雌抱皮長號、觸石而死。獵者感悟、取其遺蛻合瘞之、自是不復獵。(洞靈小志)

【青鸞殉偶】 雙槐歲鈔、有貞鸞烈鸞二詩、因憶昔揚州署中、有青鸞二、飲啄必俱、一日其雄爲鹿觸死、雌日夜哀鳴、不忍聽聞、數日亦死、予感

其義、作青鸞操。(池北偶談)

【孤鶴夕唳】湘東王修竹林堂新構、太守鄭裒送雌鶴於堂、留其雄者在宅、霜高月冷、無夕不唳、孤客艤舟、聞者淚墮。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卽鄭宅之雄也。渚宮故事

【孤鶴寂處】許氏園、有二鶴、其雄斃焉。歲餘、客有復以二鶴贈者、孤鶴踽踽避之、不同飲啄也。雄鶴窺其匹入林澗間、意挾兩雌、愴然躡迹、則引吭長鳴相搏擊、至舍之去乃已。夕、雙鶴宿於池、則孤鶴宿於庭、其在庭也亦然。每月明風和、雙鶴翩翩起舞、嘹唳和鳴、孤鶴寂處不應。或風雨晦明、寒湍瀉石、霜葉辭柯、哀音忽發、有類清角、聞者莫不悲之。

主人長其羽翮縱之去。陳忠裕集

【孤鶴哀鳴】滎陽縣南百里餘、有蘭嵒山、峭拔千尋。常有雙鶴、素羽皜然、日夕偶影翔集。相傳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爲雙鶴、不絕往來。忽一鶴被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其年歲。搜神記

【鴻贖婦】天津弋人得一鴻，其雄者隨至其家，哀鳴翱翔，抵暮始去。次日，弋人早出，則鴻已至，飛號從之。既而集其足下，弋人將並捉之，見其伸頸俛仰，吐出黃金半錠。弋人悟其意，乃曰：是將以贖婦也，遂釋雌。兩鴻徘徊，若有悲喜，遂雙飛而去。弋人稱金，得二兩六錢強。聊齋志異

【鴛鴦悲鳴】北魏延興三年，因田鷹（田獵所用臂鷹）獲鴛鴦一，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爲雌爲雄。對曰：臣以爲雌。帝曰：何以知之。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慨然歎曰：雖人鳥事別，至於資識性情，竟何異哉。於是命放所獲鴛鴦，并下詔禁斷鷲鳥，不得畜焉。北魏書釋老志

【鴛鴦殉偶】明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羣飛，弋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權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卽投沸湯中死。聖師錄

【雁殉偶一】元裕之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獲一雁殺之，其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因葬之，號曰雁邱。梅圃詩話

【雁殉偶二】 王一槐、司鐸銅陵時、言有民舍除夜燎煙、祓除不祥。一雄鴈觸煙而下、家人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晨、又一鴈繞鳴檐上、數日亦墮而死。聖師錄

【雁殉偶二】 萬歷癸丑、鎮江錢參將部下、有卒獲一鴈、籠置舟尾。空中有一鴈隨舟悲號、舟中鴈連聲應之。江行百里、不肯暫捨。將登岸、籠中鴈伸頸向外大呼、空中鴈忽下、二鴈以頸相交不放。舟中人異之、亟向前攀開、已俱死矣。錢聞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之。其獲鴈人、病月餘死。

警心錄

【雙雁共死】 無錫縣蕩口鎮民、生得一雁、將殺而烹之、有書生見而憫焉、賈以歸、懼其逸去、以線聯其兩翮、使不能飛、雁雜處鷄鶩間、亦頗馴擾、惟聞長空雁唳、輒昂首而鳴、一日有羣雁過其上、此雁大鳴、忽有一雁自空而下、集於屋檐、兩雁相顧、引吭奮翮、若相識者、一欲招之下、一欲引之上、書生悟此兩雁必舊偶也、乃斷其線使飛、而此雁垂翅既久、不

能奮飛、屢飛屢墮、竟不得去、屋檐之雁、守之終日、忽自屋飛下、相對哀鳴、越日視之、則俱斃矣、書生感其義、合瘞之曰雁冢。（右台仙館筆記）

【鳩殉偶】 陳大介、嘗館山家、見獵人銃落一鳩墜地。又一鳩來鷄拊視、且口銜他物飼之、不受。又以翼水蘸其火傷處、卒不可活、乃宛頸哀鳴而去。有頃、從樹顛下墜、觸地死、蓋重傷其匹也。陳引其人諫曰、若中一鳩、而二鳩死。鳥且死義、若獨何心。其人遂折銃改業。矩齋雜記

【鴿鬪死】 江浙平章嶮嶮宅、養二鴿、其雄斃於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憤鬪而死。謝子蘭作義鴿詩以弔之。聖師錄

【鶴表貞一】 吳報恩寺浮圖頂、巢二鶴、以遊以宿、出入必俱。一日、其雄望脛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俯首大鳴、若籲於人。衆憐之、莫能升、宛轉而絕。雌依其旁弗去、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盡化然後已。風雨之夕、翱翔往復、哀鳴嗷嗷、若號慕焉。秋燈叢話

【鶴表貞二】 泰州鹽場蘭若、樓窗外老樹顛、有鶴巢焉。雌鶴伏卵其間、

村民伺雌覓食、潛以鵝卵易之、鶴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鵝也。雄鶴訝其不類、疑雌與他禽合、怒而噪之、雌者亦鳴不已。既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鶴羣集視其雛、咸向雌而噪。雌者無以自明、以喙鑽牆隙死。吳野人作詩紀其事。聖師錄

【鶴表烈一】高郵州有鶴、雙棲南樓上。或弋其雄、雌孤棲。旬餘、有羣鶴偕一雄與共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隙入巢隙、懸足而死。時游客見之、無不嗟訝、稱爲烈鶴、而競爲詩弔之。復立烈鶴碑。聖師錄

【鶴表烈二】衛衙梓巢鶴、父死於弩。頃之衆雛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怒、盡啄殺其四雛。母益憤、氣哽死。羣凶挾其雄逸去。同上

【大鳥表貞】康熙九年、有二大鳥巢於祿勸州之補者山前大樹上、後雄者爲獵人所傷、雌鳥飛鳴尋覓、其聲至哀、次年春、有一鳥來自山後、始棲於枝、漸近於巢、往來飛舞、狀若私之、是鳥拒不與伍、鳥乃飛去、明日

前鳥復率數鳥來，雌鳥拒之如前，土人見者，遂共傳爲貞鳥云。（滇南雜誌）

【柳家孤燕】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於燕人柳湯佐宅。一夕，家人持燈照蠅、

雄驚而墜，狸奴食之。雌徬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雌來，復巢其處，巢有二卵，人疑其更偶也，窺之，抱雛之二殼耳。自後春來秋去凡六載，唯見其孤飛焉。靈物志

【豫章孤燕】

豫章某節婦家，歲有雙燕巢其堂，後雌燕獨來，蓋亦孀矣、

或謂孤燕不祥，毀巢而逐之，燕旋毀旋葺，終不去，他日忽有雙燕者，徑來奪其巢，孤燕露處宇下，孑然悲鳴，而是夜雙燕竟爲鼠嚙以死，孤燕乃復，聞者快之，節婦旣貧，鬻其室他徙，明年孤燕至，訝主人已非，徘徊舊巢已，復去，卒訪得其新居，構壘處焉，去來者歷十九年。（野叟閒譚）

【三鵝同殉】

慶元三年，有客離榷場，赴淮至顏氏店。顏語其妻，明日幸

雄鵝餉客。夜聞柵中羣鵝悲鳴，迨旦取鵝，羣鵝向前啄顏衣，遮繞不退。顏攜杖擊散，竟殺其雄，其一雌二雛，皆悲躍而死。羣鵝舉翅拍地自撲、

七日不飲水食穀。夷堅志

【鷄殉雄】鄱陽卜者王楫、僦旅邸一室畜二雞。雌正抱雛、適客至、楫命童取其雄、將烹之。雄叫呼、雌聞聲走至、孜孜注盼、哽咽悲鳴、若欲訴楫而免雄之死者。楫弗悟、竟殺之。雌躑躅哀鳴、不復顧羣雛、終夕唧唧、晨避不復食、凝立砌下、沈沈如醉、少焉氣溢其吭、遂喘而死。同上

【鷄殉雌】房皞希白宰盧氏、時客至、烹一雞、其雄繞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文士多爲詩文、予號之爲貞雞。(續夷堅志)

【鳥以貞名】貞鳥雌鳩、(今稱鴉)執一無尤。(焦氏易林)

【蟲以貞名】淮南子、蚊虻貞蟲、注、細腰蜂蝶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蟲。(淮南子)

慈愛類

【象泣子】象見子皮、而無遠近、必泣。蔣濟萬論

【鹿王獻計】 楚土獵於震澤，遇羣鹿千餘，王令諸軍將兩翼驅入谷中，將盡殪之，忽大鹿突圍而走，至王前跪而人言曰，我鹿王也，今與族類盡困於此谷中，大王如盡取之，則無遺類矣，願大王憫而釋之，自今日日獻一鹿，則大王可長享，而我等不至殲絕也，王異之，命開道縱之，大鹿遂跳躍呼羣，整行而出，自是日有一死鹿，置王所獵處，三年王崩，乃止，人爲立鹿王廟。（震澤事苑）

【鹿腸寸斷】 晉許遜，少時好畋獵，偶射中一子鹿，鹿母爲舐瘡痕，良久不活，鹿母亦死，剖視其腹，腸寸寸斷，許大恨悔過，折弓矢，入山修道，後證仙果。警心錄

【孕鹿哀跪】 梁郡鄒文立，以烹屠爲業，嘗欲殺一鹿，鹿懷覺，當產，就庖哀切，跪而流淚，同被剝割，文立因斯患疾，鬚眉皆落，乃深自悔責，傾家買地，建莊嚴寺。（梁京寺記）

【覺母隨啼】 孟孫獵得覺，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

忍而與之、孟孫歸、大怒、逐之、居三月後、召以爲其子傅、曰夫不忍覺、又且忍吾子乎。韓非子

【麀愛覺】 吳唐廬陵人也、少好驅媒獵射、發無不中、家以致富。後春月將兒出射、正值麀鹿將覺、鹿母覺人氣、呼覺、覺不知所畏、徑前就媒、唐射覺死、鹿母驚還、悲鳴不已、唐乃藏於草中、出覺置淨地、鹿母俯仰頓伏、絕而復起、唐又射之、應弦而倒。至前邑復射一鹿、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擲弩擁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

（冥驗記）

【母牛引犢】 南北郊、其牲用犢、取其繭栗者、牽特時、必先引其母、然後能行、及殺之際、其母哀鳴、人不忍聞、攝祀者多避之。（孫公談圃）

按王士禎居易錄云、凡祭祀進少牢、以黃旗前導一羊、居前、謂之引羊、引羊終身爨之、不復屠宰、此以牛前導、可稱引牛、不審旣爲引牛、能免被屠否。

【牛爲子孫計】 里有屠牛者、以賤得牛、喜甚、醉歸臥、使婦飼牛、牛仰

視曰、欲殺我、當亟殺、何以食爲、婦驚而屠至、以牛言告屠、屠卽牛而默然、怒婦給而批其頰、婦復往罵牛曰、坐汝故而被笞、汝適言而今默何也、牛曰、吾汝翁也、坐屠生故、爲牛以受屠、吾兒業於是、婦與孫食焉、聞吾言、或能廢屠、是奪吾兒及婦孫食矣、故雖死不言、婦曰、若然、何爲爲我言、曰使汝知必報耳、婦畏屠悍、終不敢復爲屠道牛語、夜遂殺牛、婦不肯食其肉。牛易世矣、猶爲子孫計耶。（鬼董狐）

【牛訴亡犢】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左傳

【羊言將產】 白龜年得異書、能辨禽獸語。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談、適將吏驅羊三十羣過庭下、中一羊、鞭之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中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果生二羔。昨非菴日纂

【羊慟亡羔】 宋眞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左右對曰、今

日尙食（古天子掌膳之官）殺其羔。眞宗不樂，自是不殺羊羔。 同生錄

徐白舫曰、册府元龜云、貞觀十八年幸九成宮、行次顯仁宮、太宗手詔皇太子曰、吾昨見麋鹿懷孕者多、縱有空身、其子甚小、母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又甲申雜記云、御廚進羔、帝曰、方羔而烹之、傷夭折也、卻而不食、有旨、不得宰羔爲膳、又同生錄云、明太祖嘗齋時、禮部尙書牛諒言、古禮凡大祀齋日、宰犢爲膳、太祖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致欲、淡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無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古人所定、非過侈也、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何哉、吁、仁君愛物之心如此、大哉王言、培養國家元氣不小。

【犬戒溺風】 弋陽乃家墩吳家、犬生數子、令其僕攜溺諸河、僕私烹之。

犬躡僕後、目睹其狀、號叫酸悲、以頭觸柱而死。村婦曰、彼犬也、而猶愛其子、況於人乎。溺女之凡漸熄焉。 廣信府志

【犬埋子骨】 宋元徽中、石元度、畜一黃犬、生子色白、母愛憐異常、每銜食飼之。及長、元度出獵未歸、犬母必門外望之。後元度患氣喘、漸危

篤、醫云、須白犬肺湯。索諸市、不得、乃殺所畜白犬、取用其肺。犬母跳躍號叫、累日不息。其家人烹犬與客食之。投骨於地。犬母輒銜置空房中、旋移後園桑下、掘土埋之、日夕向樹哀吠。而元度疾竟不瘳。未終時、謂左右曰、湯不救我疾、實枉殺此犬。其弟法度、自此不食犬肉。

述異記

【猿遺乳】一彭姓善弩、入山見隔溪老猴方乳兒、發弩射之、中傷其臂。猴知不能支、勉抱子飽食其乳、猶摘大葉數片、盛餘乳置子旁。聲嗚嗚然、若教子取食狀、大號而絕。諸子環視、亦號跳不已。傷心錄

【猿乞子】臨川東興人、入山得猿子、挈歸、母隨逐至家。此人縛猿子於庭樹示之、母遽搏頰、向人若乞哀狀。終不肯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啼自擲而死、破腸視之、寸寸斷裂。未半年、疫起、其家滅門。搜神記

【猿悼子】齊武帝於華林、爲子響作齋、嗚咽移時、左右皆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老猿遠擲悲鳴。後堂丞曰、猿子前日墮崖死、其母求之不見

故爾、上因憶子響、獻歎良久不自勝。南史魚復侯子響傳

【狙指腹】南唐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指其腹。主戒虞人保守、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錄囚、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二子。主感狙事、罪止於流。湘山野錄

【鶴自拔髦】隋大業二年、新作輿服儀衛、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逾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投地。(通鑑)

按此與左傳載雄鷄憚爲犧自斷其尾、同一情急智生。

【鶯悲空籠】有人取黃鶯雛養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時來哺之、見人略無畏怖。一日、移雛他籠、置密室、雌雄銜食至、瞥見空籠、繚繞飛鳴、一投火中而死、一觸籠而死。太平廣記

【母鳥悲鳴】孔子在衛、顏回侍側、聞哭聲甚哀、回曰、此哭聲非但爲死、又爲生離、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同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旣成、

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而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孔子家語）

按世傳公冶長通鳥語、豈知顏子亦具此異能乎。

【鳥護胎】 海南有鳥名鬼蜮、出深谷中、受胎時含一沙、又折枝遍插各徑口爲號、以阻人往來、人若誤入、則噴沙以射之、中之必死。（清稗類鈔）

【大鯉救子】 吳江人劉子嶼、有魚塘一所、至冬、築小堰以放塘水、竭澤取魚。水放將半、見二大鯉、越出堰外復躍入、如此再三。子嶼異之、觀所至、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中、不得出、故二鯉往來跳躍、且銜且涉而救其子、雖身陷死地不恤也。子嶼愀然歎息、乃去堰放魚。越二年、鋤地得金、遂至鉅富。迪吉錄

【鱸護子】 學士周豫家、嘗烹鱸、見有鞠躬向上、以首尾就烹者。訝而剖之、腹中纍纍有子。乃悟物類之甘心忍痛、而護惜其子如此也。傷心錄

恤孤類

【虎憐孤苦】 婺州松溪李姥，年六旬餘，數子相繼疫死。一孫七齡，相依爲命。時方春，姥偕孫往擷茶，一虎躍出林間，徑攫其孫。姥挺身直前，攀虎大慟，述平生孤苦，且曰：不如食我。虎聞言，垂目弭耳，疾走而去。姥悲喜，挈孫以歸。警心錄

【虎乳棄嬰】 鬪伯比淫於邳子之女，生子文，邳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邳子田，見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曰穀，謂虎曰於菟。故名之曰鬪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左傳

【馬猪噓氣】 天都載，褒離國王侍婢有娠，產子，捐猪圈中，猪以氣噓之，徙置馬櫪中，馬復噓之，得不死，後爲扶餘國王。（堅瓠後集）

【狼乳棄嬰】 烏孫昆莫棄於野，狼乳之，時初生也。（事類統編）

【犬哺乳貓】 宋張孟仁妻鄭氏，孟義妻徐氏，共室而居，妯娌無間，寸

縷不入私室。其乳貓爲人竊去，犬哺其兒。太宗聞之，旨表其門曰二難。
宋史

【犬哺嬰兒】 廣東一人而娶三四妻者夥矣，名曰並妻，以長爲尊，欽州某鄉士民，家康過逸，有三妻，長妻妬而毒，次妻生一子，甫三月，其夫遠出，日設羣妻，咸礙名分，忍氣吞聲，一日次妻見子熟睡，過鄰家閒談，長妻窺其牀獨睡嬰兒，而母不在，竊提其兒，棄之穢室，次妻歸不見兒，出而喊曰，誰抱吾兒以往，鄰曰，並不見他人之入爾室出爾室也，尋之無踪，日夜啼哭，旬餘，夫忽回，驚知之，卽向長妻跟追，方悉前情，忙入穢室，見牝狗甫息草窠中，乳小狗，兼乳嬰兒，急抱而走，喜曰，余家之狗，慈於余婦，後爲次妻之兄控於庭，刺史唐直圖傳案大加呵斥云。此嘉慶丙子年事。（咫聞錄）

【犬護幼女】 呈貢縣村民畜一犬，甚馴，其妻採薪，幼女隨之不及，俄大雪，薄暮負薪歸，女與犬俱不見，明晨邀村人尋之，見女臥大樹下，犬偃

倚其旁、得不死、此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事。(滇南雜志)

【貓字燕】 李三樂解任歸里、一日兀坐、見梁燕墮雛、爲貓所捕、李心惻然、及就寢、見燕貓在衾枕間、燕若依貓、貓若字燕。同上

【貓代乳】 李氏、大庾嶺民、畜一牝貓、各產四子。更出迭入、交相哺之、習以爲常。旬日後、一牝爲犬所噬、其一銜死者之子、置已窠、與其子合。死者之子、初含怒作聲、似不相安。貓母徧舐環附、繾綣先後、不忍捨也。終其擁哺、能自食、乃已。警心錄

【鶴哺他雛】 邵伯埭、有來鶴寺、與佑聖觀爲鄰。嘉靖癸巳、有鶴營巢其間、各育二雛。佑聖之鶴、爲弋者所斃、其雛嗷嗷、日待哺於來鶴之鶴。

鶴字均已子、候其羽成、飛鳴相逐、依依不舍、一時詫爲異事。警心錄

【鵲哺他雛】 大慈山之陽、有拱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一爲鷺鳥所搏、一子失母、啁啾不已。其一方哺子、見而憐之、赴而救之、卽銜至一處哺之、不異其子。聖師錄

【鳥覆棄嬰】漢肅宗敬隱天后以王莽末年生，遭時倉卒，母棄之南山下，

隆冬苦寒，再宿不死。外家偶過，聞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舒翼覆兒，樹爲神靈，攜歸養之。年十三，乃以歸宋氏，後爲肅宗后。東觀記

【鷄翼他雛】福安居盛家畜二鷄，黃白各一，桑麻掩映，分柵而棲，各養數雛，晨夕挈雛出入，二雛同行，宛若人之洽比其鄰者。一日，黃者被人竊去，失母之雛，悲鳴不已，白者頻來顧視之，若代憫惻然，自後得食相呼，歸棲逐隊，蓋忘形於黃白，而皆視如己子矣。盛氏因呼之爲慈鷄。

（甕牖餘談）

【蛛留一絲】陳恂六，偶坐簷下，見大蜘蛛結網簷畔，又一小蜘蛛連其旁，結小網於右。俄大網破，大蛛盡收其絲於腹中，將另結焉。獨右畔一絲牽連小網，若去，則小網無所依，必毀。乃盤旋梁柱間，遲疑良久，竟不收而去。警心錄

脊舊類

【豹戀猪羣】壽昌多山、故多虎豹、有童姓者、居於眉林、其家畜一母猪、甚大、一歲生子十餘、內有一頭、短頷修尾、與凡豕絕異、數日頓長大、食倍他豕、童惡之、屏勿使食、欲使自斃、其鄰叟曰、此豕淺毛被體、粗具文理、狀頗彪炳、得毋虎豹之屬歟、童曰、若然、亟當殺之、爲虺勿摧、爲蛇奈何、磨刀霍霍、親赴豕筥、豕忽突出、追之不及、入於山中。數月後、有一豹徑詣童氏、入其舊園、若甚馴擾、羣豕見之、狗然驚走、豹徘徊良久、乃去、嗣後月或數至、且與他豹及虎俱來、出入村舍、遇人不噬、然村中人甚厭苦之、聚衆驅逐、如是數次、乃不復來。（右台仙館筆記）

【盜牛返生】顧憲之爲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者各稱己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徑還本宅、盜者伏罪。（宋書）

【盜牛返主】于仲文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仲文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詞詰杜氏，杜氏服罪。

（後魏書）

【犬戀主】復州僉判廳、主管諸司錢物、常畜犬以警盜，有黃犬十餘年矣。吳興周礪居官，尤加意飼養，犬一如感恩者，常坐臥其傍。洎滿秩，有洪皋代之，以小兒女多，慮爲所驚，牽付二十里外之蓮臺寺。明日復來，又執以往，如是再三。礪未去，嘗訪皋，犬認所乘轎爲故主，迎繞馴伏，掉尾戀戀，伺其退，卽隨以行。皋會意，語礪使置船中。後船至巴河，犬登岸未返，而舟人解纜東下。犬望見跳躑，嗥鳴奔隨，凡三四十里。礪顧見之，命小船呼載，旣得上，不勝喜，遂至湖州。夷堅志

【犬篤友誼】李逸園憒高氏宅，與方望之同居，各畜一牡犬，李之犬曰龍，方之犬曰虎，食必共，寢亦偕，若良友然，逾數載，方設帳於鄉，攜犬往，

臘垂盡，方省李、虎尾之來，龍適臥大門外，遙見虎至，頓起趨，掉尾迎，卽奔詣廚下，伺庖丁出，立啣儿上肉，走往飼虎，入夜與虎交頸臥，翌日，虎隨方歸，龍乃預伺其旁，頻曳虎尾，狂踊，意似挽留狀，盤旋良久，且走詣河干，龍掉尾不已，聲嗥嗥然，如怨如慕，虎亦躑躅焉，旣登舟，虎反顧，龍亦目送，久之，長吠數聲而別。（清稗類鈔）

【噶里悲鳴】喀爾喀有獸，似猴非猴，番人呼爲噶里，中國人呼爲人同，往往窺探穹廬，乞人飲食，或乞取小刀烟具之屬，被人呼喝，卽棄而走，有某將軍畜養，喚使莖豆樵汲等事，頗能服役，居一年，將軍任滿歸，人同立馬前，淚下如雨，相從十餘里，麾之不去，將軍曰，汝之不能從我至中國，猶我之不能從汝居此土也，汝送我可止矣，人同遂悲鳴而去。

（新齊諧）

【猿不忘主】王仁裕畜一猿，號野賓，呼之則應，復於頂上繫紅絲一縷，題詩放之孤雲兩角山，後入蜀，行次幡家廟前，一巨猿垂身下顧，紅絲

彷彿尙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移時哀叫數聲而去。

王氏見聞

【猴不忘主】宋淳熙間、知策長老住持山陰能仁寺、蓄猴甚馴、名孫大、以遺總管夏侯恪。策每訪恪、猴識轎乘僮僕、卽跳躑掣頓不已。恪憐之、仍以歸策。策住山六年、辭去不得。一日陵早爲遁計、猴覺其不類常時、卽泣下絕食、日未亭午而死。警心錄

【猿殉主】鐵漢和尙、居金陵牛首東峯下、獨坐數十年、嘗蓄二猿子自隨、有所須、猿輒解意。與龍眠方學士坦菴拱乾善、特構一軒、方來卽居之、額曰坦軒。和尙化去、二猿悲鳴不食死、葬於塔側。學士題其遺像云、兩箇獼猴杖一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賊私誤子孫。

池北偶談

【貓返舊主】姑蘇齊門外、一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與人、年餘、民過其地、貓忽躍入其懷、仍爲人奪去、至夜、民臥舟中、

聞蓬間有聲、視之貓也、口銜一綾脫、內有金五兩餘、人謂之義貓。

(湧幢小品)

【白香山鶴】唐劉禹錫詩序云、友人白樂天、去年罷吳郡、挈雙鶴雛以歸。

予相遇於揚子津、閱玩終日、翔舞調態、一符相書、信華亭尤物也。今年春、樂天爲祕書監、不以鶴隨、置之洛陽第。一旦、予入門問訊其家人、鶴軒然來睨、如舊相識。徘徊俯仰、似含情顧慕填膺、而不能言者。因作鶴歎、以贈樂天。唐詩金粉

【陳州鶴】陳州倅盧某、畜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祝曰、若非陳州故侶耶、果爾、卽當下。鶴徑投懷中、以喙牽衣、旋舞不釋、遂引之歸。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聖師錄

【鴈戀舊】景州李鏡亭、嘗得一鴈、蓄之庭、雜鵝鷺中、甚馴。一日、鴈羣過空中、所蓄鴈昂首長鳴、倏一鴈飛落、蓋其牝也。交頸宛轉、鳴聲啞啞相應答、如訴離愁、久之乃同飛去。明年鴈來、前蓄者自投下、啞啞向鵝鷺羣、如道故者。至前所棲食處、徘徊顧視、旋復升堂入戶、周歷幾徧。見主人出、伸頸鼓翼、嘹唳長鳴、依戀遲迴之態如不勝。逾刻許、乃翩然而起、追逐其羣去。一時觀者、莫不歎異。秋坪新語

【鸚鵡傳語】韓奉議爲通州守、家人養鸚鵡哥、忽語家人曰、鸚鵡哥數日來甚思歸鄉里、若得放鸚鵡哥往、卽生死無忘也、家人憐之曰、我卽放你、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何能歸得、曰鸚鵡哥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家人卽啓籠、祝其好去、鸚鵡哥曰、娘子好、自將息、莫憶鸚鵡哥也、振翼向西而去、至數月、舊任有吏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出城、聞木杪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仰首視之、乃一鸚鵡、曰我便是韓通判家鸚鵡哥、你到京、爲我傳語通判宅眷、鸚鵡哥已歸到鄉里、深謝見放也。（春渚紀聞）

【鸚鵡寄聲】

關中有商人、得鸚鵡於隴山、能人言、商愛之、偶以事下有司獄、旬日歸、輒嘆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籠閉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人往隴山、鸚鵡必於林中問郎無恙、託寄聲也。（邵氏聞見錄）

【百舌詐死】

梁溪俞大諫正齋家、畜一百舌鳥、語言清朗、常懸戶首、有遠官訪俞、捐金強買焉、鳥在籠內哀鳴不已、至北關官船中、遽死、皆嗟嘆、開籠玩之、忽颺然高飛、隔日歸俞家。鳥之忠且智如此。（酌泉錄）

【桑吉了思配】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二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無聊也。鳥曰、吾配爲使者所得、切思之。乃呼景陽曰、何故匿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朝野僉載

【燕家】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灞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泣而不許、截耳爲誓、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以縷繫足

爲誌、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吟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燕春來秋去、歷七霜矣。後復來、女已死、燕繞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卽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因葬其傍曰燕冢、唐李公佐有燕女墳記。(南史)

【鳩返舊主】李氏有一鳩、甚慧、養之數年矣。日則飛翔於欄楹簾幙間、不遠去、夕宿於籠、以避狸鼠。見童婢有私持物及摘花者、必告其主人。晉人賈於吳者見之、願以十金易焉。鳩覺其意、告主人曰、我居此久、不忍去、公必欲市我他所、我且不食。主人給之曰、我友有欲觀汝者、卽攜汝歸耳。至賈家、則舍之去、鳩竟不食、哀鳴告歸。賈人憐其志、且恐鳩死、而金無取償也、遂捐金十之二、而以鳩還李氏、鳩乃食。陳忠裕集

【鼈覓偶】山陰陳爾誠、於門前嘗獲巨鼈、置廚內水缸。其祖華宇自外暮歸、窺見缸側一鼈、意其爲覓偶而來也、並取置缸內、則聚首眷戀不相捨。誠感歎、遂攜放瀆中。自此舉家戒食鼈。警心錄

踐信類

【虎救人自救】 唐貞元閒、王徵爲申州牧、時多虎暴、徵約得一虎者酬十緡。有老卒丁岳、善爲陷阱、不數日、得一虎、聚觀者千百人。時岳方被酒、因衣襟掛樹根、墜阱中。衆駭甚、乃以轆轤下巨索、令岳自縛引之上。

岳得索引、去地二三尺、虎則躡其索而留焉、如此數四。岳謂虎曰、爾輩縱暴、理宜翦除、衆所以未卽屠者、以我故也。汝能從我、當白太守、捨爾之命、爾其率羣輩遠離此土、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虎諦聽、若有知解。岳再引繩、虎不復留。旣得出、遂白太守曰、今殺一虎、不足除羣虎之暴、乞捨之、令其率羣虎去耳、徵許之。岳乃積土坑中、虎躍出、嘯風而逝。自是羣虎屏迹。警心錄

【虎赴約】 山西孝義縣狐岐山、多虎、明嘉靖中一樵夫躬行、失足墮虎穴、見兩虎子臥穴內、穴深數丈、不得出、徬徨待死、日將晡、虎來、銜一生

麋飼其子、既復以餒與樵、樵懼甚、自度必不免、迨味爽、虎躍去、暮歸、飼子、復以餒與樵、如是月餘、漸與虎狎、一日虎負子出、樵夫號曰、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俛首就樵、樵遂騎而騰上、置叢菁中、樵復跪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去、懼不免他患、幸導我沖衢、死不忘報、虎又引之前、至大道旁、樵泣拜曰、蒙大王厚恩、無以報、歸當畜一豚、候大王縣西郭外郵亭下、某日月中當至、無忘也、虎頷之、至日、虎先期至、不見樵、遂入郭、居民噪逐、生致之、告縣、樵聞之、奔詣縣廳、抱虎痛哭曰、大王以赴約來耶、虎點頭、樵曰、我爲大王請命、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語罷、虎淚下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嘆息、知縣某急趨釋之、投以豚、大嚼、顧樵再三而去、因名其亭曰義虎亭、宋琬作義虎行、王猷定作義虎傳紀其事。（池北偶談）

【犬負米】楊光遠之叛青州、有孫中舍居圍城中、族人在州西別墅。城閉久、內外隔絕、食盡、舉族愁嘆、有畜犬徬徨其側、中舍因囑曰、爾能爲

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筒、繫犬背上。犬由小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筒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不餒、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斃、葬於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澠水燕談錄

【犬集金】咸同後、晉商競設錢莊、徧於各行省、其期券取數寸紙草書之、雖千萬金無愆舛、以是信用益著、有大盛魁者、設分莊於察哈爾、值金絀、預計符券及期者、不足應、仰屋嗟嘆、掌櫃某蓄一犬、嘗挈之徧涉內蒙古、是日搖尾於側、某顧之曰、吾莊且輟業、安能象汝、犬顧而吠、若有所悟、某曰、汝若能急難者、則三搖其尾、果三搖、於是急作書、致蒙古分莊、以囊繫犬頸、且告以所向、犬得書、星奔兩晝夜、抵其地、四足皆裂、既至、詣主者哀暉、且齧所繫囊、主者曰、是某掌櫃愛犬也、必有異、解函視之、備論窘狀、乃立作數書、分致察哈爾商肆、使移金濟之、書成、仍繫於犬頸、犬併力奔回、以復於掌櫃、倉卒集金、得維持不敗、咸曰犬之力

也、一時人之不負恩及矜寵者、輒戲曰大盛魁犬。（洞靈小志）

【犬寄書一】陸機有駿犬、名黃耳、甚愛之。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汝能齎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晉書陸機傳）

【犬寄書二】博羅何宇、母死、廬墓、家無僕從、一黃犬、閒日輒候墓所。有所需、卽書片紙繫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無或爽者。（偃曝餘談）

【猿報時】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修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卽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爲報時猿、其性度有如此。（天寶遺事）

【貓眼知時】貓兒眼知時有歌云、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物類相感志）

【鶴寄詩】才女晁采、養一白鶴、字素素。一日、小齋坐雨、念其夫于役、久乏音問。謂鶴曰、昔西王母青鸞、郭紹蘭紫燕、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

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卽援筆直書二絕句繫其足，竟致其夫，尋卽俶裝歸矣。內觀日疏

【**鴿傳書無舛**】唐曲江張九齡，少養羣鴿，與親知書，繫鴿足，依所教處，飛往投之，無一差舛，因目爲飛奴。開元遺事

按鴿飛行甚速，記憶力最強，吾國古時嘗以供通信之用，近時東西各國多用以傳消息，且有用於軍隊中者，可見鴿之爲用之大矣。

【**鴿傳書被害**】曲阜顏清甫幼子，偶彈得一鴿，於梢翎間得書一緘，書上題云，家書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眞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鴿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便取木匣函鴿，直抵仲賢署，獻書與鴿，具白以故。仲賢憮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能傳至。命左右瘞之。輟耕錄

【**蘇武雁書**】蘇武在匈奴，漢使常憲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武書，繫帛雁足，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史記）

【郝經雁書】『零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羣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右五十九字郝公書也、公字伯常、爲人尙氣節、世祖朝、拜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被留十六年、不屈、有以雁獻、雁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昇雁至前、手書尺帛、親繫雁足而縱之、後虞人獲之苑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至今祕監帛書尙存。(輟耕錄)

羣臣、謂被囚繫之臣也、左傳以君之靈、羣臣得歸骨於晉。

【白鵲送書】唐太宗養一白鵲號曰將軍、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迴、亦陸機黃耳之徒歟。(朝野僉載)

【雀知更】裴耀卿勤於王政、夜看案牘、晝決獄訟、嘗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爲知更雀。(開天遺事)

【物鳴定時】蟋蟀鳴於朝、寒螿鳴於夕、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啜、鶴仰

鳴晴、俯鳴陰、鳩雄鳴晴、雌鳴陰、寒蟬感七月涼風而鳴、野雉聽十一月地雷而雊。(談薈)

【物不飛鳴定時】

鷓鴣飛數隨月、正月一飛而止、鵲鳴數應更、初更一鳴而止、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烏鵲則集林木不飛。同上

【各鳥飛鳴定向】

鷓鴣飛必向南、杜鵑鳴必向北、鵲立順風東向。(鳥居隨錄)

【雁飛定向】

雁從風而飛、春夏南風、故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同上

【五更鷄】

影娥池北鳴琴苑、有伺夜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更雞。洞冥記

【豚魚見信】

易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周易)

豎瓠集載吳草廬云、豚魚乃澤中之物、似猪、俗謂之江豚、澤將風則浮出水面、舟人稱爲風信、故中孚取象焉、言能信如豚魚、則誠能動物、吉之道也。

【魚游隨時】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溯流、秋冬沒而順流。(鳥居隨錄)

【蟹輸稻】

俗傳八月一日、蟹取稻芒兩莖、東向至海、輸送蟹王。(本草)

【蜂分吉日】 謝臯父晞髮集有粵山蜂分日記云、甌粵之南某山、其民老死不知歲曆、惟戶養蜂、四時旦暮悉候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皆趣成之、事未及辦、則以待後之分日、至於婚嫁興作皆候焉、蜂移之家、若鄰若僕、無遠近遞相報、不敢隱、有販者至其地、留一年、書蜂分之日百餘、歸取曆驗之、皆黃道紫微天月德吉曜也、其不分者、非凶星則常日也、物性之靈、能通造化如此。（池北偶談）

【異蜂傳書】 邇來美國訓練一種蜂、於短距間使之傳書、功效與傳書鴿同、此種蜂爲亞非利加產、較常蜂大一倍、其傳書之法、以極薄之紙、置於蜂背上、用膠粘住、雖飛行甚久、無遺失之患、聞發明者爲一女動物學家、據稱蜂在昆蟲類中、有一特別感覺、即方向感覺、雖距離在十里以外、猶能自返其巢云。（民國九年八月北京小時報）

【呂氏綠毛龜】 呂德卿家畜一綠毛龜於盆中、久而甚馴、每至日午、以小竹杖擊水面、必應聲而出、即就杖頭插生猪肉數小瓣飼之、食盡復入、如

是者二載、未嘗少差、稚兒欲爲戲、用此時擊水、出而取之、置於定盆、次日歸之、至午不復出、經六七日、使童沒臂求索、則死矣、此一介蟲之微、慍於失信、寧不食而死、異哉。（夷堅志）

廉介類

【騶虞應信】騶虞義獸也、白質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漢書東方朔傳）

【虎長齋】明大梁周藩有一虎、衛宮門、長齋不噬、雖投以豚蹄不食也、先大父尙書公官汴梁時、親見之。（分甘餘話）

【虎啖豆腐】先祖方伯公、爲河南按察使時、周王府有馴虎、日惟啖豆腐數斤。猛虎如此、何異騶虞。池北偶談

【驢忍飢】東川紀公、居涪溪、嘗養一白驢、力而馴、雖饑甚、從不食田中物、公愛之、未幾、人竊去、一日、偶過其地、驢遠望哀鳴、視之、卽

所失驢也、以四金贖回。後驢衰病、有勸公殺以煎膠者。公曰、此驢効力十餘年、今因老憊而殺之、不忍也。適驢在側、淚漣然下。王念菽述

【犬甘糠糝】常州芮氏家貧、日飼犬以糠糝。其鄰富室姚氏、犬多餘食、相隔僅一小籬。姚犬每向籬竄、低聲搖尾、若招呼狀。芮犬蟠曲臥地、惟昂首相應、絕不過食其餘粒、如是以為常。聖師錄

按犬能於夜間視物、尤於嗅覺最靈、故各國於犬、施以種種訓練、在警界則為偵察之用、在軍界則為運送文書等之用、據前在北平警犬教練所服務之李氏言、『訓練警犬之法、先之以選種、次之以辨性、躁者抑之、鈍者進之、然後授以種種技能、及增進其辨識力、而以拒食為最要、必誘以精美之食而不為動、方為有成、尤其於軍用犬、若不能拒食、則行軍時必為敵人所誘、而疎於防守、或致全軍覆沒、訓犬以技能、一年半載必可嫻習純熟、至訓犬以拒食、不可以年月計、故訓犬亦以拒食為最難』、蓋犬性最饕、嘗聞穿窬之盜偶遇有犬、每投以肉食、即可逞其傾筐倒篋之技、今芮氏之犬、未受相當之訓練、竟有拒食之異能、非有宿根、曷克臻此。

【狗和尚】 無錫有屠狗者，索犬行市中，犬踞地哀鳴，有僧過之，爲犬乞哀，屠者曰：若與我值，卽釋之，僧卽募諸市人，以犬故，咸樂施之，屠卽舍犬而去，僧視犬曰：爾將歸而故主乎，抑隨我行乞，相與皈依乎，犬繞僧三匝不去，僧仗錫行，犬尾之，僧駐錫時，犬蹲地似作跏趺狀，或投以骨不食，投以蔬菜乃食，僧結茆北垠，其犬晝隨行，夜巡警，不少休，咸呼爲狗和尚云。（酌泉錄）

【丹穴鳳】 鳳生丹穴，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身備五色，鳴中五音，有迫則見，飛則羣鳥從之。（孔演圖）

【鳥以介名】 雉，介鳥也，說文，伊洛而南，雉五采皆備曰翬，周禮，后六服一曰翬衣，取其雉性介而守，以比后德也。（禽經）

【鶴忍飢】 審山周氏者，養鶴二，順治乙酉，周闔門死，兵掠鶴去，鬻溪上陳氏，其雄哀鳴不食死，雌不偶他雄，一日，翔於野，見審山浮圖，百里外飛赴之，徘徊浮圖下三日，周之遺僕某，聞而往觀，鶴望僕踴躍投懷

不去，遂攜以歸。始供魚不給，繼粟又不給，鶴自投竈下，伺其飯，啄餘粒。或竟日饑，羽毛凋敝，終不他去謀食。觀者皆太息或泣下云。居易錄。

【鳥絕食】 廣志曰，有弔鳥山，在阜山，每歲七月晦望，衆鳥千百羣，嗚呼啁啾，來弔特悲，其方人夜然火伺取，無噍不食者，以爲義鳥，則不取也，俗言鳳皇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弔。（後漢書郡國志注）

【鷄擇食】 鷄跑而食之，每有所擇，故曰小廉如鷄。（埤雅）

【鷄不食生類】 杭州徑山釋法欽，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遊他所，及欽入長安，哀鳴三日而絕，今雞冢在山。宋高僧傳

【鵝蔬食】 靖州觀音寺，與副將某署相鄰。一日，廚人宰鵝，鵝忽飛上寺殿鴟尾，僧異之，因乞施寺中。每朝夕課誦，鵝輒上殿諦聽，日食蔬飲水而已。自順治中至今二十餘年尙在。池北偶談

【鵝道人】 山中老氓呼鵝曰鵝道人，問之，則曰，鴨之入田也，蟻螟蟲蚓等吞噉無子道，故鴨所遊行，號大軍過，鷄之在地也，蜈蚣之毒惡，蟋蟀

之跳梁、無能逃其喙者、而鵝惟嗜生物與糠粃耳、齋食不腥、是名道人。
(竹窗隨筆)

【蛇不食生命】 烏蛇、不食生命、亦不害人、多在蘆叢中、吸南風及其花

氣。乾寧記

【魚之飲食】 鯨魚飲而不食、鱣鮪食而不飲。(淮南子)

【昆蟲之飲食】 蟬飲露而不食、蠶食葉而不飲、蜉蝣不食不飲。(談薈)

翼善類

【虎不害孝一】 朱泰家貧、鬻薪養母、一日入山遇虎、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耳、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以金帛遺之、目爲朱虎殘。(宋史孝義傳)

【虎不害孝二】 羅源鶴坑村、其地嶺上有平巔、居民稱爲籬上。一田婦歸

寧過其處、見虎蹲距、懼不得免。因疾呼之曰、斑哥、我今歸省父母、與汝無冤、汝且速去。虎垂耳竦聽、遽曳尾趨險而行、婦得脫。夷堅志、

【虎不害孝三】 洪武中包實夫授徒數十里外、途遇虎、銜入林中、釋而蹲、實夫拜曰、吾被食命也、如父母失養何、虎卽舍去、後人名其地爲拜虎岡。

(明史孝義傳)

【虎不害孝四】 徐一鵬、字季祥、鄞人、至孝食貧、授徒海濱、一夕感異夢、覺語主人曰、吾父殆有恙、急馳歸、夜過一嶺、猝遇虎當道、季祥祝曰、吾爲父病馳歸、卽齧虎牙、吾何怖焉、虎返顧曳尾去、歸而父果病憤、季祥至、卽急蘇曰、兒適歸、將無道遇虎乎、予頃被攝至一公府、見緋衣者曰、爾數已當終、爾子純孝所感、虎且避不敢前、爲孝子故、特延爾一紀。(感應類鈔)

【虎不害孝五】 奉化周有德、一日偕老父入山採茶、並挈五歲幼子同行、忽見一虎緩步而來、周卽置其幼子於深草中、力負其父飛奔返家、復往視

其子、子虎兩皆不見、疑必爲虎銜去、但地上並無血跡、於是遍山尋覓、得其子於殘毀墳穴中、拉出問之、言似有人令我居此云。(勸世叢譚)

【虎避循吏一】宋均爲九江太守、悉省掾吏、百姓安業。郡多虎患、前吏募設陷阱、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虎豹爲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乃除削課制、虎相與東遊渡江。(後漢書宋均傳)

【虎避循吏二】法雄遷南郡太守、雲夢澤多虎狼、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移書屬縣曰、虎狼之在山林、人之居城市、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其毀壞檻穿、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患息、人以獲安。(後漢書法雄傳)

【虎避循吏三】劉昆爲弘農太守、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詔問昆曰、前在江陵、返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乎、昆對曰、偶然耳。帝嘆曰、此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後漢書)

劉昆傳

【虎護高士廬】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常居南沙野中、樂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野人欺之、多伐樹踐園。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耶、虎輒俛首。歷數年、野人不敢侵。後牧卒、虎乃去。獨異志

【虎守忠義屍】明末永歷稱帝後、流離西粵、受制於孫可望。一時忠烈之士、大半殉難。輔臣嚴公起恆、楊公畏知、俱負聲望。可望要封秦王、嚴固拒不許、遣賊遮殺之、推入河中、屍流三十餘里。忽有虎負之登岸、守視不去。賊愕眙、因收葬之。專鄉叢筆

【虎避哭】邱鐸母歿、廬墓所、當寒夜月黑、鐸恐母岑寂、輒巡墓、號曰、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名臣錄)

【虎負襍被】清初、贛邑郭士俊、砥躬淳厚、事父母極孝、時邑有虎亂。郭一日、往莊課租、二僕隨往、忽途次密菁中、一虎突出阻道、二僕棄襍被奔去、郭欲遁、而足不能履、坐而視、俟之、虎亦與郭對坐、郭謂虎曰、

余不幸而與汝值，余之數也。請速啖我，毋俾我長慄。虎忽起近郭身，宛轉相依，如馴習者。郭曰：汝既不加害，將欲何爲。虎卽銜襍被置郭前，若欲爲負荷者，仰首聳身示以狀。郭揣其意，繫襍被於其背，郭起，虎卽隨行。先是二僕遁至莊，以告諸佃，莫不駭嗟，謂郭死於虎，頃忽見虎隨郭至，皆反奔入室。郭曰：毋恐，令闔戶出。虎果弭耳帖尾，衆乃反驚爲喜，爭以肉啖之，郭歸，仍負襍被行。而虎亂遂弭。後郭死，虎繞楊長吼，家人聞聲恐怖，遂不復鳴。殮之日，虎淚如縷，日夕宿棺下。及郭死，窀穸工竣，虎伏地大吼，觸碑而死。井蛙錄

【虎釋囚僧】 晉釋開達登隴採甘草，爲羌執置柵中，先在柵者已十餘人，羌日夕烹俎，至達明日當殺，達默誦觀音經不懈，天甫曙，忽大虎至，羌駭散，虎嚙柵成穴，達方懼被害，虎竟去，遂得脫。（法苑珠林）

【鹿示人葠】 阮孝緒母疾，合藥須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忽見一鹿前行，隨至一所，就視果獲此草，母服之，遂愈。（梁書處士傳）

【鹿挾車行】 鄭弘守淮陰時、消息徭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挾轂而行。（後漢書鄭弘傳注）

【鹿就孝】 何胤移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後隨之、有虞人逐鹿、鹿徑趨胤、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梁書處士傳）

【兔就孝】 華秋事母孝、母終、廬墓側、郡縣大獵、有一兔奔入廬、匿秋膝下、獵人至、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詔表其門閭。（隋史孝行傳）

彭澤許止淨曰、觀兔奔廬匿膝、足見孝子之居、定有祥光瑞靄、能以庇護衆生、辟除怖畏者。

昔佛世有鴿爲鷓所逐、奔投佛影內、便不怖畏。觀世音菩薩言、一切衆生、或稱我名、或見我形、能離一切怖畏。華秋凡夫、自不敢比佛菩薩境界、然對於衆生起孝順心慈悲心、爲菩薩發心之始、人能孝慈、卽與佛菩薩心根本無異、故於物類感應、亦不可思議。

【助孝婦】 先太夫人乳媪廖氏言、滄州馬落坡、有婦以賣剝爲業、得以養姑、貧不能畜驢、恆自轉磨、夜夜徹四鼓、姑歿後、上墓歸、遇二少女於路、迎而笑曰、同住二十餘年、頗相識否、婦愕不知所對、二女曰、

嫂勿訝、我姊妹皆狐也、感嫂孝心、助嫂轉磨、不意緣是功行、得證正果、今嫂養姑事畢、我姊妹亦登仙去矣、敬來道別、並謝提攜、言訖、其去如風、婦歸、再轉其磨、則力幾不勝、非夙昔之旋運自如矣。（閩微草堂筆記）

【狐敬孝子】 王梅垞先生名景曾、麓臺司農五世孫也、所居曹池、即司農別業、宅畔小樓狐所居、恆假庖治具、先一夕、聞空中人語曰、太太吾將於某日假尊庖用之、主婦必應之、後一日晨起、則見案上置肴饌餅餌、蒸蒸有熱氣、所以報也、先生幼時與從弟勉之夜潛樓上、更深苦飢、顧謂勉之曰、此時安得餅餌、瞥見燈後有盤貯棗糕、若初熟者、知狐所致、啖之無餘、越數日、勉之亦效其言、忽有聲砰然、一磚自空擲下、大駭、不知所措、聞有大聲曰、汝兄孝事孀母、夜讀不輟、吾敬之、故以糕餉、爾何人、乃妄覲耶、既而寂然。（洞靈小志）

【羣鼠應喚】 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呼去即去。（南史隱逸傳）

【羣鳥銜土】漢顏烏、事親至孝、父亡、負土成墳、羣鳥銜土助之、其吻皆傷、因以名縣。（異苑）

【百鳥來臨】宋陳元植、好行陰隲、禽蟲悉蒙其惠、每將食於高原、百鳥飛鳴坐隅、更不畏懼、如此者十餘年。（談冶錄）

【野鴿護墓】侯義備出事母、母卒、負土築墳、踰年墳間瓜異蒂、木連理、巨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宋史孝義傳）

【白鳩巢廬】韓懷明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服釋乃去。（梁書孝行樂頌傳）

【羣鳥助哀】宗懷遭母憂、哭輒嘔血、兩旬之內、絕而復甦者三、有羣鳥數千集於舍、候哭而來、哭止乃去。（後周書）

【雙鶴來舍】庾域爲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營求不息、一旦雙鶴來下、人謂孝感所致。（南史庾域傳）

【山鳥集掌】顧歡家貧、無以受業、乃於學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母亡、

廬墓次、每出戶、山鳥集其掌。(南史隱逸傳)

【鵲巢低枝】吾昔少時所居書室前、有竹間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蘇母)惡殺生、兒婢僕皆不得捕取、數年間、鳥鵲皆巢於低枝、其穀可俯而窺、又有桐花鳳四五隻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忤之誠、信於異類也。(東坡集)

【燕集几案】馬樞所居之處、常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集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陳書馬樞傳)

【蝗出境一】戴封遷華陰令、時汝穎有蝗、獨不入西華界。督郵行縣、蝗忽大至、其日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後漢書獨行傳)

【蝗出境二】蕭文知易州、屬蝗、議捕之、文曰、蝗、天災也、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遼史能吏傳)

【蝗不爲災】貞觀中終南數縣蝗、太宗至苑中見蝗、撒數枚而呪之曰、百

姓有過，在余一人，爾其有靈，但當食我，欲吞之，侍臣恐致疾，遽諫止。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唐書）

【蛭可愈病】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遽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疾，王曰：吾食菹而得蛭，謹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謹而行其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故遂吞之。令尹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王有是德，病不爲傷。是夕王病愈。（賈誼新書）

按右二則，與維摩詰說「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之意相合。

【髻蛇二放】 虞愿爲晉平太守，郡出髻蛇，膽可爲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之二十里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後送四十里外，經宿更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南齊書良政傳）

【朱魚變白】 拙菴雜組，仁和張問渠者，冢宰元洲之兄也，性至孝，母陳夫人嘗畜朱魚二十餘頭，玩弄日久，母沒，問渠哀痛，不忍往視，魚忽皆變白，者謂魚嘗變色，不足爲異，及終制之日，魚俱復變赤，儼同除服，

人謂孝感所致。(堅瓠秘集)

【魚能知名】 盧度、少隨張永北征、永敗、魏兵追急、度自誓若得免死、不復殺生、隱居西昌三顧山、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魚次第來取食、乃去。(南齊書高逸顧歡傳)

【蚊不侵螫】 辛普明、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一帳、兄亡、以懸靈牀、蚊甚多而終不侵螫。(南史隱逸傳)

【蚌迎廉吏】 合淝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時宰守多貪穢、珠漸徙於交趾界、孟嘗知官、革易前弊、去珠復還。(後漢書)

按家語刳胎殺夭、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鳳凰不翔其邑、反是推之、廉吏至而蚌珠還、理固然也。

除害類

【齧耳噬虎】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

錄奏、檢瑞應圖乃酋耳也、(即鷓鴣)不食生物、有虎則殺之。(朝野僉載)

【**鮭魴觸罪**】鮭魴者、(即獬廌)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聖獸、助獄爲驗、故臯陶敬羊、起坐事之。(論衡)

【**象知曲直**】安田有象、能知人之曲直、有鬪訟者、行立而觀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

(朝野僉載)

【**虎魚噬罪**】扶南王范尋、養虎於山、有犯罪者、投與虎、不噬乃宥之、又養鱷魚十頭、若犯罪者、投與鱷魚、不噬乃赦之。(搜神記)

【**狐受誅**】京師西單牌樓有大宅、爲狐居之、無賃者、屋主以久失業、怒甚、往而詈狐、是夕忽失其子、次日求而得之於此宅、其子日就羸瘠、淹淹欲斃、或言東便門樓有狐總管、實向京師狐政、乃具酒食、撰文燒、而往訴焉、越數日、往偵空宅、則樹上懸一首、似貓而巨、喙較長、蓋已爲

總管所誅矣、狐神鼠聖、亦自有道歟。(右台仙館筆記)

【鼠謝罪】 廣陵程午橋太史祖母江夫人、性仁慈、夕必掬米一盂、置牀側、以恣鼠啖、以是絕不爲耗、一日寫上嵌珠、爲鼠嚙去、怒而革其食、卽夕羣鼠奔騰、譟聲如沸、及明、一死鼠置寫上、蓋卽嚙珠者、衆斃之以謝罪也、因復其食、從此無敢嚙物者。(野叟閒談)

【海鷄辟患】 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比、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緡百餘段爲值、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入曰、此海鷄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爲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將海鷄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鷄獻焉。(宣室志)

【鱷鳥助鱷】 埃及之鱷、禽獸皆避之、惟有一種小鳥、與之相親、因當鱷出穴曬日之時、張口西向、任此鳥出入於其口中、食齒中血蟲、鱷因此感

之、故終不傷此類鳥、土人呼之爲鱣鳥。(廬隱筆記)

【益鳥多種】 空氣中之害蟲、既細又繁、燕雀類善捕食之、燕一日可捕蟲三四千、雀一日可捕蟲四五白、啄木鳥能覓食樹幹中之害蟲、故有樹醫之稱、他若伯勞、鷓鴣、杜鵑、雲雀、山雀、小雀、郭公鳥、白頭翁等、皆能覓食空氣中之害蟲。(百科全書)

【益鳥益蟲】 凡捕食害蟲以裨益農事者、禽鳥如蚊母鳥、燕雀、燕鷗、杜鵑等、動物學中稱爲益鳥、beneficial birds 昆蟲如蜻蛉、螳螂等、動物學中稱爲益蟲。beneficial insects(辭海)

【蜂螫羣賊】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破郡治、抄掠百姓資產子女、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籠出、同時螫螫羣賊、身首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搜神後記)

【蛇殪逆婦】 侍姬之母沈媪言、高川有丐者、與母妻居一破廟中、丐夏月

拾麥斗餘、囑妻磨麪以供母、妻匿其好麪、以粗麪洩穢水、作餅與母食、是夕大雷雨、黑暗中妻忽噉然一聲、丐起視之、則有巨蛇自口入、齧其心死矣、丐曳而埋之、沈媪親見蛇尾垂其胸臆間、長二尺餘云。（閱微草堂筆記）

救難類

【熊不害人】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深絕、內有熊子數頭、須臾有一太熊來、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己、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置此人前、此人飢甚、冒死取啖之、既而轉相狎習、熊母每旦出覓果食、還輒分此人、賴以延命、熊子後大、其母一一負之而出、子既盡、人無出路、以爲必死坎中、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足、於是躍出、竟得不死。（搜神後記）

【苻堅馬】秦苻堅、爲慕容沖所襲、馳馬墮澗中、追兵幾及矣。堅計無由出、馬卽踟躕臨澗、垂韁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焉。堅援之、得登

岸、而走廬江。異苑

【馬躍水援主】 僞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愛一馬、芻粟餵飼。一日、乘往本都、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迴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跳入駭浪、接其主浩淼間、得免溺。 倣誠錄

【孫堅馬】 孫堅討董卓失利、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乘馬馳還營、蹄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 (吳志孫堅傳)

【馬救溺】 青陽賈人倪孝忠、性好飲、紹興五年六月、與數客痛飲於所居三里間酒壚、大醉、客皆先去、倪以心膈煩躁、走向池畔欲掬水漱盥、岸滑失脚、墜於深淵、昏醉不能上、傍又無人、所畜一馬奔馳而至、徑赴水濱、垂韁而下、倪力挽之、馬盡力拽出之、倪得不溺死、歸告其妻曰、我今日得馬活我命、妻未及問、馬向前吐一骨、作人語、倪即是我前世之父、我頑狠不孝、故受罰爲異類、却因垂韁救父、已償宿債、因此一善、當復轉生人間、言終立仆地而死、倪爲掩葬而修齋供以報之。 (夷堅志)

【牛鬪虎】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犬隨之。俄入草莽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白步，見虎據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而搏人。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互相鬪，不逾時，虎負牛勝，而人遂免難。牧監奏聞朝廷，賜一牛以代耕，前牛待其自終。明紀

【犬救火】 孫權時，李信純家養一狗，字曰黑龍，愛之甚，行坐相隨，飲食與共，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於草中，太守鄭瑁出獵，見田草深，縱火爇之，李臥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李衣不醒，北去數十步有一溪，犬即奔往，入水濡毛，於李臥處周迴灑之，主人得免於難，犬竟以連水困乏而斃，俄李醒，見犬已死，大慟，聞於太守，太守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搜神記）

【犬救焚溺】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一犬，甚愛憐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方冬月燎原，風勢極盛，犬乃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犬便走往水中，還以身水灑生左右草上，

如此數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免焚、爾後生因宵行、墮於空井中、犬呻吟徹曉、有人經過、怪此犬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曰、君出我、當有厚報、人請以此犬見與、生有難色、人曰、若爾便不得出、犬目生、生喻意、諾之、人卽出生、繫犬而去。後五日、犬夜走歸。（搜神後記）

【犬救溺】石門吳又樂大令康壽、光緒庚辰歲知青浦縣、以公事至鄉間、泊舟月城鎮、其時夕陽在樹、炊煙四起、憑窗眺望、見距舟可數十步、沿岸有竹籬、籬之外、男婦數人或坐或立、又有童子六七嬉戲其間、俄一童子失足墮水、男婦皆驚顧、而岸斗絕不可下、又樂欲移舟救之、而牂牁維繫甚牢、且長年之老皆散、一時不易招集、正愕眙間、忽有狗躍入水、銜童子之衣、泗至對岸、蓋此岸峻削、而彼岸則陂陀可上也、狗曳童子登岸、其家人亦趨至、抱之起、幸無恙、又樂大異之、使人召其家人問焉、則其家止此一子云、若水死則無後矣。（右台仙館筆記）

【犬救煤母】京師火坑燒石炭、往往薰人中毒、多至死者、儀徵陳鳳撰定

先、冬日偕其妾寢、至夜皆中煤暈、室內別無一人、家人咸就寢、不知也、家畜一巨犬、忽咆哮萬狀、向主人窗外爬沙、跳擲窗紙盡碎、家人起、毀門入、則與妾並死、急救乃蘇。(茶餘客話)

【犬嚙鼻】挑燈集異、吾郡周惠疇少以痘毒死、其家置之牆隈、出買凶器、爲犬嚙其鼻、毒隨血出而復活、遂收養之、正德中、以字藝被用、官至工部尙書。(皇朝秘集)

【犬破盜案】伏波灘、入廣之要區、因其地有漢馬伏波將軍廟、故名。某年、有客收債而返、泊其處、船戶數人、夜操刀直入。曰、汝命當畢於斯、我輩盜也、可出受死、勿令血汗船艙、又需滌洗。客哀求曰、財物悉送公等、肯俾我全尸而斃、不唯中心無憾、且當以四百金爲酬。盜笑曰、子所有、盡歸吾囊橐、又何從另有四百金。客曰、君但知舟中物、豈識其餘。乃出券示之曰、此項現存某行、執券往索可得。唯我清醒受死、殊難爲情、請賜盡醉、裹敗蓆而終、可乎。盜憐其誠、果與大醉、蓆捲而繩縛之、拋

擲於河。甫溺，有犬躍而從焉，俱順流傍岸。犬起，抓擊廟門，僧問爲誰，不應。及啓闢，見犬走入，渾身淋漓，銜僧衣不放，若有所引。隨至河邊，見裹尸，俱欲散去，犬作遮攔狀。僧喻其意，擡尸至廟，撫之，酒氣熏騰，猶有鼻息。解其縛，驗席上有齒痕，始知是犬嚙斷，乃與茶湯而臥。明晨，客醒曰，盜走水路，我輩從陸告官，當先盜至，蓋度其必執券而往某行也。曾諾與俱，盜果未至，因告行主人以故，戒勿洩。俄而盜果持券至，主人僞爲趨奉，遣客鳴官，遂皆擒獲。客偕犬同歸，終老於家，不再出。異談可信錄

【猫捕賊】梁溪周宗吉號冰心，善草隸，性好潔，家畜一白貓，光采殊異，名曰雪奴，能解人意，十餘年未嘗見其溲溺何處，一夕周旣睡，雪奴狂叫，登牀而溺，周大怒，急起撻之，貓乃叫嗥牆下，主人逐至牆邊，牆已有穴矣，呼燈迹之，有金筍已盜去，盜甫出，聞人逐之，棄筍而去。（酌泉錄）

【燕侶營巢】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而毀。鄰燕銜泥，去來如梭，頃刻

巢復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倉皇急難時、羣燕來助力者。聖師錄

【畫眉警盜】黃祝黜縣人、慶元間爲郡陽主簿。被盜入室、竊衣分置兩囊。

署有畫眉、頗馴黠、解人語。是夜、家人熟睡、畫眉忽跳躑籠中、嗚呼不輟。聞者以爲遭貓搏噬、起視之、盜驚走、遺其囊、得不失。警心錄

【鸛吞蛇】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鸛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鸛迴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鸛相向、鳴漸益近、首皆向巢。忽數鸛對喙鳴、若相語狀、颯去。少頃、一鸛橫空來、閣閣有聲、鸛亦尾其後、羣鸛向而噪、若有所訴。鸛復作聲、若允所請、瞥而上、銜一赤蛇吞之、羣鸛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鸛招鸛搏蛇相救也。聖師錄

【鸚鵡救火】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輒相愛重、鸚鵡自念、此地雖樂、不可久留、便去、後數日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何能爲力也、對曰、雖知不能、然嘗僑借是山、與諸禽獸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卽爲滅火。(冥驗記)

【鸚鵡禦敵】吳江梅嶺鎮有殷姓者、買人子也、畜一鸚鵡、五六年矣、愛之如子、咸豐十年四月、粵寇突至、殷舉家奔竄、半途忽憶鸚鵡、復還至家中、謂鳥曰、寇至矣、不能終畜汝、汝速去、勿罹此禍、遂開鎖縱之、鳥去而寇至、幾不免、後歲餘、殷徙居鶯湖之計家港、一日鳥忽至、飛鳴於室、若有所言、殷不悟、餉之不食、籠之不宿、至夜不去、啁啾如故、俄聞礮聲、始悟賊將至、鳥速之去也、卽挾眷屬狂奔、而賊已四面合圍、不得脫、天遲明潛出、欲越橋北走、而寇伏於橋側、羣起遮攔、忽有一鳥翱翔其間、賊注目視之、鸚鵡也、口銜白布一幅、咸共駭異、疑爲神、遂巡久之、而殷氏之衆已從橋上去、賊因鸚鵡之異、亦不窮追、殷至光緒中尙在。（右台仙館筆記）

【龜救溺】毛寶守邾城、石季龍攻之、寶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漸大、放諸江。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

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晉書毛寶傳）

按世稱毛寶放龜、實則放龜者、乃毛寶武昌軍人中赴水者之一人也。

【蜂救鱗】 太倉張用良、素惡蜂螫人、見輒撲殺之。一日、睹飛蟲誤投蛛網、蛛束縛之、甚急。忽一蜂來螫蛛、蛛避、蜂數銜水溼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廣虞初新志

報德類

【象贈牙一】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槎、人爲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培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朝野僉載）

按象自愛其牙、脫牙後必自藏於山阜中甚密、人有私取之者、必削木像形以易之。

【象贈牙二】 張景伯爲和州、淮南多象、有獵者常逐獸山中、忽有大象至獵夫前、鼻絞獵夫、置之於背、於是馭獵人徑入深山、羣象送於山口而返、入山五十里、經大盤石、石際無他物、盡獸之皮革血肉存焉、獵夫念曰、

得無於此啗我乎、象負之且過、左右五十步、有大松樹、象以背依樹、獵夫因得登木焉、弓墜於地、象以鼻取還之、因馳去、俄有一青獸、自松樹南細草中出、毳毛鬣鬣、爪牙可畏、其大如屋、電目雷音、來止磐石、有頃一象自北而來、遙見猛獸、俯伏膝行、恐懼戰慄、獸見之喜、獵夫知象欲其斃此獸也、於是引端縱毒箭射之、洞其左腋、獸踣焉、宛轉而死、小象乃馳還、俄而諸象二百餘頭、來至樹下、皆長跪展轉獵夫前、所負象又以背承之、負之出山、至一處、諸象以鼻破阜、而出所藏之牙凡三百餘莖、以與獵夫、又負之至原處、諸象皆跪謝而去、獵夫乃取其牙貨得錢數萬。

(紀聞)

【虎助祭】 郝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廬中、卽以蓑衣覆藏之、鄰人尋迹問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避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孝慈之至、通於神明、由是知名。(安城記)

【虎送喪】 王業爲荊州刺史、有德政、卒於支江、有三百虎低頭曳尾、宿

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見、共立碑、文曰支江白虎。（陳留耆舊傳）

【虎感拔箭】 淳熙二年八月、通州海門縣下沙、忽有虎患、民家牛羊猪狗被食甚多、居人畏其來、至暮輒出避、陳翁家窗戶籬壁、皆爲觸倒、陳語妻曰、虎食人係定數、我一家入口恐須有合受禍者、我今出外自當之、妻挽勸不聽、卽開門、見虎脇間帶一箭、手爲拔取、虎騰身哮吼、爲感悅之狀而去、次夜擲一野彘以報、自此絕跡。（夷堅志）

【虎感拔刺】 江州有田婦、採拾於野、忽爲虎攫而踣之、婦向天大呼、虎舉其掌、婦視其中有刺、因爲拔之、虎乃捨婦而去。（江甯餘載）

【虎感去鯁】 晉郭文晦跡潛修、遇虎張口至前、文手探虎喉中得骨去之、自是虎常馴擾於左右、文出山、虎必隨焉、以書策置其背上、虎負而行。（談薈） 又孝子傳載郭文爲虎探鯁骨、虎銜鹿以報之。

【鹿救難】 黃廣文文登曰、甌邑西鄉、一日有獵者逐一麋、麋避入張家、張婦急以舊衣覆之、獵者遍覓不見、遂去、張婦見獵已去遠、乃放麋走、

次年春、忽有一甕走入中庭、將張之幼子用角犄去、張婦踉蹌出逐、瞥見甕將幼子放下而去、張婦始抱子回、方疑此甕不知卽前所放者否、何以來取其子而又棄去、乃甫入門、見家中棟宇、忽被屋後大樹壓倒、鷄犬皆斃、而是婦母子均安然無恙云。（慈護編）

【病馬報恩】 余少時聞先君云、先曾祖元生公嘗見一西客、以騾馬負進皮貨。內一馬脊背破爛、血肉淋漓、臥不起。客鞭之數百、輾轉於地、終不能起立。公惻然曰、是馬想不能負運、何苦加鞭。客曰、不如此、然則棄之乎。公曰、何不賣去。曰、元黃如是、其誰肯受。公問、索價幾何。曰、昔以三十金買得、今唯求一半足矣。公如數與之。客另雇馬負貨去。是時、人皆笑公愚、且謂馬必不起。公試牽之、馬乃勉強支持起。遂牽至家、調養月餘、瘡癒後、肥健而馴、從不驚蹶、大稱公意。一日、騎至親友家赴宴歸、公因過飲、行不數里、已在馬背上熟睡矣。路經山麓、旁臨深澗、崎嶇難行、馬至此不前、而公睡如故。馬大嘶、公亦不醒。尋日已西沈、

馬長嘶不輟。村人聞馬聲有異、覘之、乃公也、急喚醒焉。公訝曰、馬若冒險前行、禍必不測、馬誠不負余哉。後馬死、公泣而埋之。亦復如是。

【牛鬪盜】 護持寺村、在河閒東四十里。有農夫于某、家小康。一夕、于外出、劫盜數人、從屋簷躍下、揮巨斧破扉、聲丁丁然。家唯婦女弱小、伏枕戰慄、聽所爲而已。忽所畜二牛、怒吼躍入、奮角與盜鬪。挺刃交下、鬪愈力、盜受傷、狼狽去。蓋乾隆癸亥、河閒大饑、畜牛者不能芻秣、多鬻於屠市。是二牛、至屠者門、哀鳴伏地、不肯前。于見而心惻、解衣質錢贖之、忍凍而歸、牛之効死固宜。閱微草堂外集

【牛償債】 有舅負其甥錢二十萬者、自言無力償之、死則爲牛以償耳、已而其舅死、甥家卽於是日生一犢、甥知其爲舅也、不以常牛畜之、每出遊、必與俱、一日途遇一叟、負盆盎之屬、而鬻於市、牛誤觸之、碎其盆盎、叟怒、撻牛、甥急止之曰、此吾舅也、願勿撻、吾當償翁盆、叟異其言、問之、告以故、叟曰、若舅爲誰、告以姓名、叟曰、此人在日、吾負其錢

若干、未有以償也、今計盆盎之屬、適如其數、吾償了矣、欣然而去。又一日、遇重車陸顛、號而求助、甥不得已以牛助之、既登、重人謝曰、君惠我甚厚、可值錢二百千也、牛聞之、長鳴而斃。（右台仙館筆記）

【犬投兔】 張元性謙謹、有孝行、陌有狗子、爲人所棄、元見卽收養之、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元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狗爲人棄、若見而不收、無人心也、未幾、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北周書孝義傳）

【犬償債】 邑中某嘗畜一犬、每夜輒涉水至河南某氏家守宿、一日某呼犬詈之曰、汝食於我、而爲他人守夜、明日必覓殺犬者賣汝矣、是夜、某夢犬人立而嗥曰、我曾負河南人家錢、故每夜往守以償、今止欠十三文、償畢卽不渡河、誓報主人大德也、至曉、某呼犬至前、以十三文繫其頸曰、昨夢汝云、今往還之、可免涉水矣、犬垂首受戒、遂帶錢往擲其家而返、從此永不復去、後某以探女、更深醉歸、失足溺池中、犬大嗥躍入、啣其衣拖至岸上、跳而至家、以首撞門、主母驚起、隨至池邊、見某僵臥未醒、

扶至家、迨曉乃蘇、語其故、夫曰、前夢犬云、誓必報德、今果不食其言矣、越數月、家中不戒於火、舉家方熟睡、犬復走某寢、以頭撞門、且撞且吠、夫婦驚起視之、則火燄燄將及屋矣、急救得熄、殺犬死、主人以棺埋焉。(果報見聞錄)

【犬驅賊救溺】紹興周某、嘗粵賊之亂、爲賊劫至湖州、賊魁甚悍、一日有狗遺矢於地、賊魁怒、盡殺其所畜狗、最後一黑狗哀號若求免者、周與賊魁善、力請勿殺、從之、周以此狗寄養他所、居數月、周從賊中逃出、狗隨之行、至德清、宿枯廟中、及夕、狗忽登其榻、周驚起、則聞戶外有人切切耳語、蓋知其自賊中來、欲害之而取其所有也、周奪門出、數人露刃追之、狗狂噬、周得免、後繞道歸紹興、大風覆舟、周溺於水、狗亦入水、銜其衣、曳之至岸、乃得不死、光緒元年有人見周於杭州城隍山、狗亦尚在。(右台仙館筆記)

【猿獻桃】

雍正間、南安獵人鍾某、過梅嶺、縛得一猿、歸繫庭際、跳躍

悲號、向鍾膜拜、鍾曰、爾思歸耶、獼點首、淚珠如貫、鍾心動、牽至來處縱之、獼趨入、鍾伏窺之、中有母獼、僵臥呻吟、毛脫脂枯、奄然待斃、獼撫摩良久、酸嘶而出、意似覓食、時際隆冬、草木凋喪、苦無得、就澗銜水哺之、鍾爲惻然、歸懷榛栗投巖隙、獼出見、狂喜而躍、拾歸竇、嚼以進母、甫盡數果、母獼側伸能動、喙啣作聲、若相慰勞、鍾歸、越年餘、後經嶺上、一獼笑出、以巨桃獻、視之、向所縱者也、納桃袖中、比至家、母患熱疾、勢綦篤、頗思冷飲、急以桃進、食竟頓愈。(野叟閒譚)

按此則並可入本書孝友類。

【獼行賄】涼州多獼、吐魯番嘗醃而貨之、武生折蘭者、膚施人、虯毒偉質、食兼數人、尤喜啖獼。雍正間、從軍出塞、經山丹道上、見獼數十頭、皆人立、連臂而趨。折下馬逐之、獼翻身反面、向折長跪、聲啾啾可辨、同聲曰、饒命饒命。折與同行四人共聞之、大以爲異、遂舍去。是夜、露宿於野、聞帳外簌簌聲、出視、見羣獼各挾草葉裹沙棗、置折畔而去、收

之、得二斗餘。折乃誓不食獮。後有人勸之、折曰、吾曾受獮賄、可復食其類乎。異談可信錄

【鼠捧珠】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蔡奴牀角、奴愍而不犯、每以飯飼之。水勢既退、蔡返故居、鼠以前足捧青囊、有徑寸許珠、留置奴牀前、聲啾啾、狀如欲語也。異苑

【鼠促離堂】寶應中有洛陽李氏、三世不畜貓、一日大集親友會食於堂、既入坐、忽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舞、如喜躍狀、家僮驚異以白、羣趨而出觀、堂忽圯、其家無一傷者。(宣室志)

【鼠促登樓】休寧程翁、治典淮上、夜貯穀、置空室、恣鼠飽啖、鼠聚以百計、數十年未有嚙物者、一夕翁寢樓下、方酣睡、有鼠登牀、銜其足、驚而寤、呵之不去、翁起燃燭、羣鼠旋繞、作諸怪狀、以杖擊之、羣奔樓上、格格作聲、似呼翁名、翁怒、執燭逐之、甫登梯而洪水至、排垣決戶、頃與樓平、居樓下者盡死、人謂鼠報德、乾隆甲午八月事。(野叟閒譚)

【鼠救縊婦】 姑蘇閭門外、某商婦逋欠客錢、客告官禁追、婦無措、閉戶

自縊、自早至晚、不出、鄰家怪之、排戶入、見婦繩斷仆地。又見大鼠無數、羣聚叫噪焉、急救得甦。蓋其家素不畜貓、又嘗以米穀供鼠食也。（紀聞）

【鷄脫王難】 昌平有老嫗、畜鷄至多、惟賣其卵、有買鷄充饌者、雖十倍

其價不肯售、所居依山麓、日久滋衍、殆以谷量、將曙時、唱聲競作、如傳呼之相應也、會刈麥曝於門外、羣鷄忽千百齊至、圍繞啄食、嫗持杖驅之不開、偏呼男女交手撲擊、東散西聚、莫可如何、方喧呶間、住屋五楹、忽然摧圮、嫗得無恙。（閱微草堂筆記）

【鴨償債】 許元惠卿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其爲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平常畜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爲他人家物、約去之、鴨盤旋於旁、遺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去不至、竟不知爲誰氏者、計其值恰三百錢。（夷堅志）

【雀獻環】

楊寶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鷓臯所搏、墜於樹下、

爲螻蟻所困、寶取之歸、置巾箱中、飼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

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

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環。(後漢書楊震傳注)

【雉入夢】

裴安祖舍樹下、鷺鳥逐雉、雉急投之、誤觸樹死、安祖取置陰

地、護視良久、得蘇放之、後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

安祖再拜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北魏書裴駿傳)

【鶴銜珠】

噲參事母至孝、有玄鶴爲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

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秉燭視之、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

(述異記)

【百鳥盈庭】

宜興陸善人、所居茂林修竹、百鳥咸集、陸禁人彈射、雨雪

嚴寒、散穀飼之、順治三年、仇家陷以逆黨、庭訊時、衆詞積案、繫者纍

纍、忽百鳥盈庭、噪聲震天、訊至陸、一鳥飛至案前、銜其詞一紙去、羣

烏頓故、問官驚異、刑訊陸之仇人、知其誣、出之。（放生殺生現報錄）

【魚獲盜】 饒州商人、過鄱陽湖、見網戶得一大魚、重百餘斤、漁人索銀一兩、如數買之、投湖中、越月、商人挾貲歸、夜過鄱陽、遇盜登其舟、移至蘆葦中、劫其資、將刃而甘心焉、忽一大魚跳入、橫膾問、氣奮鬣鱗、潑刺格盜、盜刃不能傷、俄頃捕巡船至、聞蘆中喧闐、就而獲盜、魚亦躍入江中、此康熙三十六年七月事。（小豆棚）

【印龜左顧】 孔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愉不亭、見籠龜、買而放之、龜中流左顧數四、及鑄印、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晉書孔愉傳）

按放龜左顧、何以印龜亦左顧、龜稱四靈之一、其靈異有如此者。

【龜引路】 唐劉彥回父、官湖州刺史、有下僚於銀院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刺史。使君遂騎馬送龜至原所、後十餘年、刺史亡、彥回爲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會山水泛溢、平地盡沒、一家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

爰與家人謀曰、龜乃神物、今來當非無因。於是三十餘口、隨龜而行、所經悉是淺處。歷十餘里、乃安然至平地、舉家驚喜。廣異記

【龍救命】 康熙七年、松江黃浦漁人、獲大龍、有徽商以銀三兩買放浦中。

漁人窺見多銀、夜即劫之、船家及小僮、悉被殺死。商跪乞命、盜縛其手足投浦中、即若有物負之、逆流而上、行二十里許。天明、有船至、乃巡兵也。見大龍負一人來、大呼救命、撈起問故、共疑盜即漁人。龍遂順流下、衆隨之、至買龍所、龍沒水中、而漁舟尚在分銀。兵悉擒之、追出銀四百餘兩、不失一釐。解盜松江府問罪。同謀無一脫者。果報聞見錄

【蛇貽珠】 昔隋侯因使入齊、路行深水沙邊、見一小蛇、於熱沙中宛轉、頭上血出、隋侯見而憐之、下馬以鞭撥於水中、一夕、夢見小兒持珠曰、昔蒙救護生全、今答恩、請勿却。迨旦、見一珠在牀頭。(搜神記)

【蠅集鞏端】 隋時酒工王五、每見酒及水中溺蠅、輒取出、用乾灰掩之、俟其活放焉、如此數年、偶被誣告、罪當死、典刑官執筆書判、有數蠅集

筆端、不能書、遂去復來、官疑其有冤抑、白於朝、得釋。（現報錄）

【蟻入夢】富陽縣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見有一蟻著短蘆走、再四迴復、甚惶遽、昭之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後夢一人烏衣來謝云、僕是蟻王、不慎墮江、承君濟活、若有急難、當見告、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誣爲劫主、忽思蟻王夢、取兩三蟻著掌中語之、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昭之如其言、旋遇赦得免。（搜神記）

【蜈蚣死難】曹杜盒言、甲乙二人兄弟也、幼時捕得兩蜈蚣、分置竹筒中、象之、閱十餘年、長尺許、倍愛惜、所至必攜行、會二人同舉鄉薦、計偕北上、一日至宿站、旅店客滿、惟一室尙虛、主人云、中有怪、扇閉久矣、必欲居者、坐以待旦可爾、二人乃命酒對酌、飲至夜分、梁間淅淅有聲、仰視見一巨蛇蜿蜒下、戰怖無策、云必死矣、然蜈蚣象之十餘年、須縱之去、遂取竹筒去其塞、蜈蚣出、直撲蛇頂、蛇卽墜、繞室掀騰、二人昏厥、天曉、主人來救之甦、見蛇蟠地、長將丈許、蜈蚣力盡、與俱斃、因謂二人

曰、兩公福星、爲我除此巨患。剖其蛇、自首至尾、骨節中皆有一珠、而首中珠最巨、主人舉以贈之、見者皆以爲希世之寶云。（洞靈續志）

廣西交趾山中、有喚人蛇、長數丈、伏草莽間、遇人輒大呼何處來那裏去六字、甚清楚、人誤應之、必受害、然性畏蜈蚣、逆旅主人每以篋貯蜈蚣、客至、令置枕旁、告以夜半有喚人者、勿應、但開篋縱蜈蚣去、蜈蚣食蛇腦已、仍還篋云。參陳鼎蛇譜及池北偶談。

雪冤類

【牛認盜】李復亨爲南和令、盜割民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牛家、牽牛過之、至一人前、牛怒驚躍、詰之、乃引伏。（金史李復亨傳）

【牛鳴冤】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於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久不肯起、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卽辯釋臻父子、後鞠劇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焉、作義牛記。聖師錄

【犬訴冤一】 乾隆年間、于公、齋家、所畜犬爲軍犯杖殺其一。軍犯棲縣署右側、距于公家甚遠。是日、犬入軍犯處、犯遂以杖擊之、應手而斃、蓋欲寢其皮而飽其肉也。正擬奏刀、犬忽甦、奔逸、血淋漓、至地保家、又至伴作家、又至捕廳署中、復至縣署大堂、始歸。歸家時、屋前後皆遊徧、若負創訴主人、並冀衆目共驗者然。俄頃死、尙不識爲誰殺也。是時、捕廳陳公錦見而異之、令人因血往迹。已查明爲于公之犬、被某軍犯杖殺、因同役繫軍犯到案、無可抵賴、擬架杖焉。亦復如是。

【犬訴冤二】 同治六年秋間、伍祐場官金君、蓄一犬、被吳裁縫翦傷其鼻、血流不止、奔到場官案下叫喊、官謂犬曰、誰傷汝鼻、汝引役去拿來、犬遂向前奔至吳店、伏地而死、役鎖吳至衙、官罰吳厚具衣衾棺木、以禮葬之、令吳白衣爲犬子、嗣後吳連喪三子、家業蕭條。（拍案驚異）

【犬不忘讐】 田招者、廣陵人也、貞元初、招以事至宛陵、時招有表弟薛襲在彼、襲見招至、主禮極厚、招謂襲曰、我思犬肉食之、襲覓之了不

可得，招曰：汝家犬何用，可殺而食之。龔曰：此犬已養多時，誰忍下手，招曰：吾與汝殺之，言訖，招欲取犬，忽失所在，經旬，招將歸廣陵，出郭至竹室步歇次，忽見龔犬在道側，招認而呼之，其犬乃搖尾呼之，招夜至旅店，將宿，其犬亦隨而宿之，伺招睡，乃咋其首，銜歸焉，龔懼，遂以白於州，太守遣人覆驗，異而釋之。（集異記）

【猴搗鳶翅】有畜于母猴者，一日鳶殺其子，猴哀鳴不食，徑往廚中，取一片肉，戴頂上，伺於庭中，鳶果來搏肉，猴兩手搗擊其翅，嚙腦食髓。（合璧）

【猴報主讎】萬歷中，毗陵有乞兒，日繫一猴，至街坊施技索錢，積數歲，約有五六金，偶與同伴一丐飲，醉中誇詡，丐忽起惡心，置毒於酒，強灌之而死。取其所藏，瘞尸於野外，無人知覺。獨猴不順從，丐日加捶楚，猴勉隨之。一日，忽失所在，時縣尹張廷傑甫升堂，瞥見一猴突入，跌坐堂前，向令叫號。張異之，命一隸隨其去向。猴至養濟院，覓丐不獲，復扯隸行，沿途乞糕餅與隸點心。行至大市橋遇丐，雙手拽住，跳上丐肩，

批頰抓面、丐不能脫。隸擁至縣、張鞫問再三、丐始伏辜。命隸押丐取銀、包裹宛然。乃於野外爬開浮土、將尸入棺火厝、煙焰方熾、猴向隸叩頭、跳入火中焚死。隸復命、張驚異、因作義猴記、刻石以垂不朽。聞見略

〔猴報主讎二〕

潮州刺史署入門檻柱、皆刻木猴而飾、不知其故、古梅楊

夫子告予曰、先是市中有畜猴丐者、豫章人、飄零韓水、嘗養一猴、教傀、備鈴索以給朝夕、食則與猴共器、寢則與猴共處、憐猴者丐、而知丐者猴、兩兩相依、知己正在不言之表、丐有贏餘積篋箱中、猴若爲守虜者然、一日有無賴丐扳飲、猴見之、卽變面作吼、怒形聲色、丐斥之、仍回顧指畫、若識其不可與接者、丐固耽麴蘖、一杯在手、便刺刺成心腹交、後二丐寢處合一、猴終不釋然、嘗同往村落戲、乞餘錢則二丐卯飲熏熏、從此丐亦不復有餘資矣、每日牽擔同行、忽至一郊原、前後市廛較遠、山凹松杉蔽翳道左、無賴丐袖石撲丐、丐應聲中顛而仆、復掣擔連揮數十、丐遂殞、猴乘隙斷鎖緣松頂、無賴丐恨指猴曰、毛團狡甚、幸生汝、乃掘浮土、瘞

其屍、荷擔而去、蓋其醉後曾告其箱有儲也、無賴去遠、猴下樹悲鳴欲絕、入村人戶中、長跪淒淒、頰首墮淚、人與之食、食畢復號、又去他村、如前村狀、人習而憐之、皆不忍羈繫、聽其往來、暫隨鄉人入城市、市人始異之、會太守出、輿過、猴忽攔輿嘶號、若有所指、隸人鞭朴、猴嘶益厲、守止之曰、毋、令人隨之、猴悲而先導、人止則猴若招之狀、十里許、至松間浮土處、旋繞捶胸如蹙踊、隸返告守、守詣其地、挖而見屍、猴哀不勝、驗畢返署、而殺人者毫無蹤跡、守沈思之曰、古人覆盆之下、尙爲雪冤、況屍證在前、凶首豈難緝獲、因類以求、緣情而起、遂呼吏胥於附近會賽處、牽猴縱往、聽其所之、一月之間、而無賴丐以丐餘資、又弄一猴、卽以是猴之箱之傀儡之鈴索而招搖於市、猴見毗裂前攫、豕蹄而人躍、爪牙交錯於丐人衣履之間、捕者就而縛焉、無賴丐曰、我猴戲者、何冤我、捕曰、有戲猴冤者、故及汝、繫至庭、一訊而服、罪以抵、太守令牽猴至前、問之曰、汝仇報矣、盍歸乎山林、猴乃取向時傀儡衣衣之、冠冠之、

如人鞠躬俯伏畢、復登大門揭陽樓之頂、長號數聲、墜地以死、太守哀之、郡人義之、葬於揭陽樓下、故至今檻角樓頭、不飾以獅象而猴之者、形其義也。（小豆棚）

【大鳥助鶴】天津某寺、鶴鳥巢於鷗尾、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鶴雛團翼時、輒出吞食淨盡、鶴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羣料其必不復至。而巢如故、約雛長成、即徑去、三日始還入巢、啞啞哺子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兩鶴驚、飛鳴哀急、直上青冥。俄聞聲蓬蓬、一瞬間、天地似晦、衆駭共視、乃一大鳥翼蔽天日、從空直下、以爪擊蛇、蛇首立墮、摧殿角數尺許、振翼而去。鶴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既傾、兩雛俱墮、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鶴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聊齋志異

【小鳥助鶴】潤之焦山、有鶴巢於松者、生三子、羽將成。一日、鶴從外覓食、有巨蛇長丈餘、緣松巔入其巢而吞其子盡、鶴歸、知爲蛇也、繞樹悲鳴、三日乃去。去之七日、有僧坐殿前、見鶴率羣雀至、前後以十數、

皆繞殿飛。一小鳥獨入殿中，啾啾向梁間語，梁間忽有巨蛇昂首直出，將攫小鳥而噬之。小鳥則忽近忽遠，若相誘者。蛇遂出半身以攫鳥，忽一鳥從佛後突出，喙長利如錐，霍然破其腹而去，蓋先伏以伺者，蛇遂腸裂，墜殿前死。鶴入殿，翱翔不已，羣雀皆噪，久之乃散。僧異其事以語客。客曰，蛇所噬不知凡幾矣。夫鶴固食蛇者也，飼之以子，無可如何，率羣雀以攻，而復讎者乃得之小鳥也，異哉。賀天士焦山鳥記

【鶴訴冤】宋紹定間，張廣年權縣事，譙樓有巢，鶴中弋，帶箭在庭下哀鳴，若有所訴者，廣年視箭首字，得弋人姓名，追懲之，鶴乃去。（事類統編）

【鸚鵡破案】長安豪民楊崇義，家富數世，妻劉氏，有國色，與鄰人李弁私通，同謀害崇義，埋於枯井中，其時僕妾輩並無所覺，劉氏更訴於官，經拷捶者數百人，莫究其弊，後縣官等再詣其家檢校，其架上鸚鵡忽言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弁也，遂執訊得實，府尹具案奏聞，明皇歎異久之，封爲綠衣使者。（開天遺事）

【蟻訴冤】樂平汪宗伯守和、幼時與儕輩鬥蟋蟀、宗伯公所畜者、每鬥必勝、公愛之、夜閉之籠中、及旦取視、則死矣、兩股斷焉、跡其所在、得一股於石罅、羣蟻曳之、公怒、思有以報之、乃買爆竹、剝取其火藥、布於地而火之、羣蟻數千同斃、既而悔焉、遂不復畜蟋蟀、嘉慶庚午公任奉天學政、與盛京將軍薩公香、一日有布衣客詣將軍求見、自言以生人爲冥吏、數至冥中決獄、今爲汪學使一案而來、以汪固端人、且其先世積累頗厚、自當右之、知公與汪善、明日請往省視、如汪有疾、屬其家人但謹守之、三日自愈也、薩公明日詣汪、則汪得暴疾死、一署惶然、薩公如客言、使靜守以待其蘇、三日果愈、自言得病之時、昏然不知、覺有人導之、入一公廨、堂上有長官、南向坐、問有多人訟爾、知之否、告以不知、長官命吏檢簿籍示之、備載幼年殺蟻事、則謝曰、事誠有之、今悔無及、長官命傳諸訟者、則焦頭爛額者、無慮數千、環呼索命、長官婉諭之曰、爾等不合嚼食其所畜蟋蟀、童子無知、苟圖洩憤、今既降其科名、減其祿算、

亦足示罰、衆譁然曰、我輩止傷蟋蟀一命、彼戕我族類萬餘、豈此薄罰能了、言已大噪、長官大怒曰、汪某已膺冥罰、爾等么麼微物、若再諠譁、當科罪如律、衆始懼而退、官謂公曰、此案已結、宜益爲善、以贖前愆、公乃蘇、明日往謝將軍、薩公迎慰之曰、昨日對簿甚勞、公驚問何以知之、以客言告、公亦縷述前事、且曰、若非祖德所庇、恐無生還之望、公以乾隆壬子舉於鄉、闈中初擬中第二名、後抑置十八、及嘉慶丙辰廷對、讀卷者以前十本進呈、公哀然居首、仁廟定爲一甲第二、其後官至尙書、將晉協揆、竟不果、殆卽所謂降科名、減祿算者歟、公以一代名臣、以戕羣蟻致罹冥譴、物命至重、可不慎歟。（右台仙館筆記）

習禮類

【象立仗】相傳明以來、凡大朝會、駕輦載寶、役象甚多、受祿視武職爲等差、常朝日或四或六、肅立午門左右、俟百官畢入、交其鼻、無敢越者、

有疾不能立仗，則牽詣他象所求代而後行，有過或傷人，則宣敕杖之，他象以鼻絞其足，伏地受杖，然後起立謝恩，貶秩後，立仗則居貶位，無少紊亂，蓋心知人意，而口不能言，傳載三代已有之。（金壺浪墨）

【象跪拜】清嘉慶丁酉年，站班之象，行至西長安街，一象病而臥地，少頃力起，跪而向北，若叩首者三，復轉而向西，又若叩首者三，倒地方斃，向北而拜，蓋謝恩也，向西而拜，蓋不忘所生之地也。（清朝野史大觀）

【馬立祠門】烏魯木齊關帝祠有馬，市賈所施以供神者也，嘗自嚼草山林中，不歸阜櫪，（養馬所）每至朔望祭神，必昧爽先立祠門外，屹如泥塑，所立之地，不失尺寸，遇月小建，其來亦不失期，祭畢，仍莫知所往，余謂道士先引至祠外，神其說耳，庚寅二月朔，余到祠稍早，實見其由雪磧緩步而來，弭耳竟立祠門者，雪中絕無人跡，是亦奇矣。（閱微草堂筆記）

【羊跪乳】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春秋繁露）

【羊跪拜】王固清虛寡欲，及丁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

嘗聘於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陳書孝友傳)

【猪叩首】 奉天錦州府之南有天橋廠、海泊交易處、屠人縛一猪、將殺以入市、其猪乘間咬斷繩索、奔至海客前、屈雙足伏地、屠人執繩追至、海客詢其市價、如數付與、以此猪捨於海會寺之龍神廟、人呼猪道人、則應、曰何得無禮、則前雙足、向人作叩首狀、牙長數寸、脚爪環裹如螺、其大倍於常猪。(新齊諧)

【羣猴受齋】 餘杭之天目山、多猴、欲齋猴者、先往韋陀廟燒香陳祝、謂某日來 齋猴、寺僧爲之懸牌曉示、屆期、主人備饅頭一千枚、置於廟外隙地、清晨、羣猴畢集、有一極老者白髯尺許、偃僂至、旁有二猴、亦白鬚、相與扶持而來、羣猴跪迎、老者南面就地坐、羣猴拱手、亦坐、二侍者捧饅頭、獻老猴、老者食、然後羣猴共食、食畢、向主人叉手、拜謝而去、梁履素孝廉親見之、告袁子才、子才欲往施齋、以踏險草深不果。

【狙猿朝廟】 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於祠傍，以千百數，跳跟奮擲，狂奔疾超，如是者五日。次猿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猿朝廟。（仇遠稗史）

【禮鼠拱立】 韓愈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注引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一足於頭上跳舞，善鳴。

按禮鼠一名拱鼠，關尹子聖人師拱鼠制禮，詩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乃痛訶無禮者以取譬耳。

【鷺有序】 禽經察察雝雝，鴻儀鷺序，注鷺小不踰大，飛有次序，百官縉紳之象。（禽經）

【雙鶴獻芝】 粵士有久宦閩中者，建一園於福州城西，山環水繞，境頗幽勝，園有雙鶴，品殊不凡，前梁中丞章鉅撫桂時所得，攜贈園主之祖者，畜之有年矣，時或刷翎茂樹，引吭長鳴，意若自得，飄飄欲仙，一日主人之母八十壽辰，各啣一靈芝獻於庭，如祝壽然，賓客皆爲驚異。（靈犀餘談）

【羣魚朝祠】 南靖縣鰲池有祠，每朔望，則羣魚浮列池上朝伺。（談薈）

【大魚獻油】 福莆田之湄州，爲天后故里，有天后宮，素稱閭麗，每歲

三月二十三日爲天后聖誕、先期數日、輒有大魚、暴鬚瀕海之沙灘、聲如牛吼、聞十餘里、湄洲之人、皆曰大魚來獻燈油矣、廟祝率數十人擔箆挈缶而往、魚長十餘丈或數十丈、開口馴伏不動、若有待者、人攜尋丈巨木撐拄其上下齶、遂各秉燭而入、足穿草鞋、歷魚喉、抵魚腹、觀其臟腑間積油甚多、任意挹取、滿器而出、約取油數十石、可敷神前數年點燈之用、卽去其口中拄木、魚卽揚鬣鼓鬣而逝、若甚自適者、或曰魚腹中剩油過多、氣不舒暢、去其有餘、則魚意自樂、或曰魚以得獻悃於神爲快也、若人謀捕而殺之、必有殃咎、閩人述之如此。(庸齋筆記)

【蛇朝覲】某地有蛇王廟、每逢某月日之夜、有無數大小蛇自遠而至、齊集廟門、各將其前半身直豎戟立、昂首向上、作朝覲狀。

按此則昔年友人爲予言之、其詳已不記憶、由以上狙魚朝廟等推之、諒非子虛。

【蜂衙參】 陸游詩、小窗幽處聽蜂衙。

按衆蜂每日早晚環繞、以朝蜂王、如羣吏齊集大府之衙參、故曰蜂衙。

知樂類 附歌舞

【獸舞鳳儀】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書益稷）

按帝舜命夔典樂、但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夔作樂告成、竟奏獸舞鳳儀之效、是不特神人咸和、而物無不和矣、盛世聲樂感通之妙、一至於此、想帝舜亦必顧而樂之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象拜舞】 劉洵有親表、曾奉使雲南、謂彼中豪族各家之養象、如中夏之畜牛馬、蠻王宴漢使於百花樓、曲動樂作、優倡引入、象以金羈絡首、錦繡垂身、隨拍騰踢、動頭搖尾、皆合節奏、唐乾符四年、占城國進馴象三頭、當殿引對、亦能拜舞、後放還本國。（嶺表錄異）

【馬舞】 唐玄宗嘗命教舞馬四蹄、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其曲謂之傾杯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明皇雜錄）

明皇幸蜀後、舞馬散在人間、後爲田承嗣所得、初不知也、置之外棧、會宴客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爲妖殺之、羅大經鶴林玉露謂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云。(昭宗猴詳忠義類)

【馬舞二】梁武天監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張裕傳)

【馬聽琴】伯牙鼓琴、駟馬仰秣。(淮南子)

【犬隨唱】征西軍中畜一犬、每大帥舉酒、部曲輩前列唱落葉曲、則犬亦隨之、聲節一、下、不稍差異、曲罷一聲、不復作、吾州王百戶辛丑年親見之。(續夷堅志)

【犬知音】勾吳孫方伯藩家、畜一犬、聞弦歌聲、輒搖尾至、坐於彈者之側、側耳傾聽、聲暗暗然、似相應和狀、叱之不去、曲終自退、聞聲則又來、家人呼之爲知音犬。(清稗類鈔)

【海狗好樂】海狗、膺肭獸、屬哺乳類、因其頭似狗、故名海狗、喜聽音樂、故捕之者即以音樂誘之、美國舊金山金門公園、地處海濱、嘗有海狗數頭、棲息於磯石、遊人登樓俯瞰、極爲清晰、該園雇有樂隊、每日按時吹奏、一以娛遊客、一以悅海狗、此一九零四年予遊美時所目擊者。

【猿吹笛】胡惟庸畜胡孫十數、衣冠如人、客至則令供茶行酒、能拜跪揖讓、吹竹笛聲尤佳、人稱之爲孫慧郎。(已瘞編)

【猿和琴】李約養一猿、名山公、月夜泛江、登金山、鼓琴、猿必嘯和。(詩話)

【鸞聞磬】章帝時王阜爲東泉令、吏民向化、鸞止學宮、阜使掾沙疊爲張樂擊磬、鸞舉足垂翅、應聲飛舞、復止縣屋、留十餘日乃去。(東觀漢記)

【雉應鳴鐘】齊景公鑄大鐘、撞之於庭下、郊雉皆雊。(淮南子)

【鸚鵡能歌】兗州之金鄉、有太學生李某、性好音、畜一鸚鵡、教之踰年而能歌、按板鉞腔、清婉合律、嘗肩負小架、棲鸚鵡於上、跨蹇驢出遊、

逍遙山水、得意時則命之歌、而自吹笛以和之、久之邑令麥君子亭、強納百金以買、生不能辭、聽持去、令得之甚喜、明日大會賓客、開筵命歌、而鸚鵡暗然不出一聲、不食數日死、王生伯敏有詩哀之。(小豆棚)

【鸚鵡和歌】 河間王琛、有妓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朝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號爲綠朝雲。(侯鯖錄)

【鸚鵡歌孔雀舞】 乾阜(鸚鵡之一種)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埤雅)

【二龍聽笛】 開元中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鑑湖、命李暮吹笛、爲之盡妙、有一老父泛舟聽之、因奏一聲、湖波搖動、笛遂中裂、卽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之、有二龍翔舟而聽。(談薈)

【魚龍聽笛】 賈客呂筠卿、常於中春泊舟於君山側、命酒吹笛數曲、忽見一老父拏舟而來、於懷袖間出笛三管、筠卿請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諸天之樂不可發、其次者、對洞庭諸仙合樂而吹、其三是老夫與朋儕可樂者、爲子吹之、不知可終一曲否、言畢、抽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洸

漾、魚龍噴跳、五聲六聲、君山鳥獸叫噪、月色昏暗。（博異志）

【魚聽瑟】 瓠巴（楚人）鼓瑟、涇魚（鱒魚）出聽。（淮南子）

【魚聽曲】 淵魚聽曲、尙得聳鱗。（庚信集）

【孔雀舞】 孔雀遇芳時好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盼睐而舞、若有

意焉。 埤雅

【元鶴舞】 晉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師曠援琴而歌、一奏之、有元鶴二八

集乎郭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史記）

【山鷄舞】 魏武時南方獻山鷄、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取大鏡著其

前、鷄見形而舞不知止。（異苑）

【蠅虎舞】 唐穆宗朝、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於御前出一桐木合、方

數寸、中以丹砂養蠅虎子、其形盡赤、分爲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

舉其曲、蠅虎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曲終累

累而退、如有尊卑等級者然。（杜陽雜編）

【龜鼈鰕魚舞】臨安呈小嬉者、以大斛貯水、小銅鑼爲節、凡龜鼈鰕魚之類、皆名呼之、卽浮水面、戴戲具而舞。（癸辛雜識）

知幾類

【虎入宅】雍正三年八月、有虎夜踰城入年羹堯宅、是月大將軍被逮。

（鮑氏稗勺）

【熊入城】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兵部郎何孟春曰、熊之爲兆、旣當備盜、亦當慎火、未幾城內多火災、乾清宮亦燬、或問出何占書、何曰、此見宋史紹興時事。（治世餘聞）

【麋知殺機】博山西關李氏家、蓄一麋最馴、見人則呦呦鳴、其家門外皆山、麋有時出、至暮必歸、若牛羊之下來、屬當秋祭、例用鹿、官督獵者急、無所獲、乃向李氏求之、李氏不與、祭有日矣、獵者固請不已、李氏遲疑曰、君且休、姑徐徐、其日麋去、遂不歸。（小豆棚）

【馬知殺機】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朝會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嚴舉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耶、出仍入、坐少頃、復起、犬又銜衣、恪令從者逐之、及入、果被孫峻所殺。（搜神記）

【馬急主難一】 晉司馬休之爲荊州、宋公遣使圖之。休之未覺、所乘馬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鞴之、卽不動、鞴訖、還坐、馬又驚跳、遂騎馬、驟出門、而使已至矣、因先去獲免。渚宮故事

【馬急主難二】 慕容廆、有赭白馬、常自乘之。石虎圍急、將鞴馬逃去、馬見鞍輒蹄嚙、乃止。俄而鄴使至、石虎國有難、急旋歸。廣古今五行志

【馬報主喪】 天順中、嘉定姚生、性險異、嘗構怨於母弟陸某。陸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刃伏橋下。馬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而已被殺橋下矣。是夜、月色黯淡、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曠野、夫果死焉。哭謂馬曰、吾夫尸得矣、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卽前行、

首撞姚門、見姚嚙之蹴之、遂聞之官、姚棄市。聖師錄

【馬知詔臨】 夏忠靖家有御賜名馬、甚靈、每詔臨、馬必蹄齧、聞者報公、具衣冠出、而錦衣人至矣。(名世類苑)

【牛登城】 章子瑜明經述云、清兵未屠嘉定之先、牛登城而鳴、粵逆未陷嘉定之先、牛登城而行、大凡禍患之先、物必有先知者乎。(黻棘紀聞)

【犬禮陰惡】 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鄭韶出授閩中太守、憐愛一犬。從者數十人、內有薛元周者、韶未達之日、已事之、及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忿恨、屢思陰害、未得其間。時在閩、朝廷有使到、韶排馬往迎之。其犬銜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云、天使入郭矣。韶將出、爲犬拽衣不放、韶怒、令縛之柱。韶出、犬嚙斷繩而走如前、拽衣不令去。韶撫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嘯、飛躍元周隊內、咬殺元周。韶遣搜元周身、果於衣下隱藏短劍。集異記

【犬守主屍】 秦邦、永樂時人、家豐、子幼、將買於京、卜之不利、妻諫

弗聽、遂解纜。家有白犬、銜衣裙、若阻行者。邦不悟、挈之偕行。舟次張家灣、有寇甲乙二人執刀登舟、遂被刺死。犬乃從後艙躍出、嚙乙手幾隕、持刀逐犬、犬赴水遁。二賊悉捲其貲、埋邦尸水濱而去。犬潛尾二賊抵家、而還守邦尸。晝則乞食、夜伏其側、殆數月、人咸異之、莫測也。巡河御史呂希望、駐節道旁、犬號呼而向、若有訴者然。呂異之曰、此得毋有冤耶。吏從犬守處視之、則犬以足爬土、掘地而見尸焉。呂曰、必故主被害耳。因問犬曰、能知害者處乎。犬搖尾、欣然引吏卒、行里許、至一戶、二賊方與衆聚飲、犬先入嚙甲衣裙、次嚙乙履。吏因縛至御史前、拷掠未服。俄一人啼而至、曰、尸、吾主也、予與俱被刺、以落水、幸不死、乃有今日哉。二賊遂伏法、而追還其貲。僕乃扶舁主柩歸、犬亦隨之、仍晝夜伏柩旁、時時悲號、見者無不墮淚。及厝柩、犬復隨柩至墓所。葬甫畢、犬猝觸樹而死、人爲埋主塚旁。聞義

〔犬守主金〕 潞安某、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關說。跨

驟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趨側私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走去。某既行、則犬歛然復來、嚙驟尾、某怒鞭之、犬吠不已。忽躍在前、憤齧驟首、似欲阻某去路。某以爲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及捫腰橐金、亡其半、泔泔汗下、魂魄都失、輾轉終夜、頓念犬吠有因。候圖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衢衢、行人如蟻、遺金詎有存理。逡巡至下騎所、見犬斃草間、毛汗溼如洗、提耳啓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爲義犬冢云。聊齋志異

【鸚鵡警夢】晉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曰、被藏鸞中、何由得知。華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華強之、至庭、爲鸚所搏。教其啄鸚脚、獲免。異苑

【鸚鵡警夢二】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馴擾、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女、授以詞臣詩篇數遍、便可成誦、上每與貴妃及諸王

博戲稍不勝、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以亂其行列、忽一日飛上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爲鷺鳥所搏、上使授以心經以禳之、後獻殿上、忽有鷹搏之而斃、遂瘞於宮中、號鸚鵡塚。（明皇雜錄）

【鸚鵡管匙】 萬公家畜一鸚鵡、能學人言語、領會人意、命掌倉箱之管、卽啣去、深藏僻處、非公呼喚不能取也、一日、秋涼早起、鸚鵡飛至窗前、以啄梳翎、自言昨夢凌飛青霄、旋有垂天之雲、覆羽蔽翼、掃興困射、未識主吉主凶、公曰、蚩蚩之物、亦有夢乎、忽聞號聲甚急、烏云霜隼戕我身矣、公所交鑰匙、在西櫺上第三溜瓦縫、記取勿忘、公驚視之、見高樹嶺棲一蒼鷹、攬鸚鵡劈而食之、悼惜不已、爲文祭之、有庸庸者多厚福、矯矯者遭奇殃等語。（咫聞錄）

【八哥市物】 高菴堪言、里居日、有郭姓者同居、其舅象一鳥、俗名八哥、能言且善解人意、每以青錢繫其頸、使市物、則飛去、及歸、所市物在頸、或有餘錢、亦如之、其主愛之如命、一日復使市物、鳥不欲往、詰之、則

曰夜感異夢、爲猛虎攫食、恐此行不利、固強之、去而不歸、至市肆偵之、則是肆有貓、相伺數日矣、是日遽爲所捕、竟膏其吻、一鳥之微、乃有夢兆、且生死禍福、亦若前定者、殊奇。(洞靈小志)

【商羊知雨】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齊侯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頃之大雨、水溢諸國、傷害人民、惟齊有備不敗。

(孔子家語)

【烏集棨戟】柳仲郢每遷官、烏必羣集升平里第、庭樹棨戟皆滿、數日乃散、爲天平節度使後、烏不復集、遂卒於鎮。(唐書)

【鱣集講堂】楊震明經博覽、生徒千數、嘗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二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後漢書楊震傳)

【鵲巢樹顛】內閣大堂前、有古槐、老幹蟠結、恆有鵲巢、每值禮闈、結鵲巢一、則舉人中書必一人獲雋、其內向者必館選、若巢於樹顛、則鼎甲

矣、歷試不爽、齊照巖官中書、值某科會試、閣吏述其異、試覘之、鵲巢凡九、其七皆內向、而結巢樹顛者三、吏曰、今科三鼎甲、皆屬中書、當更有四人與館選、既而果然、蓋是科爲最盛矣、時謂瑞鵲。(洞靈小志)

【蛇魚避災】道光二十二年、英吉利進攻乍浦、未幾吳淞失守、相傳事變以前、有海魚千萬浮於黃浦、西入泖澱、又戰前數日、有巨鼉長蛇出於礮台外、東西分隊而行、時以爲避災西去、蓋事後一二日、海水猶熱、當時焚灼可知、保身之明、魚鼉有焉。(金壺浪墨)

悔罪類

【象就刑】燕京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使殺之、乃明其罪、象隨帖耳就殺、凡得象油四十八甕。(癸辛雜志)

【象泣血】南越致馴象、後以鼻擊害人、有司啓殺之、象泣血流地、不敢動、於是悉送還越。(晉諸公贊)

【虎低頭】 童恢爲不其令、民爲虎患、乃設檻捕之、獲二虎、恢謂虎曰、王法殺人者死、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否者當號呼稱寃、一虎垂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殺之、其一鳴吼、遂令放釋。（後漢書童恢傳）

【虎尾自鞭】 廣陵某翁常挈其子游楚、路入九疑、偶日暮、借宿僧樓、時十月之望、忽風起、山木震動、葉簌簌落、見一虎躍入後園、坐大石上、俄而哭、聲極淒楚、旣乃自舒其尾、鞭背數百、乃去、父子大恐、不敢復睡、坐以待旦、因問寺僧、虎何哭、曰此間常事也、虎之性健忘、方食人時、不知其爲人也、覺已晚矣、其所食人、爪獨不能化、常梗胸中、當清夜月明、必自悔、悔必哭、意謂天地好生、而我食之、故鞭其背以自懲、然遇風發威震時、適有人至、則態復萌矣。（埋憂集）

【猛獸自裁】 許孜、二親歿後、柴毀骨立、建墓、躬自負土、不受人助、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墓所列松柏、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鹿爲猛獸所殺、孜悵惋、乃爲作塚、猛獸卽於孜前自撲而

死、孜孜歎息、又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朝夕奉
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
(晉書孝友傳)

【牛觸樹死】 唐北臺後黑山寺、僧法愛、充監寺二十年、以招提僧物、廣
置南原之田、遺其徒明誨、愛死、卽生爲牛、力能獨耕、歷三十年、牛老
且病、莊頭欲以牛易油、是夕明誨夢亡師泣曰、我用僧物、爲爾置田、今
爲牛、旣老且羸、願剝我皮、作鼓、書我名字於鼓上、凡禮誦當擊之、我
苦庶有脫日、不然、南原之阜、變爲滄瀛、未應脫免耳、言訖、舉身自撲、
明日莊頭報老牛觸樹死、誨依其言、剝皮作鼓、書名於上、卽賣南原之田、
得價飯五臺僧、誨復盡傾衣鉢、爲亡禮懺、後送其鼓於五臺文殊殿、年
久鼓壞、寺主以他鼓易之、遂有人皮鼓之訛傳。(清涼山志)

【犬戒盜】 宋儒畜一犬、善盜鄰肉、因付之狗屠、犬逃歸、作乞憐狀、儒
與約、勿盜肉則貸死、犬卽弭耳馴伏、投以骨、一嗅卽去、甘守糠覈。

(湧幢小品)

【犬戒殺】 蕃育署內一庵有犬屢搏鄰鷄、一僧將屠之、犬作乞憐狀、僧曰、汝能悛、可宥也、犬自是跼蹐不出、食避葷腥、一日到佛前、伸兩足伏首、作頂禮狀、僧爲誦涅槃送之、遂化、庵以此名。(耳談)

【犬恥傷鴨】 歐西人有一犬、聞人言鴨字、則現驚異之狀、一日客至、主人偶談及此、客不信、乃故言及鴨字、聲未加重、而犬已有聞、卽現不安之狀、再言之、則不臥而立、三言之、則垂尾而出、如有深恥者然、蓋前日此犬曾傷一鴨而食之、主人厲斥之、因此不忘、每一提及此字、以爲人之責己、故抱慚而退云。(廬隱筆記)

【狐不避罰】 小時聞乳母李氏言、一人家與佛寺鄰、偶寺廊躍下一小狐、兒童捕得、繫縛鞭箠、皆慚伏不動、放之則來往於院中、絕不他往、與之食則食、不與亦不敢盜、飢則向人搖尾而已、呼之似解人語、指揮之亦似解人意、舉家憐之、恆禁兒童勿凌虐、一日忽作人語曰、我名小香、是鐘

樓上狐家婢、偶嬉戲誤事、因汝家兒童頑劣、罰受其蹂躪一月、今限滿當歸、故此告別、問何故不逃避、曰主人養育多年、豈有逃避之理、語訖作叩頭狀、翩然越牆而去、時余家一小奴、竊物遠颺、乳母因說此事、喟然曰、此奴不及此狐。（閱微草堂筆記）

【鶴伏罪】魏公子無忌曾在室中讀書之際、有一鳩飛入案下、鶴逐而殺之、忌忿其擊搏、因令國內捕鶴、遂得二百餘頭、忌按劍致籠曰、昨擄鳩者、當低頭伏罪、不是者可奮翼、有一鶴俯伏不動。（列異傳）

【蛇自死】晉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文公反、修德、使吏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蛇、則自死也。（博物志）

【蛇有慚色】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巨蛇狀甚異、高丈餘、圍五十尺、魁魁若盤、遶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於是無畏曰、後此蛇決水瀦洛城、卽說佛書義甚精、蛇至夕、則駕風來、若傾聽狀、無畏曰、爾蛇也、營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爲將欲肆毒於世、卽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

遂俯於地、若有慚色、須臾而死焉、其後祿山據洛陽、盡毀宮廟、果無畏所謂決洛水瀦城之應。(宣室志)

智巧類

【象習戰】 真臘國有戰象幾二十萬。(宋史真臘傳) 乾陀羅國好征戰、有

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後魏志)

【象習各技】 象形雖蠢、而性最靈、命之打鼓、以鼻扣地作鼓聲、逼肖、命之作虎嘯、吹喇叭、亦彷彿似之、命之跪、輒屈其後膝、命之舞鎗、則以鼻撩鎗、盤旋數迴、不但通人言、尤善曉人意、此釋氏所以龍象並稱歟。

(南中紀聞)

【馬識途】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韓非子)

【馬知數】 俄國某博物家、經歷次之試驗、謂馬有知數之性、其地每里立

一柱石爲識、每日此馬行至第二十五里、給食一次、一日欲試之、特立假柱於數里柱之間、馬一路行去、果至第二十五柱而止、索食、實祇行二十里也、又此馬於每日午正鐘鳴十二下、餵之以麥、故每逢鐘鳴、豎耳細聽、其主欲驗其果能知數與否、因置一鐘、未至午正、卽令打十二下、馬卽踴躍欲食、是知其真能知數也。（廬隱筆記）

【馬知數識字】 光緒二十九年間、（一九〇四）美國聖路易賽會有號稱學子馬者、The learned horse 色棕黃、身材較常馬略小、演臺上設鐵架二、架有橫條二、條上各隔以方框、其一架則以二十六方塊字母（約四寸見方）排列框內、另一架之方框空其中、主演者告觀衆曰、『此馬能以字母拚人名成字』、隨請觀者自報其名、如觀者報其名爲John、主演者述之於馬、馬卽赴架旁、先以口銜「字、置於另一架之空框內、次以。字、再次以「字、末以日字、順序置於框內、而成John字、設有觀者、報其名爲Edward或Edward、亦如上法爲之、大約在五、六箇字母以內者、多能拚合無誤、又該

馬略知數學、主演者繼將鐵架框內之字母撤去、易以 1234 等數字之方塊、（有同樣字若干）又請觀衆以最簡單之加法問馬、遂有客問十二加四爲何數、主演者轉以問焉、馬卽先以口銜一數、置於框內、次銜〇數以傍之、而成爲 10 之答數、嗣有數客、先後試以他數、或減法、馬亦如法行之、惟最後一次所銜數字、略有錯誤、主演者告以有誤、馬卽另換他數字以改正之、觀者無不嘖嘖稱奇。

按此予於是年赴聖路易賽會所親見者、此馬之靈、逾於常馬、然以習練而智巧愈著、所謂熟能生巧是矣、卽此偶一錯誤、或亦主演者使之習熟、故作此舉、以博觀衆之稱賞、未可知也。

【馬知泉脈】 青海有野馬、身小、善奔逸、能越溝、行沙漠中、遇風、羣伏、埋鼻沙中以護之、識泉脈、覓水者視蹄涔、掘之、泉見焉。（清稗類抄）

【駝知泉脈】 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濟沙千餘里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駱駝知水脈、過其處輒不行、以足踏地、人於其所踏處掘之、輒得水。博物志

【犬食人食】 法國南部一小村，設有善堂，額供二十貧人之晚餐，至時二十人咸集於窗外，各抽其所懸之鈴，則內出食一盤，供一人食，一犬雜貧人中，欲丐其餘不得，後見抽鈴之得食，遂嚙繩而鈴響，窗內人疑貧人之就食，有遲至者，因又出食一盤，窗小僅足以出盤，故不見犬，犬因得大嚼，如是數次，窗內人後覺其爲犬，奇其智，遂供食無缺焉。（廬隱筆記）

【犬認郵票】 歐西某地有一犬，能爲主人寄信，送入郵局路旁之信箱內，一日以信數封令往投入，乃是犬銜其一而返，主人取視之，則該信未貼郵票故也。同上

【犬傳電話】 在紐約有一酒徒，常沈湎於某酒館，而深夜不歸，其婦向酒館以電話詢問，酒保受酒徒之囑，每諱言未來，或云已去，實則彼婦於電筒中一發問後，卽已知某在該館而不能隱諱者，蓋醉徒必挈犬相隨，是犬於電筒中聞其主婦之語，卽作輕微之吠聲相應，是婦知家畜所在，卽知其夫所在無疑，蓋此犬不特靈於嗅覺，而亦靈於聽覺也。（紐約雜誌）

【犬挽糧車】高麗以北名五連城、罪人之流奴兒干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干、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剋滅之、必嚙其主者、至死乃已。

(懷耕錄)

【犬拖乳車】荷蘭國各大城市、有犬車、每晨載送牛乳之車、絡繹於途、皆由犬拖之、惟犬之功用、爲守夜助警、無任重致遠之力、現有禁止虐待牲畜者、專設反對犬車會云。(歐美之光)

【犬供役】石門吳雲程、康熙三十三年閒、爲西寧屯田都司、華君館賓歸、言在幕下時、有屬弁獻西番狗二、一牝一牡、形質稍高於常狗、堪供驅役、其前兩足指長如猴足、作活與人無異、命之掃地、卽奉帚至庭下、掃除甚潔、磚石罅草根、亦以爪剔淨、掃畢、奉帚跪坐、復命於主人之前、令其再掃他處、亦然、命之燒火、卽詣竈下、屈薪爲把、進火如人、樹枝長者、力可拗而折之、饌食既熟、擊竈數下、卽止火矣、其他雜役、周匝詳細、

或過於人、自晨至暮、趨事不倦、與之肉、拜而後食、食畢復稽首三四焉、
鬪暑無不奇愛、以爲勝於人之情其四支而失其本心者矣。（述異記中）

【犬供軍用】 歐戰軍營中、用犬運送槍彈、法以雙聯囊縛於犬背、狀似馬
鞍、往來前敵、飛奔極速、緊急之際、使之遞送文報、亦快疾無倫、蓋兵士
遞送文報、乘騎則易爲敵人所見、不免爲飛彈所中、步行則又減縮速率、
惟犬絕塵而馳、不慮敵見、卽見焉而槍彈亦不易施、誠人力所不及也、又
以善嗅、苟有生人自遠來、爲人目力耳力所不及者、犬能先嗅得之、而示
人以警懼之狀、然必教練得宜、使之不吠、庶不爲敵人偵知、否則卽不能
用矣。（新菴筆記）

【鼠狼斃蛇】 相國張文蔚莊、在東都北坡。莊有鼠狼穴、養子四、爲蛇所
吞。鼠狼乃於穴外坩土、恰容蛇頭、伺蛇出穴、入所坩處、出頭、度其迴
轉不及、當腰齧斷、而擊蛇腹、銜出四子、尙有氣、置穴外、銜豆葉嚼而
哺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如是乎。北夢瑣言

【松鼠防賊】 在比利時屬剛果河流域森林中、有一種松鼠、善用巧妙之法、防止蛇虺之侵入、每值傍晚、取一帶葉之樹枝、長約一尺、先在枝上咬一下、恰到可以折彎而不致斷之程度、銜至穴口、嚴密堵塞、若有蛇虺欲入其穴、必致愈推愈緊、決難衝破、至晨間此松鼠欲出時、祇須在裏面略推、即可將此防賊之機關、如彈簧一般、由穴中射出、而出入自由矣。

(三五、二、六世界日報)

【猿執爨】 魏元忠微時家貧、止一婢、出外汲水、回見老猿爲其守火、元忠曰、猿恐吾乏使、爲吾執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廣異傳)

【猴磨墨】 廣西陽朔縣產墨猴、大僅如拳、而毛悉金色、兩目鑠鑠有光、能於筆筒中盤曲睡、置之書案間、欲使磨墨、則叩案數下、猴即奮迅出、跪於硯旁、以兩前足捧墨而磨之、使之止即止、見几上蠅蟻即捉食之、無或脫者、又能於花盆間拔草捕蟲、搜剔殆盡、其性飲永即長、故日惟以果飼之、或先以至澀極辣之物入水中、逼之使飲、即挖口磨舌、躁擾不寧者

半日、嗣後見水、卽閉目搖首、不敢飲矣。（聽雨軒筆記）

【猴作畫】餘杭臨安武康諸山、多產猴、山中人皆蓄而役使之、有羅姓者、臨安巨家也、得一猴、自小時卽教以雜事、洒掃則地無纖塵、拔草則根株齊起、煎茶執爨、皆熟習焉、因使承值書房、澆灌花卉、見枝葉間蟲蟻、皆一一搜剔無遺、且能握管作粗筆畫、無不肖者、一年、盆榴結實而亡其一、主人疑猴所爲、執而笞之、猴叫跳不已、出至所宿處、以爪畫地、作一篷頭人手持石榴狀、遂自縊而死、視其所畫、類一牧牛小童、詢之果然。同上

【猴善奕】說圃識餘、西番有二仙、奕於山中樹下、一老猴於樹上、日窺其運子致思之法、因得其玄祕、國人聞而往觀、仙者遁去、猴卽下與人奕、遍國中莫能勝、國王以爲奇、進於中國、詔舉朝能奕者與校、又求四方有高手名者敵之、皆敗、或言楊靖善奕、時靖以事下獄、詔釋出之、靖請以盤滿貯桃實於前而奕、猴心牽於桃、遂敗。（聖瓠續集）

【猴防夜】 湖北民家得獼猴、撫養馴熟、用以防夜、遇晚、鎖置戶外、如有警、輒叫喊報人、秋間蠟樹遍山、每有竊摘者、亦放猴於樹、賊來登高而呼、人咸知覺、往往捕獲。(南中紀聞)

【狐迎客】 永州澹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鄒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長鳴報老禪。(堅瓠集)

【鶴識字】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金城記

【綠鵲莢樹】 美國西南部亞里崇拿州、OJIBOS土地肥沃、松楸尤盛、父老相傳凡此森森者、人跡未至之前已有之、故知非出於人之手植、實一種綠鵲爲之播種、鵲巢松林之間、生性喜以長喙啄地、以松實埋其中、土人已司空見慣云。(新菴譯屑)

【鶴再步】 南方有鶴食蛇、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卽於石前、如道士禹

步、其石防然而轉、因得而瞰、里人學其法者、伺其養雛、緣樹以篋絙縛其巢、鵲必作法而解之、乃鋪沙樹底、俾足跡所印、而做學之。(續博物志)

【啄木禹步】啄木能禹步劾禁、竟實有之、奴子李福性頑劣、嘗登高木之杪、以杙塞其穴口、而鋸平其外、伏草間伺之、啄木返、果翩然下樹、以喙畫沙、若符篆、畫畢以翼拂之、其穴口之杙、錚然拔出、此豈可以理解歟。(閩徵草堂筆記)

【鸚鵡吐咤】玄宗時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瞋目吐咤、號爲時樂鳥。(酉陽雜俎)

【鸚鵡怨恨】富商段姓養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心經、段剪其兩翅、閉以雕籠、加以參養、熙寧六年、段忽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苦、汝在家餵飼以時否、鸚鵡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鸚哥幾時籠閑、豈亦不生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樂善錄)

【鵠點軍】宋曲端紀律極嚴、魏公嘗案視端軍、執搃以軍禮見、闕無一人、

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藉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廷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魏公雖獎、而心實忌之。(齊東野語)

【雁之自衛】 雁夜宿沙渚、千百成羣、以小者圍於外、專司察動靜備非常之役、有警則先鳴以警羣雁、稱爲雁奴。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

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矰繳。(雀豹古今注)

【各物之自衛】 鷓鴣夜飛而銜葉以覆背、羚羊夜宿而懸角以掛木。(談薈)

【鳥善口技】 百靈、爲汴梁產、善鳴、能作百鳥聲、故名、以能學貓叫者爲上乘、由一三聲四五聲八九聲至十三聲、惟三五聲者多、九聲者少、至十三聲真希有矣。又鬼雀、產內蒙古之烏蘭察布盟北部、形似麻雀、學馬嘶犬吠獺鳴、惟妙惟肖、與鼠同棲、鼠恆受其指揮焉。(清稗類鈔)

【鳥習各技】 金陵市有人、參蠟嘴鳥六、其四自能開箱啣面具、登小臺演

劇、其一能識字、取百家姓氏、製小紙牌、各書一字、散布席上、任意呼取某字、鳥自能見取、百不失一、其一能鬪天九牌、可與三人合局作勝負、物性之靈如是、未識用何法教之。（蟲鳴漫錄）

【鮎魚助產】 鮎魚凡諸魚欲產、鮎輒以頭衝其復、鮎魚自欲生者、亦更相撞觸、故世人謂爲衆魚之生母也。（異苑）

【金魚走陣】 有畜金魚者、分紅白二種、共貯一缸、用紅白二旗引之、先以紅旗搖動、則紅者隨旗往乘游溯、緊轉緊隨、緩轉緩隨、旗收則魚皆潛伏、白亦如之、再將二旗並豎、則紅白錯綜旋轉、前後間雜、有如走陣者然、良久、將二旗分爲兩處、則紅者隨紅旗而仍歸紅隊、白者隨白旗而仍歸白隊。（埋憂集）

按徐國山遜齋隨筆載、常州白大司馬家豪富、有池一區、客至興酣、則呼兩童子各執紅白小旗分別一揮、紅白魚出、隨旗行止、與此略同。

【蝦蟆教書】 有人於市上出一小木匣、啓其蓋、取橫木一條、廣半尺餘、

高寸許、下有四足、橫列櫃上、向匣中芻芻數聲、倏有一蝦蟆躍出、以前兩足按橫木上、南面而踞、隨有小蛙十餘、一一躍出、依次以兩足據橫木、北面踞坐、既定、其人取小拍板一下、於是蝦蟆發聲一鳴、諸小蛙輒以次齊鳴、既而蝦蟆閣閣亂鳴、則小蛙亦閣閣鳴不已、久之、其人復取拍板一下、則蝦蟆止不復鳴、諸小蛙亦截然而止矣、其人復芻芻呼之、蝦蟆仍躍入匣中、諸小蛙亦相隨入、謂之蝦蟆教書。同上

按峨眉山天樂池中、有蛙、遊人鼓掌則一鳴、羣蛙次第相和、將終、則一蛙大鳴、羣蛙頓止、宛然一部鼓吹、見叢林雜俎。

【蛇知醫】昔有田父耕地、值見傷蛇在焉、有一蛇銜草著瘡上、經日傷蛇走、田父取其草餘葉、以治療皆驗、本不知草名、因以蛇銜爲名、抱朴子云、蛇銜能續已斷之指如故、是也。(異苑) 蛇銜草一名蛇含、見本草、

【蜘蛛掘穴】美國、加利福尼州、有一種蜘蛛、土人謂爲活門門、蓋其物能自就地掘孔、以爲巢穴、穴口徑約寸許、隨蛛之大小以爲衡、深約尺許、

斜曲而下，穴中周圍遍布絲網，洞口以蛛絲捲泥沙爲門，與土無異色，使人目力不能辨，門上亦有絲索，與內部相聯絡，時而微啓，蛛卽掩於其後，蠅蚋飛過，輒突出，攫以爲食，用計之巧，亦云至矣。然猶不免於慘死，其敵爲一種飛鳥，俗名巡街鳥，往來路側，專事搜剔，恆以長喙啄蛛，令蛛退避莫及，是又一螳螂黃雀之喻矣。（新菴筆記）

【蜣螂轉丸】 蜣螂能以土苞糞，推轉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周曰，蜣螂之智，在於轉丸。（崔豹古今注）

【蟻蛙成樹】 湖州月河大族莫氏祖塋在齊山，乾道二年正月，該庵中堂，忽有大蟻聚焉，往來營營，不見其止，未覺有異，明日視之，蟻輒上蛙成大樹一株，根榦壯實，枝葉扶疏，觀者靡不贊賞，謂圖畫之工，有所不逮，庵僧飾以朱欄，護惜甚謹，到今三十年尙存。（夷堅志）

【蟻累梅杏】 嘉靖甲寅，嘉興郡學有蟻無數集堂壁上，累梅一章，枝榦花葉皆具。又吳匏庵先生及第日，羣蟻累成杏花一枝，極其精巧。（堅瓠餘集）

【蟻列陣】 一人截竹爲二管、畜蟻兩種、一紅一白、將戲、則取紅白小紙旗兩面、東西插几上、取管、去其塞、分置兩邊、各向管口彈指數下、蟻隨出、其行自成行列、分趨止於旗下、排列如陣。其人復出一小黃旗、作指揮狀、羣蟻卽紛紛齊進。兩陣旣接、舉足相撲、兩兩互角、盤旋進退、悉中節度。久之、卽有一羣、返走擾亂、若奔潰者、其一羣爭進、其行如飛、居然戰勝追奔也。其人復舉黃旗揮之、其勝者卽返、以次入管。其一羣亦絡繹奔至、爭相入、無復成列者焉。（理憂集）

通悟類

【虎聽經】 汪鵜盒居張文襄幕府時、嘗游當陽玉泉山、山有鐵塔稜金寺、住持僧某稱高行、汪至以文襄上客、甚重之、一夕登殿諷經、汪從之往聽、使立於座後、忽颯然風起、有虎從殿扉入、向僧點首爲禮、卽伏其旁、而時時睨汪、其目如電、汪惴甚、惟盼僧經速畢、將畢、虎起立座前、復點

首爲禮、既出、其疾如風、須臾已渺、僧顧汪曰、客受驚乎、因言虎初至、爪裂寺扉、聲甚暴、每夕皆然、僧使人傳語曰、住持諭爾、若聽經者、當馴伏勿肆、次夕虎至、果立於門外、又傳語曰、跪寺門外七日、乃許入聽、虎聞之前足卽跪、既滿七日、僧忘之、虎復咆哮、僧曰、不可失信於虎、乃傳語曰、諷經已過、其以明日某時來、及時僧高坐敲木魚誦經、虎入跪聽之、相習者逾兩年矣。（洞靈小志）

〔牛挽經〕 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聞吳江潘氏有華嚴經、往請、具香花、備舟迎之、港澗不能行、潘翁假一牛、挽而前、經既至院、牛還潘家、潘翁夜夢牛來謝曰、承公遣以挽經之功、得脫畜身生樂處、感德無窮也、曉往視之、則牛死矣。（春渚紀聞）

〔牛立化〕 明萬歷年間、北京千佛寺（卽今拈花寺）住持遍融師、以僧衆食指浩繁、道糧不給、嘗乘一犍牛出外化緣、牛兩角各懸一袋、分置所得錢米、厥後遍師不出、每日令牛獨往經募、所得施物、足敷度日、遍師時

年八十、一日圓寂、一人見是牛尙在途中經募、乃曰、牛乎、汝知老和尚已圓寂乎、牛聞之、少頃卽立化、今拈花寺祖堂俱有開山祖師遍融像、並塑是牛像於旁、以爲紀念云、

按此余聞諸拈花寺全朗和尚、及吾師霞光師所言。

【羊轉男身】 淳熙十三年冬、舒致政以生羊饋府士商德正、留家旬日、送往塔園參養、明年夏、貨之於屠者孔生叔、至初冬將殺之、忽失所在、是日正午、德正在家、見一羊自外奔入、至堂而跪、爲赴愬哀鳴之狀、認爲原物、呼詢孔屠、得其事、嘆曰、羊向者來此少日、卽令去、相隔一年、吾所居距塔園五里、中多歧路、而能逃死就生如是、卽還原值而留之、又三年、羊死、瘞之塔園、其夕夢襁乳兒來拜曰、兒被公恩、今得爲丁家男、敬謝、翌日、往審耕僕丁氏、果以羊死之日生男。（夷堅志）

【狗轉男身】 江西玉山縣水南寺、老僧月印、終日誦經、戒行頗高、畜一狗、十許年矣、每月印誦經、狗必往聽、一聞木魚聲、輒搖尾而至、僧俗

感歎異焉、後其狗忽病癩、有穢氣、然每日聽經如故、一日月印忽謂其徒曰、此狗可厭、汝曹可牽出撲殺之、其徒不敢違、姑呼狗出、實未忍殺之也、越三日、狗又乘間來聽經、月印見之、驚曰、汝曹未殺此犬乎、殆矣、命其徒至某村某姓家探問、則有一婦坐蓐、三日未產、其勢垂危、月印乃曰、汝曹不忍殺此犬、乃忍殺彼婦乎、此犬不死、彼婦不產、乃命其徒立撲殺之、再偵之某姓家、則已產矣、男也、月印曰、此犬以聽經善果、得託生爲某姓男子、小有祿位、吾不及見矣、汝曹識之。(右台仙館筆記)

【猪善友】 洛西永寧一屠肆、豢猪數十頭、一日子弟問屠伯、當宰何猪、屠伯攀圈指示、羣猪驚擾、獨一猪安然不動、屠伯指此猪云、此猪可宰之、子弟入圈、曳之就縛、噤不出聲、及刺喉、無血、亦不死、子弟白之屠伯、屠伯自加刃、以手探之、此猪乃無心肝、屠伯驚以爲神、擲刃於地、誓願改業、此猪既不死、安然入圈、其家不復以糟糠飼之、日曰猪善友、閭里喧傳、一鄰來請猪善友齋、此猪如應諾、明旦請者未至、猪已坐於此家之

門、此家以齋食與之、如是三十三日、歷旁近民家幾遍、蹲坐一墓園中、不動、視之死矣、辛愿敬之爲作傳。(續夷堅志)

【豬道人】

鳳陽賈某、販豬爲業、內一豬甚馴、似識人意者、某愛之、一

日、至宿州徐溪口、憩逆旅、主人利其金、殺之、投尸智井、人莫知也。

鬻豬於屠、逸、追之。值州牧出、豬伏輿前啼、若有所訴。官異之、命役

隨所往、奔至智井側而嗥、探之、得一尸。詰屠、曰、不知。問豬所自。

曰、買之某店者。往喚、以久出告。豬突入其室、嚙店主人衣不釋、捕至、

一訊而伏。豬送廟、日給粟升許。牧陞任去、新任者不復給、僧憂食乏、

呼豬募化、豬點首、若會意狀。懸袋豬項、導入市、衆皆樂施。次日、豬

卽自往、已給者不更討、未給者守之不去。衆曰、此豬道人也。(異談可信錄)

【豕立化】

宋建陽趙氏、畜豬爲業、一豬特異、毛鬣金色、唯食勃荷、

(卽薄荷)里中小兒因以呼之、此豬能令羣豬不亂逸、趙氏愛惜、多年不殺、

太平興國中、僧辨聰遊五臺、將歸、一老衲以書付聰、囑曰、至京城、尋

勃荷投之、既至、未知勃荷何在、將書竊發視之、其詞曰、子遊世間日久、彼衆生得易調伏否、度生事訖、可速返、一日小兒指趙氏欄內大豬呼勃荷、聽就呼曰勃荷、豬躍起、聽以書投之、豬噉之、人立而化。（清涼山志）

【豕欲得道】渭南有沙門三人、行頭陀法、夜見大豕、來詣其所、謂沙門曰、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隋史五行志）

【香猪茶毘】袁小修珂雪齋柿錄載、萬曆庚戌、比鄰鄧星得償債猪一口、數日不食、方礪刃欲殺之、忽異香滿室、細聞乃從猪身出也、耳目口三處尤香、小修聞而驚異、往視之、猪適在門、殊馴擾、以手摸之、香氣酷烈、若零陵香然、手至次早、香猶馥郁、感而作香猪贊、甲寅十月香猪死、茶毘之、異香遠聞云。（堅瓠續集）

【狐聽經】孤樹上人、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明崇禎末、居景城破寺中、先高祖厚齋公一夜燈下誦經、窗外窸窣有聲、似人來往、呵問爲誰、朗應曰、身是野狐、爲聽經來此、問某刹法庭最盛、何不往聽、曰渠是有

人處誦經、師足無人處誦經也。(闕微草堂筆記)

【狐學佛】 傳治癩言、光緒癸卯汴闈試罷、薄游太原、乘馱轎過山、俯視深壑無底、惴然、下輿步行、與衆相距漸遠、轉一山坡、有狐跌坐巖石上、前足扶膝、後足盤坐、如人入定狀、少頃、馱轎至、鈴鐸雜鳴、狐驚起、從容放足、其行如飛、瞬息不見、其毛徧白、脊少黃、蓋幾於純白矣、是狐之善學佛者。(洞靈小志)

【鼠入寂】 杭武林門內一畝田、有誰庵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窺於梁。嗣後每扣木魚、鼠即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蹲伏金經之右、僧呼鼠子、汝亦知聽經耶、經止、乃徐徐去、如是踰年。一日、復來聽經、經畢、向僧頂禮、俄寂然不動。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旃檀香、僧爲製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法。湖壩雜記

【鸚鵡往生】 嶺南有士人、養白鸚鵡、每晨必誦觀音佛號、白衣呪、兼能誦歸去來辭、赤壁賦、及李太白詩等。或晨課未畢、導以詩文不應也。一

日、謂士人曰、我從西方來、還從西方去、是夕、奄然而化。見聞錄

【鸚鵡得舍利】貞元中有獻鸚鵡者、常示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不食、教以持佛名號、則叩首奮翼、若善承聽、或使念佛、則唱言阿彌陀佛、百試不爽、一日忽惛然不懌、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阿彌陀佛、泊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奄然而絕、焚之、得舍利十餘粒。(鸚鵡舍利塔記)

【鸚鵡轉男身】淳熙間麻成忠客荆南、有長老普壽來、相見良久、成忠入室取圓覺經、一鸚鵡忽鳴曰、樊籠三年、無緣解脫、望師慈悲、普曰、小畜、誰教爾能言、因勸成忠放使自如、鸚鵡徑赴普老坐側、啁啾致謝、普曰、宜高飛深林、免再墮羅網、又宜誦阿彌陀佛、少頃卽去、後歷八載、普遊桃源、一小兒來謝曰、昔爲麻家鸚鵡、今已在西鄉蕭家作男子矣。

警心錄

【鸚鵡舌生蓮】岷山清華寺僧、養一鸚鵡、性馴、嘗隨僧念阿彌陀佛。

日、低頭斂翼而終。僧葬之後山、不數日、葬處忽生青蓮一朵、芬馥異常、啓視之、蓮華正從鵠舌根迸出、合郡往觀。郡守設齋題偈云。警心錄

【鵠聽經】 崔光曾於門下看書談經、有鵠飛集膝前、遂入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後魏書)

【鵠聽經一】 淨因寺沙門慧遠養一鵠、嘗隨聽經、每聞講經、則入堂伏聽、泛說他事、則鳴翹而出。兩京記

【鵠聽經二】 明侍中鍾公復秀、徐公遵壽、俱住羅家巷、奉佛、持金剛經。別潔一佛堂、二公聯坐而誦。鍾家有雙白鵠、聞其念佛、輒尾二公後、作聲而行、逐之不去、亦不近逼。其行其止、皆隨魚子聲。嚴寒、鵠掌凍裂露骨、強行益力。逾數年、雙鵠並對經案立化。二公爲瘞於淨業寺後地、號聽經鵠家。第一功德錄

【鷄立化】 閩僧多茹葷、桐城吳國琦雪崖爲司理、諭止不聽。一日、雪崖在禪堂、聞鷄念佛聲、異之。因詰僧曰、汝云寺中無雞、何以有雞念佛聲

乎。索之果得、痛責之。後送此雞於丹陽海會菴、旋立化。同上

【萬魚念佛】 彭蠡湖側、有李進勅者、販魚於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偶步岸、聞舟中有千萬人念佛聲、察之、乃魚也。搜神記

【萬魚呼佛】 唐天寶中當塗民劉成、鬻魚蟹、天暮泊舟、四顧無人、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而呼、其聲甚厲、劉毛髮盡豎、匿身伺之、俄而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大懼、悉投魚於江。(宣室志)

【大鯉念佛】 同年友龔秋漪數歲時入廚下戲、忽聞虛空有念佛聲、遍視驚異、跡之則巨盎中養一大鯉魚、遂告其母夫人放之、且喜而隨昇魚者出、一路猶聞隱隱念聲、至入溪而後已、余與龔在都門同席、見其不食鯉魚、問故、因述如此。龔曾爲霍邱令、生平醇厚沈靜、當非妄言。(豐暇筆談)

【鷄卵念佛】 天都載、唐文宗以長安中緇徒日衆、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法。會尙食吏修御膳、烹鷄卵、方燃火、忽聞鼎中有聲、聽之乃羣卵念觀

世音菩薩也。吏具以聞、文宗嘆曰、不知浮屠氏之力如是耶、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像、並詔尙食吏、自後無以鷄卵爲膳。(堅瓠餘集)

【鵝轉生爲士】

明萬曆二年、無錫秦貞、中年無子、時屆蒲節、家人將宰鵝、貞見羽毛潔白、冠足如硃、偶動慈念、遂不宰、送至北禪寺放生。越三年、貞夢鵝來謝曰、蒙君不殺、在寺聞講誦金剛經、特來報恩。貞醒、妻腹痛、遂生子、名夢奇。聰明清秀、年十二入泮。感事跡

【鷄轉生爲僧徒】

山西百丈山有菴、老僧居之、無徒侶、止畜一雞、雞鳴而起、誦法華經半部、是夕、驅雞入籠、復誦其半、有山下造腐人日送腐至菴、一夕、雞忽於籠中鼓翼、呦呦作聲、視之死矣。及明送腐人不至、月餘後至、問其故、曰妻生子、恐不潔、不敢送腐、今幸彌月矣、問其生時、正鷄死之時也。僧曰、俟其長捨我爲徒何如、應曰諾、及爲徒、形絕似鷄、其太陰左角、尙有雞毛管存焉。授以法華經上半部、累授不能誦、下半部一誦如流。蓋爲雞時出籠忘聽、而入籠靜聽經聲也。(近事叢殘)

【鷄轉生爲人】靖州明宇寺有一雞、在佛前晨夕聽經、四十年、化去。一夕、見夢老僧曰、弟子已託生武岡王府、三年後、師可來相視。僧異其言、及期往武岡郡、王生子、適三歲矣、不能言。見老僧至、忽問訊曰、別師三載無恙乎。僧歸、紀其事於石。有吳君者、從軍湖南、至寺親見之。

池北偶談

【龜隨僧滅】杭城橫塘鎮、有孤靜庵、一老僧在其後殿焚修、常見有四小龜共扛一大龜、徑尺許、循牆而走、迴環不止、老僧禱經畢、清磬一聲、龜方斂迹、數年後、老僧圓寂、龜亦不復見、雍正年事。（新齊諧）

【萬螺還經】相傳唐朝王待制、精持金剛經不輟、一日、自川中下漢江、暴風歛起、波濤洶湧、其船將次就沒、舉家惶怖、待制不得已、將平日所持經函、捧而沈之於水、風波驟息。既得濟、待制還至金山下、見船尾百步許、有物如毬、出沒水中。須臾漸近、急命停船、諦視之、是螺螄數萬結成大團、待制呼左右撈取、劈而開之、乃前所沈金剛經也。漢江至京口、

相距二千里、梵夾寶函、不溼一字、蓋昆蟲之異、以龍象故、共護持焉、待制驚喜不勝、召寺僧作佛事、津濟螺螯而去。獮園志異

【羣蛤護經】 郢州漁人擲網於漢水、至一潭底、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挾其一端、得書一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經、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露漬、爲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蛤筒復養之水中。(夢溪筆談)

【蜈蚣聽法】 蓮池大師、挂搭一庵、有人擒蜈蚣數條、以竹弓弓其首尾、師贖放之。餘俱半死、唯一全活、急走而去。後共一友夜坐、壁有蜈蚣焉、以木尺從旁擊而驅之、竟不去。師曰、昔所放者、得非爾耶、爾其來謝余耶、果爾、吾當爲爾說法、爾其諦聽。乃告之曰、一切有情、唯心所造、心狠者化爲虎狼、心毒者化爲蛇蠍、爾除毒心、此形可脫也。言畢、令去、則不待驅逐、徐徐出牕外。友人在座、驚歎希有。竹窗三筆

【蜘蛛塔】

京師慈慧寺、有蜘蛛塔、萬曆中、少詹南充黃公平倩輝書碑。

平倩耽禪悅、與僧愚庵善、嘗住此寺。一日、方誦般若經、一蜘蛛緣案上、向佛而俯、驅之復來。黃曰、爾以聽經來耶、爲誦終卷、又爲說情想因緣竟、蜘蛛立蛻化去。因以桑門法起塔、復書碑記其事云。帝京景物志

【蜘蛛龕】

公安袁伯修、弟中郎、小修、俱奉佛。母龔氏、常虔誦金剛經。

一日、有巨蜘蛛自梁而下、繞案頭經數匝、俄蹲伏。母曰、爾聽經來耶、乃誦經、至六如偈、蜘蛛微動、若作禮狀。終卷視之、已化去矣。因爲龕葬之、築小塔焉。新異錄

【蝦蟆坐化】

呂辨老母李夫人、喜事佛、寓皇化寺大聖院、庭中有古井、

李母誦經、先擊磬、磬聲纔發、一蝦蟆卽從井躍出、直至坐傍、聽經罷、亟還故處、凡歲餘、未嘗少差、一日當去不去、李訝而觀之、蟆以前兩足相叉、若擎拳狀、已坐亡矣、盡室瞻歎、捧置庭前香臺上、鼠夜過而不傷、明日舉之、輕若無物、惟目光如生、因藏於香奩內、後半年天大雷電、火

光旋繞於奩、雷息發視、失之矣。（夷堅志）

【各物入寂】後山談叢、廬山有坐化貓、峽中有坐化獼猴、李公擇家有坐化蛇。夷堅志、宋天柱寺有立化雉、天慶觀有立化犬、衢州七星橋有蹲化羊。物有夙根、信然。（堅瓠餘集）

【牛脛菩薩】釋懷琛、於村中見羣犬爭噬一牛脛骨、狂吠不已、挺逐不去、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堅凝如金、成菩薩形、衣紋瓔珞、相好奇瓌。

（海南一勺）

【猪齒如來】宋獲嘉縣民、屠豕祭祀、有獠犬銜其首骨、狺狺四日不食、析之、於齒臼中得一如來像、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隱然、晁无咎爲之讚。（居士傳）

【蛤現佛像一】隋煬帝嗜蛤、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置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悔、不食蛤。（西陽雜俎）

【蛤現佛像二】史丞相蛤中有二佛像、螺髻瓔珞、足踏蓮花、史飾以金玉、

送入佛寺。(續夷堅志)

【蚌現佛像】彭雪琴侍郎於寧波普陀山、得蚌殼二、皆有佛像、以其一施焦山自然庵、攜其一至蘇州、余得見之、佛像凡十有二、左三、右五、中四、分列三行、其像皆如佛寺所塑彌勒佛然、眉目有笑容、手有指、腹有臍、無不酷肖、徐花農庶常曰、金剛經有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之語、是蚌所孕、正可謂之三四五佛矣。(右台仙館筆記)

【蚌現觀音】唐文宗嗜蛤蜊、東南沿海、頻年入貢、民不勝苦、一日御膳獲一巨蛤、刀劈不開、帝自扣之、乃張、中有觀音梵像、帝驚異、命以金飾檀香盒貯焉、召惟政禪師問其故、對曰、物無虛應、乃啓陛下信心、以節用愛人耳、經云、以菩薩身得度者、卽現菩薩身而爲說法、帝曰、朕見菩薩身矣、未聞說法、曰陛下信否、帝曰、焉敢不信、師曰、如此、陛下聞其說法竟、帝大悅悟、永戒食蛤、因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傳燈錄)

【蚌現觀音二】宋宣和中俞集任興化尉、舟行淮上、舟人日買蚌蛤爲食、

集每買放諸江、偶得一大蚌、集倍價購之、不得、及置斧中、大聲忽起、光焰上騰、視之蚌開、現觀音大士像、相好端嚴、衣冠瓔珞、及竹葉枝幹、皆細珠綴成、集令舟人誦佛悔罪、像歸家中供奉。(夷堅志)

【蚌現觀音二】鄭伯膺監楚州鹽場、於蚌內得觀音像、姿相端嚴、珠琲纓絡、楊枝淨瓶、無不具備。(夷堅丙志)

【蚌現羅漢像】宋大觀中、吳興邵崇益剖一大蚌、中有一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仗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孝感寺、遊客傳玩之餘、不覺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烟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葉少蘊曾公袞有詩以紀其異、公卿和者甚多。(異議資譜)

【蚌現八仙壽星像】天啓丙寅烏程雙林鎮人、剖一蚌、內有珍珠八仙、及珍珠壽星。(雋區)

【鼈現觀音像】閩人吳璧、(猶園作何璧)嘗赴金中丞家宴、烹圓魚、剖之、得一觀音像、首戴金帔、白衣裝飾、眉目衣褶如畫、右手下垂、左手中按、

足踏芙蕖、座客莫不驚惋、遂命覆羹。(東坡雜記)

【鼈現比丘像】萬曆丁未、遂昌縣民宋甲、剖鼈、中有比丘端坐、握摩尼珠、衫履斬然。(堅瓠續集)

【鷄卵現觀音】唐詢家庖妾、攜鷄卵數枚、忽一墮地、中有觀音像、坐蓮花、旁列善財龍女、淨瓶楊枝皆具、舉家驚異、取以供奉、遂棄其餘不食。(異聞錄)

按以上十一則、顯見佛菩薩示現、此種物類、加以傷害、真釋氏所謂出佛身血矣、可畏哉。

能言類

【角端能言】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元史)

【兩馬相罵】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閒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

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論衡)

【羣馬共語】交河老儒及潤礎、雍正乙卯鄉試、晚至石門橋、客舍皆滿、

惟一小屋、窗臨馬櫪、無有居者、姑解裝焉、羣馬跳踉、夜不得寐、人靜後

忽聞馬語、屏息聽之、一馬曰、今日方知忍飢之苦、生前所欺隱草豆錢竟

在何處、一馬曰、我輩多由圉人轉生、死者方知、生者不悟、可爲太息、

衆馬皆嗚咽、一馬曰、冥判亦不甚公、王五何以得爲犬、一馬曰、冥卒曾

言之、渠一妻二女並淫濫、盡盜其錢與所歡、當罪之半矣、一馬曰、信然、

罪有輕重、姜女墮豕、更我輩不若也、及忽輕嗽、語遂寂。(閱微草堂筆記)

【二豕對話】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話、其一曰、明

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

主人覓豕不得、宿客言狀、如其言而得豕。(隋史五行志)

【三家共語】仁和橋司鎮村人、畜豕、將召屠、令妻飼其餘豕、忽聞人語

聲、察之、一作徽州音、一作蕭山音、一作松江音、妻驚却、告其夫、夫走

聽、果然、其家亦無恙。（棗林雜俎）

【猩猩狒狒能言】猩猩人面猿身、最機警、通八方言、學蟲鳥語、無不曲肖、聲如二八女子啼、最清越。狒狒狀如猴、上吻覆頰、人言鳥音。（赤雅）

【英國能言犬】在英國羅愛斯敦城格林街 Green Street, Royston 之小屋中、一五十歲之巡夜人卜列森登 Brissenden、一日午後與其妻共用茶點、僅翫毛毳毳、六齡幼齒之獵狐犬名朋者、蹲於其旁、當卜列森登夫人遞一餅餌於其夫時、忽聞有作人言曰、『我欲得一』、(I want one) 斯時靜片刻、夫婦二人面面相覷、而其婦尤凝視而謂其夫曰、是否爾在說話、卜曰、爾毋躁、我想朋在說話乎、朋所能言者、不出此『我欲得一』一語、有人給以巧克力啤酒肉骨及其他食品、亦一再申述此語、在領受日用配給之英人意中、認爲重要而通用者、卽此『我欲得一』之一語也、一時遠近聞風者、麇集而至、倫敦新聞記者羣相探訪、有嗜犬癖者則出價爭購、（最高價現已達英金五百鎊）此犬曾被送至英國著名獸醫胡爾掘理 Dr. W. B.

wooldridge 醫士請予檢查、當其初至該醫家之園地時、略受驚懼而作吠聲、但不久卽示安靜、而從容說此『我欲得一』之一語、聲極清楚、胡醫士謂此種事吾未之前聞、此犬之能言、當是一種『條件反射』(conditioned reflex 環境造成之一種反應關於生理作用)、彼既能說『我欲得一』、不妨使之習練而說『我欲得一』云。譯一九四六、八、廿六、美國時代週刊

按文中配給云云、蓋謂領受日用配給之英人、常常說此『我欲得一』之一語、此犬習聞而潛伏於『下意識』、(心理學名詞亦名半意識)遂無端忽發此語、此據近代心理學家所說。

【二狼對語】 滁州府來安縣劉某、夜起如廁、聞牆外語曰、不食三日矣、蒙神許我、明日以前村張氏童養婦供我一飽、汝與三郎亦得與焉、幸無他往、劉訝其語、梯而觀之、則牆外二狼相對坐、大駭而下、因思張氏婦其族女也、天明往告之、女甫十三歲、是日閉門不出、媼婦笑謂之曰、誑汝耳、豈有狼而人語者、及暮、媼使至門外曳柴、供晚炊、女不可、媼乃自往門外取之、忽一狼自積薪中出、衝媼倒、入門銜女去、媼驚呼、鄰人咸

集、見狼猶未遠、逐之將及矣、忽路旁又出一二狼、遂並驅而去。(右台仙館筆記)

【獸各有語】沈僧昭識南山虎嘯、去國有邊事、當選人丁、見梁典。白龜年聞馬嘶、知槽中料熱不可食、知羊言腹有羔將產、見翰府名談。(談薈)

【禽各有語】張子信聞鶻噪、知向夕有口舌、見北齊書。楊宣和知羣雀相呼、食覆車粟、見益記耆舊傳。管輅見雀鳴、知東北有婦殺夫、又聞鶻鳴、知有老翁攜酒豚來候主人、見別傳。白龜年聞二雀啾唧、知呼食城西民家餘粟、見翰府名談。(同上)

【鳥獸作人言】晉時江夏張聘所乘牛忽人言、犬亦人言、宋乾道初虎邱之鶻人言、荆南之虎人言、盧傳素家馬人言、夢澤之鹿人言、南唐苑中鹿亦人言、嚴遵吳家貓犬相對人言、紹興時亳州魏翁之鷄能人言。(同上)

【鳥習人言】竹鷄鳴曰泥滑滑、子規鳴曰不如歸去、鳩拙於安巢、嘗呼曰無屋住、鷓鴣其雄之鳴行不得哥哥、其雌之鳴鉤翰格磔、力作鳥鳴於蠶候歸去樂、鳥鳴於暮春、割麥度荒、鳥鳴於麥秋、有言婆餅佳兒不食者、有

言提葫蘆酤美酒者、有言姑惡、烏有言簪我者、脫却布袴者。(同上)

【二鶴對話】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洲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

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異苑)

【鷄談】晉兗州刺史宋處宗、得一長鳴鷄、籠著窗間、雞作人語、與處宗

談論終日、處宗玄學乃大進。(白帖)亦見幽冥錄

【蛇言】遼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蛇鳴、命知蛇語者速解之、謂蛇言穴

旁有金、鐸骨札掘之、乃得金、以爲帶、名爲龍錫金。(遼史)

【羣蟻紛論】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神現形黃女子、問云、君聞

螻蟻言否、民云自古不聞此說、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

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日見柱礎下羣

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

其下有竇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藤光錄)

【魚言】嘉祐末有人攜一巨魚、入京師、能人言、號曰海哥、豪右左戚、

爭先快覩，是歲黃河大決，昭陵升遐。（玉照新志）

【龜言】元封三年，數過國獻能言龜，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匣上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惟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下，命朔問焉，言無不中。（洞冥記）

【龜語】吳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束一大龜以歸，龜作人言，人甚怪之，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舟於大桑樹，宵中，樹忽曰：勞乎，元緒，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建業，權命煮之，焚柴萬車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樹必熟，權使人伐桑煮之，龜乃立爛。（異苑）

【鰻答】日本國人多嗜食鰻，然雖嗜之，又甚畏之，曰是有靈異，能爲祟，故不敢自殺，凡啓酒肆者必多畜鰻，以供人之求，代之操刀焉，嘗有醉客三四人，夜款酒家之門，時已三更，肆中人皆睡矣，客從門外問曰：

有鰻也無，所畜之鰻，於水中同聲答曰無，主人大驚，至天明，盡縱其所畜之鰻，即日改業。（右台仙館筆記）

【蟲習人言】五台山有鳥，名寒號蟲，（今動物學家稱爲大蝙蝠）四足有肉翅，不能飛，當盛暑，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冬嚴寒，毛脫如毳，遂自鳴曰，得過且過。（輟耕錄）

按本書前十九類，分載物類之各具善性，本類則歷舉物類之能言，蓋人之日殺生靈，而不以爲殘忍者，不但陵其無知，並以其不能語言之故也，設人知物類各自有其言，與各自能言，必不忍加以殺害，未聞有得能言之鸚鵡，好食其肉而快我宋頤者，卽其例也。

言爲心聲，禽畜所發各種之音聲，當卽其所表示各種之語言，特非公冶長不辨鳥語，非介葛盧不辨牛鳴，非白龜年不辨羊咩，人無公冶葛盧龜年之異能，遽謂物類能鳴不能言，不妨任意殘殺，是物類之受冤亦甚矣，私意他日科學進步至極盛時，或不無統一人類方言，與通曉物類語音之機會，彼時公冶葛盧龜年等輩相繼復生，廣設物類語音訓練所，使人人辨異類之音聲，憫衆生之苦厄，將見慈心不殺，劫運潛消，萬物並育，各正性命，豈不懿歟。

附錄

【象善惡隨習】佛世華氏國王、有一大象、能滅怨敵、若人犯罪、令象踢殺、後象廐被焚、移象近寺、嘗聞比丘誦經、心便柔和、後付罪人、但以鼻嗅舌砥而去、不復殺人、後更移近屠肆、象見屠殺、惡心猛熾、殘害更增、佛言、當知一切衆生、志性無定、聞法生慈、見殺增害、畜生尙爾、何況於人、習於善法、則毒蛇猛獸不復螫傷、習於惡法、則以人食人恬不爲怪、習之一字、爲人獸關頭、升沈樞紐、人其可不戒慎恐懼乎哉。

(歷史感應統記)

【象羞惡猶人】象交於水、卷樹葉蓋之、其交如人、見人則羞、遽起逐之、人走須繞嶺、或學鼠聲狗吠得免。(赤雅) 象仁而有禮、非象奴命、不觸一物、交感必擇人跡不到處行之、偶爲人所窺、必盛怒窮追、力盡而止、孕十有二載乃生。(客滇偶筆) 象羞惡之心、甚於他物、兩象將交、必先於空

曠無人處、自蓋一屋、土人如見象在蓋屋、必遠而避之、設有人於其交時私窺之、象必盛怒追逐、甚甚至置之於死、如以出於無知、或可求而幸免。

(南洋雜誌)

【鹿護國主】

石勒嘗備於臨水、爲遊軍所囚、曾有羣鹿傍道、軍人競逐之、勒乃護免、俄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來羣鹿者我也、君應爲列國主、故相救耳。(述異記)

【虎懲淫慝】

荆溪有二人、髻卯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美而豔、富乃設謀、誑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窶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財、乏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止應膺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窶感謝。富子卽具舟、并載其豔者以去。將抵山、又誑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恠乎。一恠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可許也。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碎破、血出被蹂躪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鎌

斫之、隕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豔者、若夫君、噬於虎矣、奈何、婦慟哭、富子又誑言、哭無益、吾試同若往檢驗、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順途而哭、倏見一老人步於傍、問故、婦陳之、老人言、爾勿哭、當返詣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獨尙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何不可置耶、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

祝枝山作

【虎訪產婆】

廬陵婦人蘇易、善看產、夜忽爲虎所取、行六七里、至大壙、

厝易置地、蹲而守、見有牝虎當產不得解、匍匐欲死、輒仰視、易怪之、乃爲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內。（搜神記）

〔虎不避人〕蜀人張某以畫名、居吳下某巷、豢一乳虎、云得自漢口、初亦製籠、虎不肯入、遂聽之、出入堂室、馴擾如貓、兒童提其耳、挽其尾、虎帖然也、惟每飼必以熟肉、偶咆哮、鳴金嚇之、卽伏、且引之受戒於某大師、名以革心虎、傅沅叔借寓其家、卽與虎共室臥、初頗惴惴、漸亦安之、余聞其事、笑曰、是非所謂養虎自衛乎。（滄靈續志）按張某名澤號善孖、

別字虎癩名畫家大千之兄、以畫虎名、沒於民國三十年、後該虎贈蘇州報國寺、每日聽經。

〔三馬趨縣〕洛陽郭石洲言、其鄰縣有翁姑受富室二百金、鬻寡媳爲妾者、至期、強被以綵衣、掖之登車、婦不肯行、則以紅巾反撻其手、媒媼擁之坐車上、觀者多歎息不平、然父母族無一人、莫能先發也。僕夫振轡之頃、婦舉聲一號、旋風暴作、三馬皆驚逸不可止、不趨其家、而趨縣城、飛渡泥濘、如履康莊、雖仄徑危橋、亦不傾覆、至縣衙乃屹然立、其事遂敗。

用知庶女呼天、雷電下擊、非典籍之虛詞。閱微草堂筆記

【二五助捕】姚安公官刑部日、德勝門外、有七人同行劫、就捕者五矣、唯王五金大牙二人未獲、王五逃至灤縣、野田中阻深溝、唯小橋可通一人、有健牛怒目當路臥、近輒奮觸、退覓別途、乃猝與邏者遇。金大牙逃至清河、橋北有牧童驅二牛、擠仆泥中、怒而角鬪、清河距京近、有識之者告里胥、縛送官、二人皆同民、皆業屠牛、而皆以牛敗。豈非宰割慘酷、雖畜類亦含怨毒、厲氣所憑、借其同類以報哉。然而遇牛觸仆、猶事理之常、無故而當橋、誰使之也。同上

【一牛入羣】小奴玉保言、特納格爾嚴家、忽一牛入其牧羣、甚肥健、久而無追尋者、詢訪亦無失牛者、乃留畜之。其女年十三、四、偶跨此牛往親串家、牛至半途、不循蹊徑、負女度嶺巖澗、直入亂山、崖陡谷深、墜必糜碎、惟抱牛頸呼號、樵牧者聞聲追視、已在萬峯之頂、漸滅沒於煙靄間、其或飼虎狼、或委谿壑、均不可知矣。皆咎其父貪攘此牛、致罹大害、余

謂此牛與此女、合是宿冤、卽驅逐不留、亦必別有以相報也。同上

〔犬守藏銀〕 姑蘇閭門一民家、畜一犬甚健、日臥一櫬旁、頃刻不離、人有至其所者、輒噬之、家人相戒莫敢犯、有商人至門、不知而近之、犬噬其股流血、商大罵其主、其主亦惡犬、謝曰、君勿怒、明日當烹之共食耳、商歸邸中、夜夢有告之者曰、吾乃主人之父也、死已多年、有銀數百兩、埋檻下、生時不及語吾子、子不知也、一念不忘、復生爲犬、所以朝夕不去者、蓋前此冥數、未可傳於子、故守之以待耳、不意誤犯君、今子欲烹我、我欲告以故、必不見信、君幸往覓之、令不吾殺也、商竦然驚覺、卽奔詣其家、問犬安在、則已被烹且熟矣、商人惋惜、具告以夢、其主猶未信、商請驗之、撤檻果得一瓦鉢、盛銀四百餘兩、痛悔無及、乃裹犬肉而埋之。(庚巳編)

按佛世有一人勤於治生、以歷年積蓄、藏金七瓶、悉埋於地、其人命終、以愛金故、轉作毒蛇、守此金瓶、歷有年所、命終後受本報、仍以其身纏諸金瓶、纏數年、厥後自念愛財而

受惡形、不如布施可得福報、乃值路人經過、高呼此處有金、託其供養作福、所有瓶金、盡用布施、遂得救度生天、見賢愚因緣經。

【犬銜血履】 渦陽王志、私販鴉片於霍邱、有蘇振剛者、亦渦人、寓於霍而備織於劉賓家、以鄉誼就志轉販、因折閱、負其值、久無以償、後志索速急、乃誘令共赴王家集稱貸、味爽首途、行至韓橋、突椎碎志腦而死、時方大雪、倉卒間、一履陷雪中、不可得、一履血染殆遍、乃攜歸而藏於被底、賓問志何往、答曰、回渦、亦莫之異也、後聞韓橋有槓死男屍、官驗時、起有遺履、因憶振剛當日履出跣歸、疑之、而苦無徵驗、忽見犬銜一血履、識爲剛物、卽檢視其被、則血泥狼藉、縛之官、取履與驗時起得者合以示之、一訊而服、論死如律。（儵游浪語）

【貓示屍跡】 涇縣潘張氏、與惡少某通、爲夫所覺、重責之、且戒以再犯則死、某乃誘與野合、一日幽會於巖下、突爲其夫所遇、自知歸必不免、乃與某共擊殺之、棄屍澗中、至晚歸、故向鄰人詢夫何往、咸云不知、久

之無耗，一日有老嫗刈薪山中，忽見一小黑貓，馴擾可愛，欲捕之，則疾奔，已又蹲伏其前，搖尾長鳴，又追之，則又奔，漸至澗邊，而屍見焉，急歸以告屍親，往觀則傷痕宛然，拘婦與某到官，論死。同上

【鼠狼拖銀】近畿某邑廿年前，有黃鼠狼破案事，尤奇，邑有某甲者，久旅初歸，攜所積銀百圓，分兩包置行囊中，肩以行，時方盛暑，行路間忽內急，就樹陰大解，置行囊於前，俄見兩黃鼠狼互鬥，漸近，竟拖行囊，越田塍去，甲提禪起，急追之，至一新墓，遂不見，視墓已塌，棺露前和，有穴，窺之，銀包固在，欲採取之，慮冒發墓嫌，乃入村詢保正姓名，訪得之，告以其故，煩爲證，保正言，此爲某乙墓，須告知其婦，復同詣之，婦初不可，以保正言，始曲從，於是三人偕往，村人聞其異，從往觀者甚衆，既至墓下，甲請保正代探之，果出銀包，數之缺十餘圓，甲復請續探，婦有難色，保正窺棺中有銀光，曰銀圓尙在，一探手間耳，何斬爲，復入手摸之，觸屍首，有物刺手，察爲鐵條，言於衆曰，此中有疑寶，非啓棺

不可。衆然之。婦泣拒曰：「無故發棺，恐國法具在，孰任其責？」保正曰：「有誰罪我任之？汝控我可矣。」啓之，怒則屍之兩太陽穴，有鐵箸橫貫之。詰婦，色慘異，報官質訊，始知婦與某丙奸，乙之死，由謀殺也。治如律。夫百圓之重兩，黃鼠狼何能曳之，且曳以入棺，又適當屍受傷處，謂非冤鬼所爲耶。○（洞靈續志）天啓中，公議宗，會稽縣人，識其鬼，會稽縣人，公聞念其，不

【鴨敲鷄脚】嘉定南翔鎮，有陳老慶者，業豆腐店，家畜一鷄，頗肥重，爲對門槽坊主人所見，戲謂慶曰：「明日我備酒肉，君以鷄佐，作小飲，何如？」慶然其言，因囑店夥詰朝殺鷄以待之。及至天曉，覓鷄不得，而槽坊主人已攜酒肉來矣。詢之，鷄已不見，適顧埒中尙有一鴨，亦極肥美，謂慶曰：「何不卽以鴨代之？」慶卽令夥提鴨，人不意鴨從天井飛起，伏在店房櫃下，益鴨竟不出。鷄忽狂叫，店夥卽將櫃撥開，見鴨敲鷄脚不放，槽坊主人觀此情形，恍然大悟，鷄鴨微禽，尙通知覺，貪生怕死，因與陳慶立誓戒殺，互相勸勉云。○（拍案驚異）同縣，有商人，其子，其

【羣雀獲盜】 宋井陘尉何經、廣昌人、性仁慈。每出、見捕雀者、輒毀其

具、見活雀、必買放之、戒其人易業。三年代期代近、鄉民有被盜劫殺者、

邑督捕甚急、不能獲。忽羣雀數百飛迎馬首、何異之、既而羣雀集百步

舍上、何領卒搜索、見七人醉臥未醒、及賊伏在旁、擒之、乃真盜也、

遂解郡、正典刑焉、後擢東陽令。警心錄

【仁鳥蔽林】 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鷓繞煙而噪、集介子之側、火

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煙臺、或云、戒所焚之山數百里、

居人不得設羅網、呼其鳥曰仁鳥。(拾遺記)

【鷹掠牘】 嘉禾守楊公繼宗、爲人端莊勇決、會郡饑荒、公憫念既深、不

及關白司道、發倉賑之、全活萬計。仇家以事上司道、以擅支倉庫、少給

多侵爲辭、行文按公、及展牘、狂風起庭中、有羣鷹數十叢集、掠牘飛上、

或爪或喙、牘紙粉粹、司道怒曰、鷹亦忤我乎、遂白撫院、方下舟、羣鷹

復至、怒睛奮翅、颺逐飛鳴、司道怒、命卒緝獵之、而羅繞愈衆、卒莫能

退、中一老鷹擲下、竟攫其紗帽而去、衆鷹亦復爪喙申文、又紛然碎矣、司道駭異、返駕、事遂得寢、公在郡九年、風雨調和、禎祥疊見、及滿任去、七邑男女、攀車挽留、士夫爲製神鷹錄。堅瓠集

〔鵠守印〕甘肅藩署大堂後院、有大庫、每年西北各省協濟新疆餉銀數百萬、皆由甘肅轉輸、故藩庫規制之崇宏、甲於各省、庫前有鵠數千、每月支銀若干、爲飼鵠糧、聞有夜深無敵近庫門者、鵠必叢集其身、碎其頭面、相傳爲守戶神鵠、不知始自何年。乾隆末有方伯某、值元旦朝賀、肅衣冠、登輿、適鵠屎污其衣服、旋退至內室、易衣而出、則督部已先至、方伯大怒、歸署、卽呼銃擊鵠、傷者百十頭、復滅其糧、剔其巢、毀其卵、越數日、案頭硃筆、爲鵠銜至空中擲下、旣又銜其帽頂、擲於客前、銜其朝珠、委散於地、最後、乃失其印、大索兩日、於鵠欄中得之、如是喧擾者月餘、而方伯遂病、又踰月、竟以賊敗、又仇寶生廉訪兼署藩篆時、伍在臬署接印、鵠卽隨印而往、其留守藩庫者、不過百十頭、迨梁章鉅任藩司接印日、

乃全隊歸來，然則不但守庫，而兼守印矣。（清朝野史太觀）

【鱷魚遠徙】韓愈爲潮州刺史，先是郡西有大湫，湫有鱷魚，嘗噬濱水之馬牛，爲害不可勝計，及愈刺郡，卽命庭椽以牢醴陳於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無爲生人患，是夕有暴風震雷，聲動山野，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爲湫，自是郡民獲免鱷魚患，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宣室志）

【魚療狂疾】閩中黃生富家子也，年十五六，翩翩如璧人，忽得狂疾，歌哭不倫，自食其穢，夜或縱火燒屋，家人不能防，乃於山中構屋數椽，使居之，守以健僕。其所聘林氏女，父母欲絕其婚，女堅不可，乃如其志，與墻居山，饑飽寒暖，調護維謹。一日同坐石上，忽溪中有魚躍出，長二尺許，其首類犬，夫卽取食，女力阻不聽，竟食盡，越宿病若瘳。翁姑聞而喜甚，迎歸成禮焉。山海經云，諸懷之水多鮎魚，食之已狂，黃生所食，豈卽此歟，殆由林女芟苜之歌，感動幽明，故得此靈藥，非偶然也。

（右台仙館筆記）

【三魚止漏】

陸稼書曾祖溥爲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且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其罅，人稱爲盛德之佑，溥子東遷居泖上，築堂名三魚，今稼書文集稱三魚堂。

（清朝野史大觀）

【魚獅止漏】

杭州商人阮起鵬，以生命之多，莫如螺螄及魚子兩種，見則竭力買放，康熙庚申，舟過富春，觸石底破，在大江中，方倉皇莫救，水竟不入，泊岸視之，見魚數萬盤旋左右，其破處螺螄重疊攢滿，岸旁漁人，莫不驚異，不敢取焉。（放生殺生現報錄）

【蛇不避人】

曹玉硯曰，鄂人楊景興買布爲業，設肆於江西樂平，偶旅行迫暮，投宿村中一田家，室頗整潔，掃榻就臥，夜半醒，聞榻下茅草颯颯有聲，頃之蛇自草中出，巨者如椀，細者如蚓，蠕蠕行榻上，一蛇吐舌數寸，近楊面，大駭奔出，見隔舍一白鬚翁，方熟睡，一巨蛇粗如桶，蟠繞其腰腹間，亟大呼，翁起，以手揮蛇去，蛇蜿蜒入室，良久始盡，翁

見楊笑曰、客受驚耶、是物象之久矣、馴謹勝僮僕、夜寒輒令溫腹、藉以祛疾、其子孫繁衍、亦俱知人性、客如懼者、且就老夫訊、楊從之、蛇竟夕不至、夫蛇虎不可近者也、誠以撫之、乃亦猶人、彼人而蛇虎者、豈性然哉、亦吾誠之有未盡耳。(洞靈續志)

按此則與前虎不避人相類、原書二則並載一處。

【蛇膽療疾】 顏含字宏都、以孝聞、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方須蜚蛇膽、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日、嘗晝獨坐、忽有青衣童子、持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

即愈。(晉書孝友傳)

【蛙不作聲】 元大德間仁宗在潛邸日、奉答吉太后駐輦懷孟、特苦羣蛙亂喧、終夕無寐、翌日、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曰、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耶、自後其毋再鳴、故至今此地雖有蛙而不作聲、此由山川鬼神之神陰相、否則蟲魚微物耳、豈能聽令者乎。(輟耕錄)

【青蛙雪冤】 熊鼎爲浙江按察僉事、寧海民陳德仲支解黎異、異妻屢訴不得直、鼎一日覽牒、有青蛙立案上、鼎曰、蛙非黎異乎、可止勿動、蛙果不動、乃遠德仲鞠實、正其罪。（明史熊鼎傳）

【螻蛄雪冤】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自言其遠祖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蟲行其左右、因投飯與之、螻蛄食盡、去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後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爲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故龐氏世世祀之。（搜神記）

【蠅集屍首】 嚴遵爲楊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誰、對云、夫遭燒死、遵勅吏舁屍到、與語訖、語吏云、死人自道不燒死、乃攝女令人守屍、云當有枉、吏白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椎貫頂、考問以淫殺夫。（搜神記）

【黑蝶破案】 路透電通訊、謂維也納新彌勒報載有黑蝶破案奇聞、云施洛

夫人與其愛女年十八者、同時暴卒、警卒蒞驗、見一黑蜣、土人所目爲喪飾者、繞女尸而飛、將葬、蜣復見、先繞女棺、客有齊樞者來會葬、蜣飛繞其頂、揮之不去、而旋繞愈急、其人色變、捨衆而逃、後詣官、自承謀殺母女二命不諱、今之鬪鬼者、必祖述歐化、寧知歐洲亦有此等異事耶。

(洞靈小志)

【螞蟻報讎】 吳門尙書巷民家、素用老婢顏氏、年已七十餘、平生最惡蟻子、一見便殺之、主人時時勸戒不聽、一日下階失足、一跌而死。主人以蘆蓆覆其屍、遣人報知其家屬、片刻子婦收殮、扶蘆蓆、但見自頭至足、皆是蟻子、盤纏無計其數、並不見頭面肢體、驅之不去、祇得將屍連蟻入殮而共埋之。蟻之爲物、至微至細、尙知報仇、何況怨毒施於人哉。書之爲好殺蟲蟻者戒。(拍案驚異)

【投虱呼痛】 無畏三藏、飲食不淨、言行粗魯、而心地甚光明、律師愛其人、而惜其行不潔、令宿門外、律師半夜捫虱投地下、無畏門外大呼曰、

跌殺佛子、師大驚、呼入、無畏曰、凡百含靈、皆具佛性、雖微至蠛虱、皆有聲聞、凡夫癡暗、不能聽觀、任意滅殺、殊不知彼之冤楚號呼、諸佛聽之、已宏若雷霆矣、今師所投之虱、已跌損左邊第三足、大聲冤痛、惟我聞之耳、衆僧不信、舉燭照之、果見此虱左邊折第三足、相視駭然、自後互相戒諭、不殺蟻虱。(開元傳信記)

【蟲水可飲】佛經云、一滴清水中、有八萬四千微蟲。舍利弗以天眼觀、雖滴水多次、猶有細蟲、遂不敢飲、佛言、若天眼觀水、則一切人民無有活者、但肉眼看水清淨、即可飲之。

按佛世尙未有顯微鏡之發明、而當時佛弟子已能於清水中察見微蟲、其神智之不可思議有如是者。平等閣筆記云、吾人不忍之心、以能見能聞爲界限。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朱注人與禽獸、同生而異類、其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旨哉言乎。

【牛乞命】上海金興發牛行、派夥牽牛十三頭、至虹口屠宰場、行經華格桌路吳泰興煤店前、忽有小黃牛一頭、突奔該店、跪而大號、兩眼流淚、

其時觀衆畢集、途爲之塞、會有廖松柏善士見而憐之、買而牽至四川會館寄養。(民國十九年十月上海時報)

按此則曾由呂碧城女士譯爲西文傳單、遍寄歐美澳斐洲及印度各慈善界、卽有倫敦大學等來函、索寄多分、代爲宣傳、詳載歐美之光。

【羊乞命】 劉道原爲蓬溪令、解官、宿秦氏家、夢一婦泣訴曰、吾乃秦之妻也、曾捶殺一妾、冥官處我以死、罰爲羊、今在欄中、明日將殺以享君、死固不惜、但腹中有羔、若因我而死、則吾罪愈重耳、劉待旦言之、則已宰矣、舉家大慟、納羔於腹而葬之。(廣仁錄)

【犬乞命】 詳本書悔罪類犬戒盜等。

【猪乞命】 閔小圃言、羅某業屠、一日將殺豕、豕作人言曰、我應於明日死、何早也、乃不殺、次日又將殺之、豕又言曰、我應重至九十斤而死、今止八十七斤、何早也、羅懼、售其豕於人、改業不復屠。(右台仙館筆記)

【懶乞命】 詳本書報德類懶行賄。

【鷄乞命】 乾隆十年、東鄉黃渡地方、有勞姓家、畜一雄鷄、忽作人言云、大家要活命、其家以爲妖而殺之、未幾、以訟訴破家。（履園叢話）

【鴨乞命】 萬歷甲午、廣濟縣某家、蓄羣鴨、一鴨獨呼云、算帳算帳、婢僕無不聞、以告家長、聽之、果然、遂怒、殺之、愈烹愈大、皆不敢食、已而無故構訟、家遂破。（陰騭文註）

【魚乞命】 李沖元、將破一魚、先夢一阜衣嫗者曰、妾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憐、特貸一命。元遂放之、立意戒殺、後於水濱得珠。慈心寶鑑

【龜乞命】 冀州徐璠墮馬、傷折手足、病甚、命醫治之、其方用一活龜、既得之矣、夜夢龜曰、吾惟整骨、不能整骨、勿害我命、有奇方奉告、璠叩之、龜曰、取生地黃一斤、生薑四兩、搗研之、用臘糟一斤、入地黃生薑炒勻之、乘熱裹褫傷處、冷卽易之、先能止痛、後可整骨、璠用其法治之、果效。（挑燈集異）

【鼈乞命】 建炎末、王承可侍郎居分寧田舍、一夕夢黑衣男女約三十輩、兩人如夫婦立於前、餘皆列後、泣拜乞命、夢中似許之、明晨開步門外、逢村民負鼈來、傾置地上、二大者居前、餘二十八枚在後、恍如夢中所見、遂買而投諸深溪、夜復夢二黑衣人來謝、且吟詩兩句云、放浪江湖外、全勝沮洳時、超然有自得之意。（堅瓠餘集）

【蛇乞命】 明方孝孺、父將營葬、夢朱衣老人拜曰、君所選穴、正我住處、幸寬三日、俟吾子孫遷盡、當有厚報、其父寤而不信、竟令人掘、有紅蛇數百、盡焚之、夜復夢老人泣曰、我已至誠哀懇、奈何使我八百子孫、盡殲烈燄乎、汝既滅我族、我亦滅汝族、後生孝孺、其舌宛如蛇形、官翰林學士、觸怒成祖、命斬十族、計被殺者正如蛇數。（好生錄）

【蜂乞命】 杭州陳香墅四十無子、忽夢至一處、綠陰中有巨宅、少艾者列坐其中、突有十數人齧至、中一人持炬火指揮、使衆爇之、一時火烈具舉、諸女號哭、陳視其人、則同學周子權也、急叱之曰、君何得燔人之屋、力

奪其炬、於是火熄、陳覺、不解所謂、次日走訪周、則周適因齋前榴樹上有大蜂窠、偶爲所螫、命家僮以火攻之、陳以夢告、止勿火、是夜陳復夢數十女子拜於前曰、君全吾族、德莫大焉、陳後果得三子。（右台仙館筆記）

【鷄卵乞命】宋東平董瑛堅老之父、知澤州凌川縣時、以鷄子掛於堂內梁上、妹婿至、庖妾請以供晨餐、董夜夢二十三小兒自梁而下、同詞乞命、中一女、着裙帔而跛足、旦起頰面、見妾持叉取所掛物、得二十三枚、方憶昨夢、乃舍之、解之、一一成鷄、惟一雌病脚、董自是不殺生、（夷堅丁志）

按馮寶瑛天眼通原理、謂吾人所能感覺之色相、其二爲獨影境、（卽心理學所謂幻覺之相）曾引鷄卵乞命事云、『此夢若云無憑、何得有日後之徵驗、若云有憑、鷄子畜類、何得現人身以乞哀、溯其源流、則因鷄子處於將殺之趨勢中、各自潛起畏死之感、以此原動力波及董父之心、瞬於意識中起三種「比量」、一畏死應乞命、二乞命應吐詞、三吐詞應屬乎人、鷄子微物、故幻爲小兒求救之相、以在剎那間演成、故不自覺其爲意識作用也。』

馮君此項解釋、深入顯出、義正詞嚴、據此以推測龜鼈魚蛇等乞命各則、可知皆不爲無憑矣。

功德主題名

以認願及姓氏筆畫之多寡爲次

本書募款一百二十五萬元每一千元爲一願每願得書三冊共印三千七百五十冊認教致列下

林興對一百願 顧景春顧景清顧景觀共一百願 呂重宗朱錫華周啓雍葉立和郭華甫萬叔豪各五

十願 正心居士郁熾昌張春記各三十願 汪子靜吳嘉猷樊介堂楊公度各二十五願 王梅珍沈陳

慧蓮夏衡記夏鳴聲戴壽徵羅佩瓊各二十願 沈八諧諸福棠各十五願 任瑞祥朱雄才朱繼聖余夢

莊周大明沈夏彤箴周宗記協興號金瑞椿胡樂年胡蒙子浦雨崎柴曼生陳福康陳力張聖激張森隆張

楊氏馬世城夏仁華夏保慈夏百鳴劉樹德堂各十願 李祖齡何筱琴各六願 沈訥齋林承冠胡君達

胡亞龍徐靜峯孫錫三陳聘之陳駿聲張价儒張濤聲劉維棠劉隱名雙合盛同仁潘禹言譚放亭顧昌年

各五願 方蒿時王張本馨朱心培沈步瀛范更生各四願 安緯辰夏鳳岐福寬居士各三願 文明之

沈範思周明誠洪慕章郝鳴坡夏季翔陸曾遵張心毅張志魚張茂楠黃逸澄章仲和單壽宇路雨田葉武

韶劇旭人謝樸安各二願 王幼雲王泊如王壽亭王臻善王達三王李苾芳尹禹臣汪波止沈小樓沈慧

航沈後青吳鳳鳴吳一飛李濟川李延增李子強李宜卿伯宗毅呂潔忱周鍾秀邱明金仲廉姚博岩俞家

康胡丹甫袁秉賢孫梅軒郝鵬程夏質如陸襄淇陳中平陳久璋康佑之張錫三莊震生崔國昌彭瑞龍隋

豫章傅夢蘭無名氏董勝仁廉達因楊子江趙維伯趙錫璉趙君魯齊之彪蜚秉仁慈光典臧雅連謝切千

劉穉蘭劉來記劉萬華劉步洲各一願 何卓吾楊陳靜趙季蘋趙輝吉各半願